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莊子解故

浙江圖書館校刊





莊子解故

章氏叢書

莊子三十三篇舊有經典釋文故世人討治者寡王氏禰志  
附之卷末洪頤煊財舉二十九事輒自俞孫二家而外殆無  
有從事者余念莊子疑義甚眾會與諸生講習舊文即以己  
意發正百數十事亦或禰采諸家音義大氏備矣若夫九流  
繁會各於其黨命世哲人莫若莊氏逍搖任萬物之各適齊  
物得彼是之環樞以視孔墨猶塵垢也又況九淵守仁之流  
牽一理以宰萬類者哉微言幼眇別爲述義非解故所具也

章炳麟記

內篇逍遙游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釋文搏徒端反一音搏崔云拊翼排



迴而上也

字當從搏崔說得之考工記注搏之言拍也作搏者形誤風不可搏

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讀培爲馮之蒸對轉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說文福備也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福即謂無所不順御風者當得順風乃可行

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狂借爲誑吾以是誑者吾以是爲誑也古言以爲多省爲字將旁礪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

亂治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 釋文稽司馬云至也

稽借爲詣同從旨聲也說文詣候至也故司馬訓至

越人斷髮文身 釋文斷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

作敦者是故書敦斷一聲之轉作斷者後人以訓詁改之

何不慮以爲大樽 釋文慮猶結綴也

結綴字當爲落說文正作輅云生革可以爲縷束也唐韵盧

各切慮落同部雙聲覆露亦爲覆慮敗露亦爲敗落明其音

同

中於機辟

辟借爲檠釋器檠謂之置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故機檠竝言



齊物論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司即今伺字勝亦司也潛夫論說勝屠即司徒之蒸對轉也  
司亦即今伺字

以言其老洳也 釋文洳本亦作溢

洳借爲洳說文洳靜也作溢亦通釋詁溢慎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

隱借爲𣎵說文𣎵所依據也隱几亦即據几此言道何所依  
據而有真僞言何所依據而有是非荅言真僞依據小成而  
起是非依據榮華而起明真僞是非惟從執利爲準本無正

則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彼借爲匪小雅彼交匪敖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  
是其證匪即非字此下彼是對舉者即非是對舉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庸用通得皆以疊韵爲訓得借爲中地官師氏中失故書中  
爲得淮南齊俗訓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

得作中是其例

得與中相通者古無舌上  
音中讀如冬與得雙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戴震曰釋詁已此也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養生主已而爲  
知者已皆訓此



有倫有義 釋文崔本作有論有議

俞先生曰當從崔本作論議案義當從崔本文則以郭本爲故書

鰮與魚游

鰮亦魚也不可言鰮與魚游當借爲鰮鰮之鰮鰮鰮同從酋聲也

其名爲弔詭

弔詭即天下篇之諛詭與俶儻之俶同字弔俶古音相近彝器伯叔字多作弔不弔亦即不淑皆其例郭訓弔當釋文訓至皆失之若郭言卓詭者亦即弔詭之異文卓字古音在舌頭與弔同呼凡言卓犖恢卓竝與弔詭之弔同字

何謂和之以天倪 釋文天倪李音崖云分也崔云或作霓際也班固曰天研

段玉裁曰天倪端倪皆借爲題說文帛物初生之題也案天下篇言端崖則倪當借爲崖李音崔訓是也作天研者倪崖研皆雙聲知北游篇言崖略崖者圻垓略者經界皆際義也養生主

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釋文砉然崔音畫騞呼獲反

砉騞二字說文所無無以下筆據崔音砉爲畫則字當作砉從石圭聲然騞字從馬無由明其本義

乃中經首之會

釋樂角謂之經首即古詩十九首之首經首即角調矣



技經冢縈之未嘗 釋文技本或作猗

技者小也從支聲之字皆有小義說文妓婦人小物也縈小頭縈縈也技經冢縈之未嘗言未嘗小經冢縈也本或作猗者是發聲詞亦通

人閒世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國不可量乎澤當借爲馘王制以訊馘告注馘或爲國是其例也澤者獻馘之處夏官司弓矢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注澤澤宮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案周頌於彼西雝傳雝澤也則澤宮即辟雝天子訊馘在辟雝諸侯訊馘在泮宮泮宮亦在澤同得澤名蕉說文云生杲也言死者

以馘獻於澤宮數之其多如杲猶云死人如麻耳上說輕用民死見衛民死者甚多此說死者以馘量乎澤若蕉并見佗國民爲衛戰勝而死者亦多佗國戰死者多則衛民罷於奔命可知暴骨以逞主客交弊故下云民其無如矣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孫詒讓曰術與述通祭義術省注術當爲述

無門無毒

毒當以聲借爲竇窬等字

適有蚤蚩僕緣

詩大雅傳僕附也僕附古同聲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俞先生曰旁即方

以爲門戶則液楠釋文楠司馬云謂脂出楠楠然也崔云黑液出也

楠借爲慢說文慢朽也慢朽漫汙聲義同古無漫字以慢爲之此又假借作楠司馬崔說此近之

實熟則剝則辱

釋名辱衄也言折衄也此辱字借爲衄義爲折衄

大枝折小枝泄

俞先生曰泄借爲拙

密若無言

密借爲謚說文謚靜語也一曰無聲也此以一字斷句若女

也田子方篇默女無言詞例正同又達生云公密而不應密亦謚字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釋文崔云禪傍棺

也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

禪傍爲棺必有所據尋說文楠部方木也春秋傳曰楠部薦

幹今傳作楠杜說爲苓牀失之楠杜聲轉爲便房杜之爲

房猶汙之爲方爲舫也漢書霍光傳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

各一具

如淳說便房爲梗棹略近之服虔說爲便坐師古說爲小曲室竝誤

便房音小變則爲

禪傍然謂全一邊則非也

何如德之衰也



古音如在舌頭泥母如乃雙聲何如者何乃也

臨人以德

自禍重乎地以下十句皆言行路之事德當依說文訓升也  
平聲即登字臨人以德謂以登高臨人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陽借爲場說文場祭神道也釋宮場道也場聲古如唐唐古

文作陽與陽場皆從易聲

楊雄傳蹂躪園踐蘭唐已借唐爲場圖之場

釋宮廟中

路謂之唐詩傳唐堂塗也皆即場字唐從庚聲庚亦汎訓道  
路由庚夷庚是也要皆場之假借音如唐然則道塗場三字  
雙聲而同義迷場者猶言迷塗故下云無傷吾行若如郭訓  
亡陽司馬訓伏陽則與上下語皆不相應

德充符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物借爲無物故即沒故可證也無視猶言蔑視耳

直寓六骸象耳目

上言官天地府萬物官府同物也則寓象亦同物郊祀志木  
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即今偶像字偶六骸像耳目所  
謂使形如槁木也郭說寓爲逆旅望文生訓

子無乃稱

乃以雙聲借爲然然或作難作難明古音然如難也然者如  
此也本當云稱然今云然稱則倒語也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俞先生曰賓賓即頻頻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廣雅釋訓頻頻比也

通而不失於兌

兌者通之處老子塞其兌檀弓亦以兌爲隧詩大雅傳兌成蹊也又轉爲閱堀閱容閱皆是也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

說文春推也與物爲春者與物相推移也推者向前卻者向後日夜無卻與物爲推二語轉相明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孽借爲媒孽之孽

大宗師

不謬士

說文士事也古士事本一字不謬士者不謀事也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訢借爲忻說文忻閭也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距亦閉也忻距相對爲文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 釋文捐郭作揖一入反

捐當從郭作揖說文揖手箸匈也箸匈爲揖引伸爲匈有所箸不以心揖道者不以心箸道也所謂不訢不距不忘不求也

其狀義而不朋

俞先生以義爲峨以朋爲崩案義當爲本字公羊桓二年傳



義形于色朋即馮之借方言馮怒也楚辭曰康回馮怒亦訓盛楚辭曰馮翼惟象盜跖篇云佞溺於馮氣其作朋者吳語奮其朋執以朋爲馮猶溯河作馮河也義而不朋謂義形於色而無奮矜之容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釋文崔簡文云速貌

崔借爲摧謹催邶風音義引韓詩摧作謹就也就即蹴之省借謹就即今言催蹙說文無謹但作摧催謹乎其不得已言蹙然如不得已也簡文訓速貌得之

厲乎其似世乎

俞先生曰世借爲驕泰之泰世叔作大叔世子作太子世室作大室是其例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綽乎其殺文不可通注言雖殺而寬甚迂殺當借爲察鄉飲酒義愁之以時察注察或爲殺是其例綽從卓聲得借爲焯說文焯明也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焯乎其察猶言明乎其察也循焯之聲類求之又變作遒匡謬正俗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墻當爲覆遒遒音敕角反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遒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交互遒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據此遒即檢驗之謂遒乎其察義益明白任刑法者其政察察故曰以刑爲體者遒乎其察也

臧山於澤



山不可臧諸澤故俞先生讀山爲汕引小雅烝然汕汕箋云  
今之撩罟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神與生義同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神鬼者引出鬼神

帝者引出帝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是出與生同義又釋詁

神重也說文倬神也大雅大任有身倬身重也箋重謂懷孕

也廣雅釋詁孕重妊娠身倬倬也是神與倬聲義皆同

神倬皆得

聲於申懷孕者生之始義與引出亦相會

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詩百兩將之傳將送也莊子每以將迎對文即送迎也

今一犯人之形

犯字淮南作逢犯逢雙聲借犯爲逢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

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詩匪風箋人偶能

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此爲人亦即爲偶耳應帝王

云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天運云北不與化爲人並同斯義

有且宅而無情死

且即壇禪等字之借言有易居而無實死也

是自其所以乃

乃以雙聲借爲然如此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晉語云暇豫之吾吾吾與虞同如騶虞亦作騶吾也古作吾



章氏叢書 莊子解詁  
作虞今則作娛言直以哭爲娛戲也古本有虞殯之歌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釋文崔本作造敵不及笑獻芥不  
及整

當依崔本文義略通

皆在鑪捶之間耳

知北游篇大馬之捶鉤者釋文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  
爲捶淮南道應訓注亦云捶鍛擊也蓋捶從丞聲古音如朵  
歌寒對轉爲鍛說文鍛小冶也則鑪捶是一物

應帝王

而曾二蟲之無知

釋詁知匹也詩檜風樂子之無知箋云樂其無妃匹之意曾

二蟲之無知言不能匹二蟲

何問之不豫也

俞先生曰釋詁豫厭也

女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孫詒讓曰帛即段字彘器作帛何段猶何藉

物徹疏明

物徹疏明四字平列猶上言嚮疾彊梁也物爲易之誤書平  
在朔易五帝紀作辯在伏物是其例易借爲圉如豈弟一訓  
樂易一作圉圉是易弟圉三通詩齊風箋圉明也

胥易技係

孫詒讓曰胥即諍有才智也



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

列子黃帝篇莫勝作莫朕案古音無如莫勝從朕聲故假莫勝爲無朕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一釋文審崔本作潘

俞先生曰崔作潘是也當借爲瀦說文瀦大波也案淵爲回水與波成輪者相似

紛而封哉一釋文封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封哉當依崔本作封戎即蒙戎龙茸也古封字亦讀重唇不將不逆

將逆猶將迎將送也說文逆迎也

外篇駢拇

而離朱是已而師曠是已而曾史是已而楊墨是已

而借爲如

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釋文敝本亦作斃跬郭音屑

孫詒讓曰郭本跬當作薛薛俗作薩與跬形近斃薛即斃

馬蹠篇云斃斃爲仁南都賦云斃斃踣蹠案斃斃者狀其譽

時之形態譽者說文云偁也與舉旗揚三字聲義相同

蒿目而憂世之患釋文蒿司馬云亂也

蒿借爲眊猶毫字今作耄說文眊目少精也孟子章句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憂勞者多耗損故令目眊說文蔑勞目無精也此之謂矣司馬訓亂近之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俞先生曰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解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招仁義者舉仁義也

馬蹏

翹足而陸 釋文司馬云陸跳也

陸訓跳者古祇作共說文云鼃其行共共又云交越也從文從共共亦跳也

雖有義臺路寢 釋文義一本作義

義義皆借爲魏說文魏高也從鬼委聲委從禾聲與義義從我聲者同部故魏魏即峨峨也魏臺者周禮有象魏鄭司農云闕也釋宮觀謂之闕左氏僖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雲物是魏闕有觀臺故曰魏臺俞先生以儀臺爲容臺未塙而馬知介倪闔抗鷲曼詭銜竊轡

孫詒讓曰倪即輓之借曼即巾車之禎既夕玉藻之臂大雅曲禮之幘車覆苓也曼從冒聲玉藻羔臂逸周書器服篇作羔冒是其證

縣跂仁義

跂借爲廢釋天祭山曰廢縣郭璞曰或廢或縣置之於山此與下跂跂字不同

肱篋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

削借爲箭說文箭以竿擊人也格說文三木長貌竹竿長木



皆所以施羅網

在宥

聞在宥天下

釋詁在察也覆察審也在之者謂察之覆之也宥之者說文

云宥寬也

是相於技也 是相於淫也 是相於藝也 是相於疵也

相者相羊猶消搖也

上下囚殺

囚殺即噍殺亦即憔悴

而百姓求竭矣

求竭雙聲語猶上言爛漫爲疊韵語也求竭即膠葛今作糾

葛楚辭遠游騎膠葛以雜亂兮王逸注參差駢錯而縱橫也

廣雅膠葛又訓驅馳是有行列紛糅之意此求竭亦同義求

與膠古同聲王制東膠注膠或作絀是其例竭葛皆從曷聲

故求竭得借爲膠葛也

漢書楊雄傳號虎之陳從橫膠  
輶一本作謁葛輶謁竭並同

意甚矣哉

意字斷句詩釋文噫嘻作意嘻此意亦借爲噫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荒借爲瞢說文瞢日無色也從日並聲古音瞢如滂荒從亡

聲音如芒故得相借

贅然立

說文無贅字但作勢云勢至也讀若勢同一曰虞書雉勢凡



訓至者皆有底定義故曰勢然立禍及止蟲 釋文止蟲崔本作正蟲

孫詒讓曰止當從崔本作正大戴記四代篇云蜚征作墨子非樂篇云蜚鳥貞蟲正征貞同

意毒哉

毒當訓厚凡簞簞諸字古音皆如毒故身毒亦作天竺矣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是其意甚厚

吐爾聰明

俞先生曰吐借爲杜

倫與物忘

倫借爲侖說文侖思也

出入無旁

旁即方

頌論形軀合乎大司

頌說文云兒也此頌兒本字論倫等字與類雙聲互轉如輪亦作蜈綸纍同義皆灰諄相轉之理也論借爲類說文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故類有似訓似下云象也廣雅釋詁類象也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物則類與象本一義頌象形軀文義粲然明白

天地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拘與鈎同天運篇一君無所鈎用釋文云鈎取也此拘亦訓



取

素逝而恥通於事

逝借爲哲同從折聲也說文哲知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孫詒讓曰火乃火之誤說文火分也火馳猶僻馳外物篇云火馳而不顧火亦火之誤

今然君子也

然以雙聲借爲乃徐無鬼篇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外物篇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並乃字

無落吾事

王念孫曰方言露敗也昭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逸周書皇門解云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云國家乃路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潞路潞竝通莊子天地篇無落吾事謂無敗吾事也落與露聲近義同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寓非可縣者左氏言室如縣磬比況語耳司馬謂若縣室在人前非也縣寓者寰宇也穀梁隱元年傳寰內諸侯釋文寰音縣古縣字尋說文無寰當云寰今縣字記言天子之縣內字但作縣古文作縣寓今字作寰宇若寰宇者若音同如當借爲茹釋言茹度也度寰宇亦名家言墨經曰宇進無近說在數經說曰偃區宇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數近後數遠是其義也



執畱之狗成思

校以應帝王篇思者田之誤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孫詒讓曰兄即今況字謂比況也弟乃夷之誤夷者平等之

義

於于以蓋眾

說文於古文烏孔子曰烏盱通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然則於于即烏盱盛氣呼號之謂司馬說爲夸誕近之

子貢卑陬失色

卑陬即顰蹙說文顰從卑聲故卑得借爲顰陬即趣之借趣

顰聲義近

孝子操藥以修慈父

孫詒讓曰修借爲羞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脩

爵無數是其例釋詁羞進也

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詩大雅傳祈報也釋詁祈告也釋言祈叫也嚮即今鄉導字

凡鄉導主呼路徑以報告人故謂之祈鄉左氏昭十二年傳

有祈招祈招者告詔也是因穆王欲周行天下故諷諫者先

舉鄉導爲言祈招與祈鄉一也昭二十年傳云海之鹽蜃祈

望守之祈望猶祈鄉鄉望一義祈望者善知潮汐出沒者也

天道

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落即今包絡字彫借爲周易曰知周乎萬物魏徵羣書治要序曰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原是唐人尚知彫即周字一曲之人也

一曲者一藝也天下篇亦云一曲之士也蓋曲者考工記所謂審曲面勢禮記所謂曲藝凡工必以槩爲度槩形曲而可以爲方方本作匚籀文作𠔁即四字而植立之曲引伸爲藝記言曲藝方引伸爲技漢官有尚方藝文志有方技略世人誤解一曲爲一隅故具論之

天德而出寧

孫詒讓謂出爲土之誤是也德音同登說文德升也升即登之借公羊隱五年傳登來亦作得來故德可借爲登釋詁登

成也天登而土寧所謂地平天成也與下日月照而四時行相儷

中心物愷

物爲易之誤例證見前易愷即豈弟周語毛傳皆訓豈弟爲樂易

而口闕然 注號豁之貌

闕借爲口說文口張口也口犯切與闕音近注得之

賓禮樂

上言退仁義則此賓當借爲擯俞先生舉達生篇賓於鄉里逐於州部爲例證此義易知而郭云以情性爲主則是讀賓爲賓客字何其疏也



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俞先生曰不字衍

天運

孰隆施是

俞先生曰隆借爲降書大傳隆谷鄭讀厯降之降是其例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淫樂之淫借爲厥周禮故書厥皆爲淫是其例釋詁厥熙興也興即嫿字說文嫿說也今所謂高興矣熙即嬰字說文嬰說樂也準此則淫樂即厥樂猶曰孰居無事高興爲此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

貴富願詞例同說文願大頭也引伸得訓大猶顒碩皆訓大

頭而引伸訓大也若以爲願欲字則與貴富詞例鉅吾矣

文武倫經

倫經猶經綸易作經論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常從向聲當借爲向

林樂而無形

林借爲隆漢避諱改隆慮爲林慮明古隆林音近說文隆豐大也

盛以篋衍

釋文衍李云筭也

衍當借爲鍵衍與建聲字相通如飭或作鍵是其例也說文鍵所以戢弓矢蓋引伸爲凡革囊之稱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隱借爲雪依據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注猶傳舍也

蘧借爲遽說文遽傳也故注訓蘧廬爲傳舍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

孫詒讓曰堯典於變時雖孔宙碑作於元時靡此變亦借爲  
弁書顧命率循大弁王肅僞孔皆訓大法此亦同義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辯古以爲徧字與廣爲耦語

不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誰何也

人有心而兵有順

順借爲訓古字通用不煩僂指兵有訓謂李法軍符諸教令  
也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耳借爲耳墨經耳自作也言天下人皆自行其意

刻意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忘借爲亡古無字與有對文

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此耦語也俗學之俗是贍字



秋水

涇流之大

涇借爲涇說文涇水脈也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俞先生曰人卒者大率之誤

五帝之所連

說文連員連也周禮故書輦皆爲連連本古文輦字五帝之所連言五帝之所負何也

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倪借爲儀說文儀度也比度曰儀度數亦曰儀以下隨文解之

以功觀之則功分定矣

釋詁功質皆訓成則功亦得訓質以功觀之者以質觀之也功分者質分也大小在差然非在趣有無在質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釋文崔本蹇作浣云猶洽也

蹇當從崔本作浣訓洽則非淮南齊俗訓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注浣準水望之平案浣本作濂其字當借爲幹考工記鳧氏旋蟲謂之榦榦借爲幹可縣者曰幹水準必縣之匠人曰水地以縣是也與道大浣者與道大準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謝施義皆訓衰謝借爲射考工記玉人言射鄭兩訓剡出一



訓鉏牙剡出則銳而衰鉏牙即齧齧齒不正也故射得訓衰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今漢書作日斜是射施皆謂  
衰也上說何貴何賤是謂畔行畔行者無邊際此說何少何  
多是謂謝施謝施者無中正  
吾以一足踈踈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如以雙聲借爲能詩箋能猶如也是其例能如古同作舌頭  
音此言吾使一足猶患力不勝任子使萬足當以何力任之  
我諱窮久矣

說文諱忌也忌憎惡也

還軒蟹與科斗

釋文還音旋司馬云顧視也軒音寒一名蝟  
釋蟲訓蝟爲蠓則還即蠓之假借蠓軒一物也司馬訓顧視

非

至樂

何之苦也

何之苦也即何其苦也古之其二字互訓考工記以其一爲  
之厚即以其一爲其厚也左氏定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即  
奪其杖以敲之也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俞先生曰養借爲恙釋詁恙憂也邶風中心養養傳訓養爲  
憂即本雅詁恙與歡相對

達生

沈有履竈有髻



俞先生曰沈借爲熤詩傳熤竈也熤有履竈有髻同類  
戶內之煩壤

煩壤即煩孃說文孃煩擾也謂戶內煩擾處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

疑借爲擬上說驚猶鬼神是也

使之鉤百而反

百即今阡陌之陌字鉤陌謂般旋陌上一周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

釋文旋而蓋矩司馬本矩作瞿云瞿句也

據釋文則無規字郭作工倕旋而蓋矩司馬作工倕旋而蓋  
瞿讀瞿爲句皆通惟司馬以瞿字與下指字連讀云覆蓋其  
句指則非瞿當讀倨句之句旋借爲圓說文圓規也似沈切

音與旋近蓋借爲割釋言蓋割裂也舍人本蓋作害尚書通  
以割爲害呂刑鰥寡無蓋又以蓋爲害明蓋割相通圓而割  
矩者規畫圓形割之成矩又割矩以成觚錙微割圓之術判  
爲九十六觚是其術也圓而割句者近世程瑤田說車人倨  
句度法以爲不及矩爲句過矩爲倨其法先規作圓形判爲  
四矩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櫨一櫨有半謂之柯一矩  
有半謂之磬折柯與磬折皆倨宣與櫨皆句割矩爲櫨已句  
矣又割櫨爲宣是爲割句矣故郭作矩司馬作瞿皆通而沾  
規字者誤也

山木

儻乎其怠疑

注無所趣也



士昏禮言疑立詩傳疑訓定司馬相如傳佗疑張揖訓爲不  
前此怠疑即佗疑注得其義

吾犯此數患

犯借爲逢與大宗師篇犯人之形同例

攬蔓其枝

蔓借爲曼說文曼引也

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天地之行運物之泄耦語也運借爲員越語廣運西山經作  
廣員是其例說文員物數也員物猶言品物泄與動義近韓  
非揚榘篇根榦不革則動泄不失矣泄亦動也

目大運寸

孫詒讓說運亦廣也越語廣運百里

田子方

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王念孫說從容猶動容楚辭孰知余之從容

無器而民滔乎前

滔借爲冒冒者當就器無器而民冒乎前與上說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同意說文冒扞白也扞挹也挹扞也山木篇云弟  
子無挹於前冒乎前即挹於前也

孔子便而待之

便借爲屏漢書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  
面蓋扇之類也亦曰屏面便屏一聲之轉故屏或作便說文



屏屏蔽也老聃方被髮不可直入相見故屏隱於門下而待之

嘗爲女議乎其將

釋言將齊也郭璞曰謂分齊也小雅或肆或將傳曰將齊也王肅曰分齊其肉所當用分齊即分劑分賦之曰分劑言其所分劑之度數亦曰分劑分字今音有平去古無別也嘗爲女議乎其將者嘗爲女說其大劑也猶知北游篇云將爲女言其崖略耳將聲與牀亦通藝文志曰庶得麤牀師古曰牀粗略也凡言其大劑者必不能委細故將牀聲義通矣偏令無出

偏借爲辯若辯借爲徧矣說文辯治也治亂字本辭之假借

辯令者治令也亦辭令也

則列士壤植散羣

植借爲戢殖或作職考工記注櫟讀爲殖是其例也易言朋

盍戢虞氏曰戢叢合也壤戢散羣同意皆謂解散朋黨也

知北游

女瞳焉如新生之犢

瞳借爲童昏之童相承亦作侗

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皇皇者堂皇也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師古曰室無四壁

曰皇故此言四達又言無門無房

皇本字作廣說文廣殿之大屋也釋宮無室曰榭李

巡云但有大殿郭璞云即今堂皇是堂皇即殿郊祀歌大朱涂廣夷石爲堂廣與堂爲儷語言以朱涂殿屋也



明見無值

值借爲直說文直正見也明見無直者以不見爲明見也  
天知予僻陋慢訑

慢借爲謾說文謾訑皆訓欺訑即訑之今字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注所謂責空

窮借爲空小雅不宜空我師傳空窮也窮空聲相似故得互  
借窮乏亦作空乏是其例也注以責空解之深合故訓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儒墨者師師字斷者猶儒家者流墨家者流之者言儒墨之  
師故以是非相整而況今之人乎故與今對文整讀爲排擠  
之擠

雜篇庚桑楚

抱女生

俞先生曰抱保也

人謂我朱愚

王念孫說淮南齊俗訓其兵戈銖而無刃注楚人謂刃頓爲  
銖此朱愚即銖愚案銖朱竝假借字說文本作銅云鈍也音  
變爲銖爲朱猶侏儒爲周饒矣

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俞先生曰徐無鬼篇云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邀也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  
魯公語意正相似作交者假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五行



章氏叢書 莊子解詁  
志作匪傲匪傲即其例矣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窮借爲空例證見前且借爲阻大射儀且左還古文且爲阻  
則亦可借且爲阻且本古俎字書黎民俎飢鄭讀俎爲阻是  
其例也空故可入阻故不能容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有實二字涉下有實而衍郭陸皆不能正  
昭景也箸戴也甲氏也箸封也非一也

籀文戴作戴從弋聲則戴可借爲代冠義適子冠於阼以箸  
代也此箸代義亦同昭景者以謚爲氏所以箸代甲氏者以  
邑爲氏所以箸封雖同是公族其氏非一也

臘者之有脰胫可散而不可散也 釋文脰司馬云牛百葉也  
胫足大指也

孫詒讓曰禮經載胥體之法皆去蹠無升足指之理胫當爲  
肱之誤說文脰肱同訓牛百葉散者說文云裸肉也脰肱即  
周禮醢人之脾析不褫佗肉故云不可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 釋文勃本又作悖  
作悖者與謬同意然文當從勃爲故書

道者德之欽也

欽借爲堪大宗師篇堪坏淮南作欽負是其相通之證說文  
堪地突也引伸訓載道本由道路引伸故喻之以地突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此怒與上侮之而不怒異訓方言薄勉也秦晉曰薄故其鄙語曰薄努猶勉努也說文無努廣雅釋詁直云怒勉也勉與為義近爾雅食訓偽即方言食訓勸說文勸勉也是其例

徐無鬼

成固有伐

伐與敗同說文伐一曰敗也鐳昌宗音周禮大司馬大行人斬人伐字為房廢反是即讀伐如敗也成固有敗言有成者必有敗也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釋文譙本亦作嶠司馬郭李皆云麗譙樓觀名也案謂華麗而嶠嶠

漢書陳勝傳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師古曰譙亦呼為巢趙充

國傳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則譙為樓觀固也然非嶠嶠之義麗亦非華麗之義易云離麗也古音麗與離同說文諺離別也諺即離別之本字是古音麗離諺同說文言周景王作雒陽諺臺字變亦作移釋宮連謂之移郭璞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移廚連觀也移今音雖作丈知反然連移二字本以雙聲轉變則移古本音離此麗即移故為樓觀以形聲相貫言之說文云廩屋麗廩也麗廩故謂之移樓麗廩猶離婁高明疏爽非華麗之義

且方與我以辯

與當也亦敵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一與一天下篇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亦同



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 釋文慢本亦作漫李云猶塗也  
慢借爲慢說文慢朽也朽所以塗也故李訓慢爲塗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

鉤亦逆也說文丿下云鉤逆者謂之丿凡言鉤距者亦有逆  
義

上忘而下畔

畔即今伴字說文作𡗗云竝行也唐韵薄旱切下𡗗則不逆  
乎民與鮑叔牙異矣則陽篇是自埋於民自臧於畔畔亦𡗗  
之借字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叔敖封寢北事見呂覽異寶篇呂覽云寢之北地不利而名

甚惡又云孫叔敖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是以云甘寢  
爾甘猶喜也司馬以爲安寢恬臥恬臥時豈可秉羽邪曹參  
醇酒汲黯臥治亦非前世密勿之風也楚莊王之箴民曰民  
生在勤是時爲敖爲宰安得恬臥以趣怠惰

而捆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上而字借爲若如也下而字借爲若女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禽借爲廡同得聲於今也周禮故書以淫爲廡說文廡讀若

歆樂記聲淫及商注淫貪也楚語韋解歆猶貪也是禽貪二

字一義

古字假借亦作依說文依讀若欽釜漢書楊雄傳累  
既依夫傳說今晉灼曰依慕也宋祁曰姚本作依

案此是師古本故師古曰古  
攀字晉灼則作依慕亦貪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 注覲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

郭以覲爲𡵚之借說文𡵚宰之也宰割同義凡字多從聲得訓𡵚從必聲必從八聲說文八別也必分極也由分別義故𡵚亦訓割然此恐是班固以來相承舊訓非郭所能知也司馬以暫見爲說與斷制之文不相應

奎蹠曲隈

說文奎兩髀之間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殤也殆

明聰殤詞例同說文無殤字但作徇今字作徇此假借爲徇也說文徇疾也史記五帝本紀素問上古天真論皆云効而

徇齊大戴禮作叡齊亦作慧齊心之於徇也即心之於徇也亦即心之於慧也目用在明耳用在聰心用在慧知北游篇云思慮恇達耳目聰明恇亦即徇齊字

則陽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小雅如幾如式傳幾期也左氏定元年傳易幾而哭杜解幾哭會也會亦期也無幾無時者無期無時

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始物相對爲文猶上天人相對爲文也物即物故之物正當作殤說文殤終也始終語相對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



說文替廢一偏下也偏廢與偕行正相反洫借爲卹說文卹  
一曰鮮少也卹媚鮮雙聲同義鮮少與備亦正相反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鄉射禮主人以賓揖注以猶與也書平秩南僞依段氏訂枚傳僞  
化也以與雙聲爲化同部以衆爲者與衆化也此謂遁天離  
性滅情亡神矣

竝潰漏發不擇所出

竝借爲旁漢人言竝海竝河竝皆借爲傍字是其例也

見辜人焉推而強之釋文強字亦作彊

俞先生曰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注辜謂磔之漢書景帝紀  
注磔謂張其尸也張尸故得推而彊之彊借爲僵

可不謂大疑乎

疑借爲癡說文癡不慧也從疒疑聲

史鰌奉御而進所搏獎而扶翼

此與同浴分爲兩事上事自謂無禮此事自謂敬賢非二事  
同時也靈公妻妾同浴史鰌豈得闌入所搏獎而扶翼當爲  
一句搏借爲簿獎即蔽也楚辭菀蔽象棊有六簿些王逸曰  
蔽簿箸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有樂器獎騏軍中有則其罪射  
獎騏即菀蔽之蔽象棊之棊也所借爲處爲御爲戶皆訓爲  
止此謂簿弈時適值史鰌進御乃急止簿而下扶之是所以  
爲肅賢人也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俞先生曰蓋借爲害釋言蓋割裂也舍人本蓋作害是蓋害  
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

釋木上句曰喬橋起即喬起

外物

夫揭竿累 釋文累本亦作纍司馬云綸也

累本纍之俗省當從別本說文纍一曰大索也故司馬訓綸  
末僂而後耳 釋文末僂李云末上謂頭前也又謂背脊也

孫詒讓曰說文周公鞮僂或言背僂鞮僂即末僂是許以末  
爲背也淮南地形訓其人面末僂脩頸高注云末脊也李後

義正同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

惠爲發聲詞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寺人惠牆伊戾服虔曰惠  
伊皆發聲是古語有以惠爲發聲者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小雅每懷靡及魯語說之曰懷和爲每懷鄭君讀和爲私漢  
書賈誼傳品庶每生然則每成功者猶求成功耳每與謀聲

義亦相近古文謀作𠄎

箕圓五尺

孫詒讓曰箕本其字圓即員字西山經廣員百里越語廣運  
百里山木篇目大運寸員運皆廣也案孫說是也商頌景員  
維河傳云景大員均也幅隕既長傳云幅廣隕均也幅隕同



義皆廣也景員亦謂大廣傳訓均者說文云均平徧也平徧即廣之義又說文軍園圍也圍即口字說文口回也象回市之形回轉也轉運也是則軍運聲義皆相近而運又訓廣員既與圓同音乃復訓廣蓋古語廣與圓名多相同當隨事解之亦附說古文據此書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 釋文石者匠名也

匠石石師蓋皆借爲碩字碩者大頭猶首領也

靜然可以補病

然或體作難是古然音同難此然字當借爲儺詩衛風傳儺行有節度也

寓言

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孫詒讓曰復借爲腹腹靈猶言含靈也案孫說未諦復從畜聲說文畜讀若伏是復可借爲伏褚先生補龜策列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伏靈者千歲松根也是此草所以名伏靈者以其受才乎大本凡受才大本者皆伏藏靈氣於內草所受才之大本則松根也人所受才之大本則天地根也今人但知伏靈爲藥草專名不解其所從得義由是莊子所言復靈不可解矣

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此罪乃罪罟之罪非辜之借字也說文罪捕魚竹罔也無所



縣其罪猶云無所絀其罔耳以利祿比罔羅或比之于羈絆  
纓紉皆恆語也郭不悟罪爲罪咎本字乃云無係祿之罪詰  
咄甚矣

地有人據

人借爲夷海內西經夷羿作仁羿古文仁夷皆作𠂔故得相  
通脂真亦相轉也夷可借仁爲之亦可借人爲之據借爲勳  
說文勳務也務趣也趣疾走也是勳有急促義與平夷相對  
地有夷勳猶言地有夷險地有難易耳

讓王

民相連而從之

釋文司馬云連讀曰輦

連本古文輦字司馬猶知其本

顏色腫噲

噲當讀爲殞說文殞爛也噲殞相通猶繪續互用矣

無壽類矣

壽借爲疇言殃及子孫漢人多作噍類噍亦疇字子孫相繼  
稱疇人疇官

天寒既至

俞先生曰天當作大魯語曰大寒降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漫正當作慢說文無漫漫我者塗汙我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俞先生曰喜即禧釋詁禧福也呂氏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



不祈福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

方言賴取也

盜跖

穴室樞戶 釋文樞徐苦溝反

孫詒讓曰樞字徐當作摠殷敬順列子釋文云摠探也

多辭繆說

繆猶繁也庚桑楚篇曰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內獲者不可繆而捉說文繆某之十絜也故引伸得爲繁繁說與多辭同意今人以繆爲亂而繁亦可訓亂皆取後引伸之義非此繆說之訓也

子之罪大極重

俞先生曰極借爲殛釋言殛誅也書左傳殛字釋文竝曰殛本作極罪大殛重言罪大而誅重也

脣如激丹 釋文激司馬云明也

激借爲敷說文敷光景流也讀若龠故司馬訓明

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

患讀爲貫大雅串夷載路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是串患通串即卅字今通作貫釋詁貫事也此貫者此事也即指前所說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等下言子之道子之道即此貫也

今謂臧聚曰 釋文臧聚司馬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



司馬以臧爲臧獲是也謂聚爲盜濫竊聚之人則非孫詒讓  
曰聚當讀爲騶說文騶廐御也周禮趣馬鄭注趣養馬者也  
楚語說齊有騶馬縵月令七騶鄭注亦謂即趣馬趣聚同從  
取得聲古字通用聚與臧皆僕隸賤役故竝舉之  
堯舜爲帝而雍

孫詒讓曰雍者推之誤漢書田千秋傳贊鐻子推鹽鐵論襍  
論篇推作雍是其例推謂推位於善卷許由  
貪財而取慰

詩小雅傳慰怨也貪財而取慰猶言放於利而行多怨

### 內周樓疏

疏正作𩑦說文𩑦門戶青疏窻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窻所以

穿孔如交綺者本由防盜釋名樓謂牖戶之間有射孔樓樓  
然也射孔正防盜之具其周币室外者重言則曰儲胥甘泉賦儲胥弩陸長楊賦木雖槍纍以爲儲胥胥與𩑦同從疋聲胥亦𩑦也若天官書言亢爲疏廟則寢廟亦有𩑦此  
蓋因襲爲之楚辭言靈瑣漢有青瑣胥象是也

### 說劍

今日試使士敦劍

俞先生曰詩魯頌敦商之旅箋云敦治也敦劍者治劍也

### 漁父

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說文異分也則分亦異也

擅相攘伐以賤民人



成玄英本賤作殘訓當從之文則作賤爲故書

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總借爲儻地官廛人掌斂市總布肆長斂其總布杜子春皆云總當爲儻古音東談相轉也曲禮長者不及毋儻言是儻者不應豫而豫之也

兩容頰適

頰從夾聲夾之平聲爲兼器有并夾猶并兼也此頰則借爲兼

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挂從圭聲與卦畫本同字說文挂畫也畫引伸爲謀畫與圖本訓謀而引伸爲畫圖反覆相明規與營亦謂畫圓引伸爲

規畫爲營求皆同意挂功名者圖功名也規畫功名也

列御寇

形謀成光

孫詒讓曰謀借爲濞謂形宣濞於外有光儀也

不離苞苴竿牘 釋文竿司馬云謂竹簡爲書

竿本借爲簡字古干聲閒聲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閒古文閒作干小雅秩秩斯干傳以干爲濶是其例

宵人之離外刑者

俞先生曰宵人猶小人也學記宵雅注宵之言小也然則宵人爲小人

故有貌愿而益 有堅而縵 有緩而針



俞先生曰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縵者慢之借字釵者悍之借字

如而夫者

而女也而夫即女夫左氏昭六年傳左師曰女夫也必亡此輕賤語莊子言而夫亦必有所指席矣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

說文傀偉也周禮曰大傀異災魁梧亦此傀字方言肖小也傀爲大肖爲小此皆昔人所證知也然肖本有小義非借聲爲小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是則肖者所以致小傀爲傀異與肖似相反亦其所以爲大也

天下

配神明醇天地

醇借爲準地官質人壹其淳制釋文淳音準是其例易曰易與天地準配神明準天地二句同意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王念孫以一察連讀俞先生曰察即際廣雅際邊竝訓方是際與邊同義一際猶一邊也

猶有家眾技也

成玄英本有作百孫詒讓從之

已之大順

順借爲躊躇者舛之或字俗亦作僛順從川聲說文首下云



川象髮謂之鬢鬢即川也是古字借川爲鬢明川聲春聲通故順得借爲蹠上說爲之大過謂沐雨櫛風日夜不休也此說已之大蹠謂節葬非樂反天下之心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又好學而博爲句不異爲句不與先王同爲句言墨子既不荀於立異亦不一切從同不異者尊天敬鬼尚儉皆清廟之守所有事也不同意節葬非樂非古制本然也

未敗墨子道

未借爲非敗即伐字例證見前言已非攻伐墨子之道也

而九襍天下之川 釋文九本亦作鳩聚也

九當從別本鳩字之義然作九者是故書襍借爲集

不苟於人

苟者苛之誤說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漢時俗書苛苟相亂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容借爲欲同從谷聲東侯對轉也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樂書作性之頌也頌容古今字頌借爲欲故容亦借爲欲荀子正論篇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宋鉞語心之欲之事

以聊合驩

釋文聊崔音而郭音餌崔郭王云和也

聊借爲而釋名餌而也相黏而也是古語訓而爲黏其本字則當作暱暱或作昵左氏傳不暱說文引作不黏黏也相



親暱者本有黏合之意故此言以而合驩亦即以暱合驩也  
說文暱日近也古音而如耐暱亦作舌頭音同部同紐相借  
也諸言不相能者古音而能皆如耐不相能謂不相黏而也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固借爲姑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圖當爲𠂔之誤𠂔即鄙陋鄙夷之本字𠂔傲猶今言鄙夷耳  
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孫詒讓曰考工記鮑人雖敝不甌故書甌或作鄰此鄰亦同  
推拍𦨇斷

𦨇斷借爲剗剗說文剗剗也下言𦨇斷亦同此讀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徐讀爲餘同從余聲也左氏文元年傳歸餘於終歷書作歸  
邪於終邶風其虛其邪釋訓作其虛其徐是徐邪餘三通餘  
而不費者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譏之者乃云積斂無崖  
矣

厯物之意

厯即巧歷之歷數也意者禮運云非意之也注意心所無慮  
也廣雅釋訓無慮都凡也在心計其都凡曰意在物之都凡  
亦曰意歷物之意者陳數萬物之大凡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孫詒讓曰卑與比通荀子不苟篇山淵平天地比廣雅釋詁



比近也

丁子有尾

釋文李云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大小篆丁子皆非有左行曲波李說非也或言丁子即科斗說亦無據洪頤煊以爲子子之誤皆無義丁子蓋頂趾之借頂趾與尾本殊體而云頂趾有尾猶云白狗黑犬可以爲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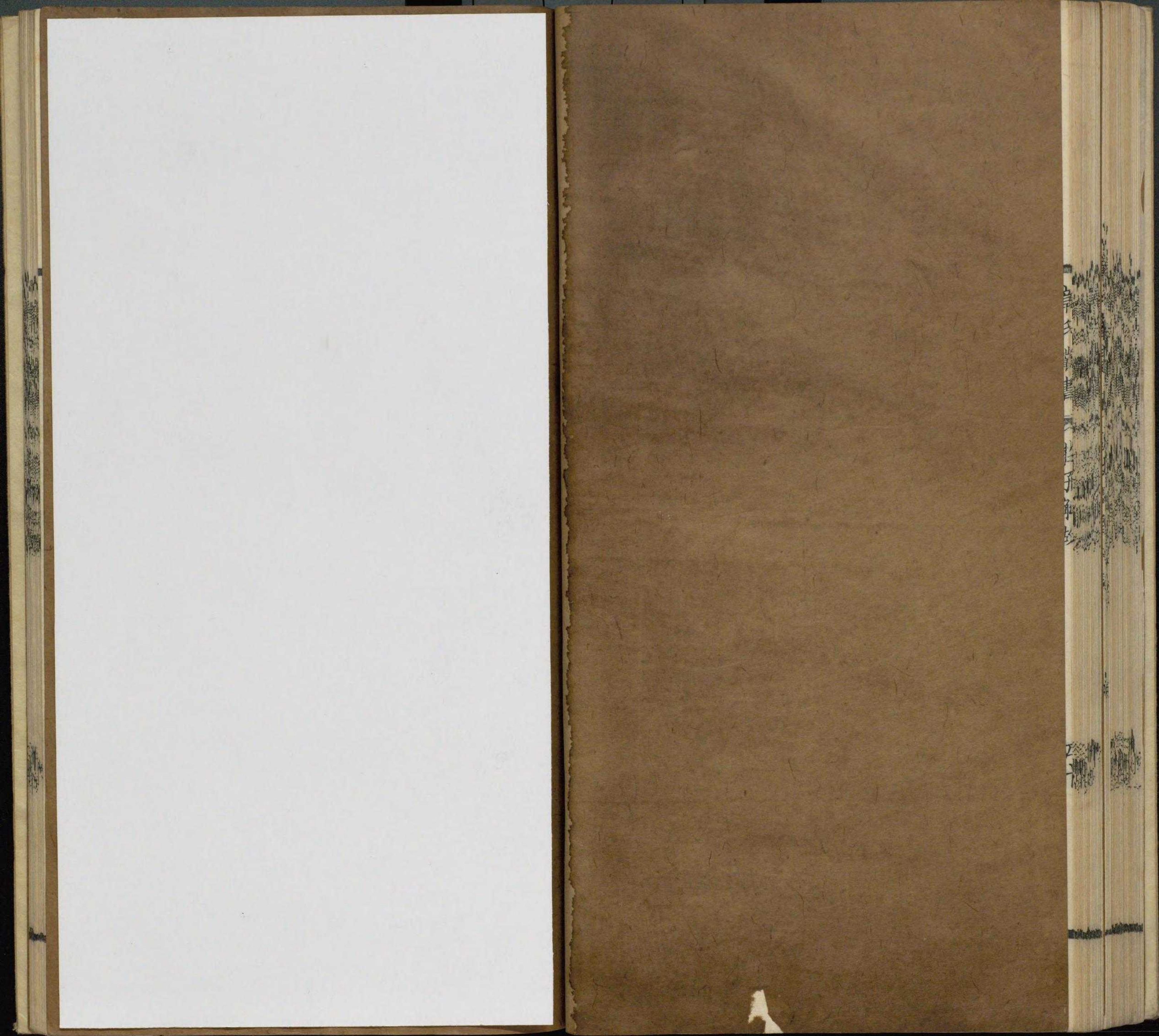
此其抵也

俞先生曰抵即氏秦始皇本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氏也猶云此其略也

莊子解故終

餘杭章見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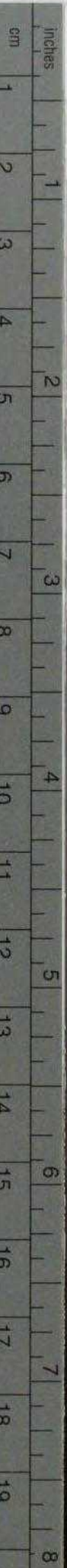


#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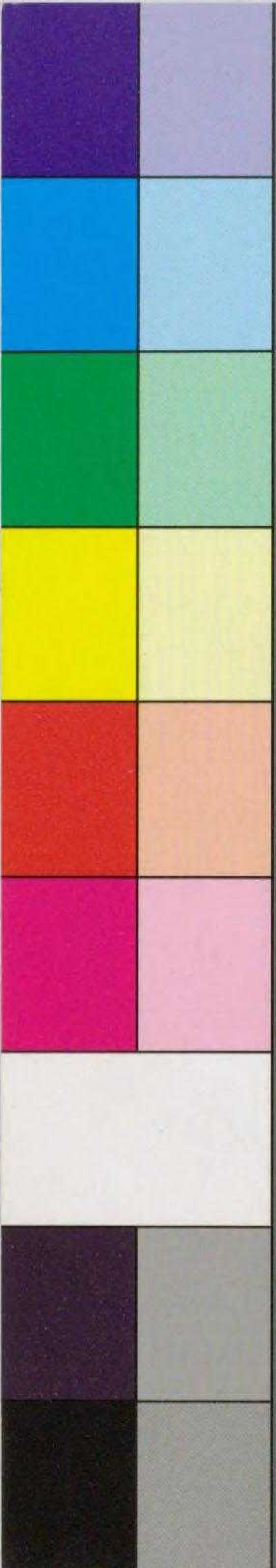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管子餘義

浙江圖書館校刊





管子餘義

章氏叢書之一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形勢

麟謹按俞先生以問爲言是也賓字尹注以爲賓敬其義甚迂按形勢解云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則賓當與聽同義考廣雅釋詁聽從也堯典寅賓出日馬注賓從也賓與聽皆爲從則賓亦得爲聽非賓敬之謂

衡庫者天子之禮也

七法

麟謹按尹注云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其說是矣但未明措詞之由則衡庫屬文語不相會尋天文志云南宮朱鳥權衡

管子餘義

翰林章氏叢書



衡大微三光之廷軫南眾星曰天庫庫有五車衡庫皆南宮之星而又皆隸於五帝故假天象以明帝制耳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

麟謹按幼官云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事語云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云數欺諸侯者無權與四權與一也幼官下文云明必勝則慈者勇尹注以權與明必勝爲句云權謀明略必能勝敵此繆禕志已駁之尹于此七法注云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其說亦非禕志但謂權與爲與國未說權字之義竊謂權與聲義相同猶鬻拳後漢孔融傳作權詩盧令箋云鬻讀爲權也幼官云強國爲圉弱國爲屬立政云圉屬羣徒不順於常者圉屬與羣徒同意尹氏泥於

圉檻之義以圉屬爲羊豕之類繆矣圉又通作麋如春秋經文十一年楚子伐麋公羊麋作圉也故昭五年左傳求諸侯而麋至杜解麋羣也麋即圉矣是圉權麋皆訓羣說文與黨與也羣與義相同

釋典言眷屬即此圉屬之變

十二小郢十二中郢 十二小榆十二中榆

幼官

麟謹按郢榆與逞儒同宙合云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訕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禕志曰淫當爲逞儒當爲便皆字之誤也逞與盈同便與綆同廣雅綆縮也素問生氣通天論注同淮南人閒篇曰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訕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訕伸羸縮即訕信盈綆此說是也然儒之與便古蓋同字而非誤寫王氏舉隸書從更之字多誤從需若硬之



爲孺麤之爲孺𪔐之爲孺以證之然魯峻碑已以便爲孺且  
說文孺柔也便弱也義正相同足見古爲一字且如釋名云  
孺與也言溫煥也此以聲爲訓之書而以與聲字訓需聲字  
是其聲固通尋說文需下云從雨而聲與下云從大而聲是  
需與韻部雖異而皆得聲于而蓋不取疊韻而取雙聲者也  
故孺字自可通𪔐盈𪔐與長短義亦相引伸故生氣通天論  
言大筋𪔐短釋天言夏爲長贏而呈聲之字則廣雅釋言醒  
訓長孺則侏孺訓短見廣雅釋詁與盈𪔐引伸之義正合是  
孺與𪔐聲通而義亦通矣郢之即逞即盈固無煩多證榆之  
即孺則如左傳申繻大匡作申俞又如荀子言偷孺言偷孺  
方言言孺輸皆舉疊韻爲連語也故郢榆即逞孺亦即盈𪔐  
短言之也

### 三年名卿請事

此取盈𪔐引伸之義謂長短也蓋于春言小卯始卯中卯下  
卯于秋言小卯始卯中卯下卯今本卯皆誤卯以其時所合之日辰  
言之也于夏言小郢中郢于冬言小榆中榆則以其日之長  
短言之也

### 于天子之卿也

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麟謹按釋言稱好也考工輪人欲其肉稱也注肉稱弘殺好



也皆訓稱為好好材猶言美材也上文云精材小問亦以精材豪傑竝言字與此異而意則大同尹注謂材稱其所用失之襟志以稱為精之誤亦不必然

刑則交寒害鈇

麟謹按鐻續曰鈇鉗械人足也恐當作轄鈇其說是也漢書

楊雄傳肆玉鈇而下馳以鈇為軼而說文軼訓車轄也

廣韻引

轄一曰鍵也則軼本是鍵閉之物與鈇聲義相通軼可言轄故鈇亦可言轄至交寒則骹骹之借說文骹骹也骹脰也此以骹骹竝言連文足句也御覽引說文鈇脰鉗也是鈇固施于骹骹矣本當言轄鈇骹骹此倒句耳

刑則燒交疆郊

麟謹按交借為校為絞說文校交木然也絞交灼木也與燒義相承疆郊者郊即燒之借左傳數疆潦賈注疆藥燒塙之地月令美土疆注強燒之地是也強燒之地古人每以他物變化之月令季夏之月云燒雍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是即燒校疆燒之謂但夏日烈暑而從事炎火熱湯之中農夫亦以為苦故以罰作有罪者于刑為胥靡城旦之類文在南方圖中亦與月令季夏之政合

刑則紹昧斷絕

麟謹按紹昧與斷絕同義古人言不避複也紹得刀聲刀之

俗字作刵廣雅釋詁刵斷也紹借為刵昧者公羊襄二十七

年傳昧雉彼視注昧割也

釋文云昧雉舊音刵此猶昧與刵之通

斷割猶斷絕



也皆謂斬斷之刑又以義之相反相成言之斷字從斷斷古文絕也反斷爲繼即今繼字說文紹繼也反則爲斷絕之義昧之言未也方言未續也繼續同義說文繼亦訓續故反亦爲斷絕之義

謹充末衡

宙合

麟謹按下文自解云謹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此可以得本文之義矣末衡當作衡末謹借爲艮詩小戎塗以艮軸箋云軸之艮以白金爲飾也軸繫於軾前充借爲統荀子樂論鐘統實是借統爲充則亦可借充爲統易乾乃統天鄭注統本也禮記祭統目錄統猶本也本篇云葆統而好終終猶末也統訓爲本而與末對

也艮者驂馬內轡所結衡者驂馬脅驅所繫皆所以止驂馬之入使之中正而不偏邪者也

中即忠也正即端也

本與末對本指

心

與治之本也之本異

以艮喻之末指耳目以衡喻之艮在內故以喻

本衡在外故以喻末也

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

麟謹按曲即曲矩之曲考工之審曲面執亦當指此均即陶鈞之鈞淮南原道訓所謂鈞旋轂轉者也曲爲匠人模範之器鈞爲陶人模範之器此言聖人畜道待物故物至而與形相配斯模範常在矣

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

大匡

麟謹按小匡蒙孫作曹孫宿孫淵如謂曹蒙聲近而字通于



音理固不合王懷祖謂隸書蒙字或作冡其上半與曹相似故曹譌作蒙然細按蒙曹上體實不相類況下體尤遠無緣致誤此蓋孟仲士范之類一人二氏者也何以證之華陽國志世祖與公孫述書曰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蓋作識者多爲廋辭以蒙孫亦稱曹孫故以蒙孫寓曹氏當塗高其國名蒙孫其姓故兩言之受以承相者言以丞相受禪也世祖時嵩兆未箸故誤解爲漢帝之名蒙孫者當亡漢室而受之者爲當塗高此亦猶不知當塗高之象魏闕而以爲人名公孫述傳章懷注引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誤亦同皆由事非豫曉識又難讀故誤解也今蒙孫之識存于易緯而鄭君亦多誤解如通卦驗曰坎炁逆乎陽衡晦象昧見斗旬鬪雞誰謀者水宰之臣

冰妖效七九摘亡名合行之蒙孫其謀爭也代者起東北名有水鄭注云此謀者土精之人也而不言蒙孫爲何人是類謀曰蒙孫之名生眾妖非單斯亂由橫注云蒙孫童蒙之孫也由從也言此童之人生妖眾非但盡于此亂而縱橫也則不知孝獻雖以九歲即位然謂之童蒙之孫則泛稱而未有昐指且孝獻何由生眾妖乎明謂曹氏也又曰網害之效慎蒙孫期防萌萌之衝攜幼千里負老山逃注云當慎童蒙之孫若以爲名號其至當期防其萌萌之始動必先有兵中之則又誤以蒙孫爲名號漢末桓帝志靈帝宏少帝辯獻帝協其名之音義意理皆不與蒙孫相涉史侯董侯之號亦與蒙孫相遠然則此正謂慎曹氏其萌之動與表術荆楊相持故



百姓攜幼負老而逃也又曰倉世順

即慎下同

曉挺之聲赤世順

蒙孫之詳觸名是工注云曉挺蒙孫倉赤之孽名號觸推工

官也推求亡者之名及其氏姓官號爲也而不知此正謂推

求名號于百官其中有曰蒙孫者也此與黃世之頓詐白世

之討吾黑世之嘿沈皆謂受禪之臣非謂孽君也又曰赤世

遭斯蒙孫當衝卒貴大嬉道主之遊災孽屢出歸辜徙桀移

陵注云嬉咸言赤世之末有卒貴之人道爲遊之人黃門常

侍者屢數侍遊之人見災孽數出反歸罪於賢桀後桀陵

此三

字有誤

蓋衍字此說則頗近之魏武之祖曰曹騰本以閹豎亂

政者蒙孫之兆實自此始鄭君已明其理惜未見魏之受禪

末由實指也亡秦者胡本謂孽君而始皇以爲匈奴亡漢者

蒙孫本謂曹氏而漢世以爲孽君蓋識之難解易誤也久矣

今由事後推測則知蒙孫塙謂曹氏作讖時去春秋近人人

知蒙孫之即曹孫故以此寓意今即可以此證管子

舉財長工以止民用

小匡

麟謹按止待也訓見釋詁論語之齊景公待孔子孔子世家

待作止此待止聲義同之證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

百物待邦之用注待猶給也此止民用與彼文義正同待又

通侍說文侍待也引伸爲備具之義周語侍而耆揭羽獵賦

儲積共侍止民用亦即侍民用也不必如襍志以止爲足之

奪誤

鉤弦之造戈戟之緊

問



麟謹按尹注緊謂其堅強者此說是也緊即堅之假借字兩  
句文義當一例造借爲飲論語造次必於是邢疏造次猶言  
草次鄭某云倉卒也是造次與倉卒同爲雙聲左傳僖子使  
助蘧氏之蒞解蒞副倅也是亦借蒞爲次故知造得以雙聲  
借爲飲字鉤弦之飲者詩車攻決拾既飲決鉤弦也尹注不  
引此傳  
證鉤弦之是決而但云  
鉤弦所以挽弦疏矣飲利也是鉤弦取其利猶戈戟取其  
堅也下文云其厲何若注謂淬厲此固兼弓弩鉞鉤弦戈戟  
言之而當飲當堅者其與淬厲事尤相近或疑決無所用其  
淬厲然弓弩亦不必淬厲者此淬厲猶言攻致耳  
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

麟謹按說文詭責也趙充國傳之自詭滅賊薦襴衡表之詭

係單于義皆訓責此言人有餘兵則責其陳之于行伍不得  
私匿所以慎國常也陳之行伍謂簡閱時故下遂言簡稽馬  
牛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果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  
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君臣上

麟謹按尹注橫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橫  
曰五橫其說得之五橫即五潢假天象以名官也此如天有  
司祿之星周官亦有司祿也天文志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  
潢五帝車舍又曰德成衡觀成潢傷成戍禍成井誅成質晉  
灼注觀占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此謂占覘通成  
十七年左傳注覘伺也廣雅釋詁占視也又云占諗也是潢



主伺察按驗之事故糾察之官亦曰五潢也其官蓋如今六科給事中

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

賤者爲之驅也

君臣下

麟謹按道即不可道也之道之道與上文之謂同沈借爲枕說文枕下曰讀若告言不正曰枕是枕有告言不正之義疑本訓惑而倉頡篇云誕欺也尋誕字說文訓駭則訓欺亦爲疑之借欺者所以惑人故疑引伸爲欺也枕疑得民者謂詐爲君欲虐下之言以欺民所以扇誘民而得其心此由前貴後賤者忿疾其君故以詐言動民而驅之使附權臣以爲君害也蓋其爲已得民者乃所以爲大臣得民也

爲之驅之字即指大臣說

逆探下文而言也

故下云大臣不能侵其執比黨者誅明也比黨者

即指此枕疑之人

以德弁勞不以傷年

麟謹按當作不以年傷傷借爲揚詩泮水不吳不揚傳揚傷也此謂借揚爲傷則傷亦可借爲揚文王世子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此以年揚文法與以言揚正同不以年揚者謂不以歷官積日而舉之如後世之奉滿例遷者蓋德僅小任雖歷久亦不遷也凡衆日積官亦得稱勞故書言三載考績以積久則有績也然德不足以處高位雖積勞不遷德足以處高位則無勞亦遷是謂以德弁勞不以年揚



中民亂曰訾諄

麟謹按尹注謂以智詐訾恐諄質此甚傳會尋說文訾失氣言也一曰不止也吳都賦澀澀舉謬注澀不止也是說文一義即借爲澀說文云澀疾言也讀若沓沓語多沓沓也而琴賦注亦云澀澀聲多也是澀與沓聲義皆同諄當爲噤家語五儀無取噤噤自注多言也實當作噤說文噤聚語也詩噤沓背憎噤噤即噤沓多言則怠慢于事故下云訾諄生慢多言無行故下云順中民以行也

父繫而伏之

侈靡

麟謹按尹注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此說殊爲譎詐之尤管子雖尚權術何至于是且于文義亦甚

迂曲襍志謂父爲又之誤然尚須改字父乃捕之省借捕從甫聲甫從父聲也伏借爲偏猶考工不伏其轅故書伏作偏也此謂有逋國帑者則捕繫以逼迫之使完納也

辱舉其死

麟謹按下文釋之曰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公事則道必行辱乃借爲辱收之辱左昭二十九年辱收釋文作辱可證白虎通五行釋辱收云辱縮也按縮與收義本相近周語云縮取備物淮南覽冥訓云春秋縮其和注縮臧也是皆與收

義近辱舉其死猶云收舉其死死即屍之借

陳湯傳求谷吉等死尹賞傳安

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可證

謂收舉捐瘠也云與其失人同者其讀爲已

如詩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已也言收舉捐瘠與已



家失亡人同謂其求之之懇切也視人如己爲事至公故曰公事則道必行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辱知神次者

麟謹按俞先生曰上六字當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罍皆舉此文而釋之也斯說塙矣又曰柰其罍辱知神次者辱字屬下讀柰其罍三字衍文說皆的然麟謂辱知神次當作知神辱次此誤寫在尹氏之前矣辱亦即辱而與訓縮者殊廣雅釋器罍謂之罍說文罍一曰罍也是罍罍一聲之轉音義皆同墨子明鬼下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罍位禘志曰罍與叢同位當爲社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

作叢秦策恆思有神叢呂氏懷寵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大玄聚次四牽羊示于叢社皆其證也是固通論然諸言神叢叢社者實與陳涉世家之叢祠有異字當作叢爲塙畢校墨子以叢爲莚字假音于韻理固不合然義未嘗不通蓋莚即綴兆之綴樂記注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鄼即攢字假音倉頡篇攢聚也說文攢一曰叢木也喪大記君殯用楯攢至于上注攢猶叢也是綴與攢攢與叢義相轉注綴爲鄼舞者之位又爲叢神之位即作莚位義亦可通而叢社即叢社本當言社叢謂社神之叢位古人文法倒耳罍叢叢一聲之轉此辱次即叢次次亦位也知神叢次言知神之位猶楚語所謂能知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也



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

麟謹按敖即戮廣雅釋器戟鋒謂之戮胡者戟之胡也說文  
叙訓進取籀文作設從爪從曰從殳執殳冒而前也然則敢  
爲執兵器以進取誰敢戮胡以備之謂誰執戮胡以備之也  
猶侮則疏之母使人圖之猶疏則數之母使人曲之此所以爲  
之也

麟謹按猶借爲欲如詩匪棘其欲禮器引作匪革其猶也此  
言欲戚近其人則外示疏之之形母使人謀陷之也蓋戚近  
者爲人所嫉妬故懼其致此欲疏遠其人則外示數之之形  
母使人枉曲之也蓋疏遠者爲人所凌侮故懼其致此凡此  
皆以權術代爲道地故曰所以爲之也

巨瘞塋所以使貧民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  
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瘞  
臧

麟謹按此節皆言葬事次浮差樊瘞臧三者平列次浮下有  
也字助語詞古人立文不必截然整齊亦所以免平直也浮  
借爲苞樊借爲藩說文捋或作抱罨或作罨諸書孚聲包聲  
之字關通者不可勝數故可借浮爲苞釋言云樊藩也是樊  
藩聲義同詩青蠅止于樊武五子傳引作止于藩故可借樊  
爲藩次苞苞有次也差藩藩有差也既夕禮徹巾苞牲取下  
體襍記遣車視牢具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  
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大牢包七个大大夫亦大牢包



五个士少牢包三个

按此字作包則其與浮通用猶左隱八年之盟于浮來穀梁作包來假借更切

此所謂包之次也既夕禮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是披亦名藩按喪大記曰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戴前玄後纁二披用纁此謂君六披大夫四披士二披

從王伯申說

此所謂藩之差也

聚宗以朝殺

麟謹按此與上義以禁暴尊祖以敬祖文義一例朝當借爲昭左氏春秋昭十五年經蔡朝吳出奔鄭公羊作昭吳是朝昭通之證列子楊朱篇子產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疑亦以昭穆命此聚宗以朝殺言聚族人于宗室以昭親疏之殺也

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

麟謹按慈借爲戴禮記中庸故裁者培之注裁或爲茲詩下武昭茲來許謝沈後漢書引作昭哉來御是茲聲字與戔聲字通說文嗔嗟也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注戴嗟也則直以戴爲嗔之借矣故知慈可借爲戴喪大記皆戴綏注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考工弓人謂之牛戴牛注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是相當值謂之戴此蓋以衡之縣物爲喻輕者自輕重者自重則衡之前後必有低卬

即左右據衡縱言之則曰前後

不相當值矣

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

麟謹按此當作使君親之屬察同

句

索故也察借爲際淮南



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是察際通之證上文云君臣之際君臣之屬下文云使人君  
不安者不疑是屬際也明此亦以屬際連言屬際猶交際也  
索者左昭十二年傳賈注八索八王之法定四年傳疆以周  
索杜解索法也言父母之愛親戚爲古人出于天性非君所  
得比也乃使君親之交際相同則法度之故也  
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至圖具其樹物也

麟謹按此管子所定之讖託桓公問以明之也律歷志曰易  
九尺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  
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  
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

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讀管子  
此章實相表裏其設爲問答當在齊桓元年年與史記異尋  
十二諸侯年表以爲齊襄立十二年齊桓立四十三年則齊  
桓元年即魯莊九年管子戒篇則云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  
四十二年大匡篇亦云桓公饗國四十有二年則以魯莊十  
年爲齊桓元年而魯莊九年爲齊襄之十三年矣蓋襄雖弑  
于魯莊八年而無知子糾皆不成君桓公至夏始入或未改  
元故管子以是年上屬先君也三統法自入元至齊桓元年  
四千三十七歲自齊桓元年至漢大初元年五百八十歲計  
魯成公元年距齊桓元年九十四歲自此至魯成三年爲陰  
三之歲陰爲水陽爲旱水旱皆有災而管子言怡美然後有



輝有輝即雨霽也怡即迨之借釋言迨及也美即算之譌言  
及此四百八十之算出陰三之歲而後雨霽也二十歲而可  
廣可讀爲河春秋實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  
自廣蓋當在魯莊三十年齊桓公二十一年也是歲即北伐  
山戎之年桓功始盛自廣當在此時矣十二歲而聶廣聶當  
借爲攝僖元年經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水經注謂  
此聶即聊攝以東之攝爲齊之西竟擴地西極聊攝是爲聶  
廣也十二歲者謂二十歲後又十二歲當齊桓三十三年魯  
僖八年也惠王崩于七年至是年襄王定位始發喪襄王之  
定位桓公洮之盟定之也至明年會葵丘襄王遂有文武胙  
之賜齊桓之事至此而極盛故地亦極廣矣百歲傷神者此

還自齊桓元年起算至其後百歲也是歲當魯成七年前此  
二年爲成五年梁山崩所謂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也前此  
一年爲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遷于新田應國即晉見本條所

謂應國之稱號亦更也

謂稱新田曰絳

其時諸大夫皆欲居郕瑕氏

之地曰沃饒而近鹽是當時習俗好之所謂食好鹹苦也至  
成七年而吳伐郕郕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此所謂中國之草木移於不通之野  
者乎是歲巫臣以夏姬之故深嫉楚人乃通吳于上國而吳  
入州來矣此所謂婦人爲政乎餘則實書散佚不能悉驗矣  
要之齊桓元年後百年當魯成七年去大初適四百八十年  
管子于是年言災蓋參用四分歷除去陰陽九七五三之歲



章氏讀書  
管子  
而但計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其分歲則仍以百六三百七十  
四等數爲限故其災至四百八十歲之末而見也成七年則  
爲下限四百八十之首餘氣未盡故不通之野于此始橫  
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麟謹按應晉通稱應即晉也左僖二十四年傳云邠晉應韓  
武之穆也是晉應同祖故得通稱猶趙秦同祖而秦通稱趙  
矣何以證之水經注湓水東徑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  
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  
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  
封故曰應侯鄉而陳畱風俗傳則云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  
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

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按今毛詩作應侯韓詩同毛然據呂  
氏春秋重言篇史記晉世家則桐圭之封實爲唐叔然則當  
時疑已通稱唐爲應彼指爲湓水所徑之應國而以應時而  
封說之者附會之談也其作唐侯慎德者則以訓詁代經文  
也其實應侯慎德自指唐侯應唐通稱斯爲的證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麟謹按俞先生據尹注以應字若字爲衍文是也惟鼠廣華  
落之義尚無的解麟謂鼠乃鼯之誤鼯借爲聶古鼯聲聶聲  
通如說文攬理持也攝引持也聲義相通釋木攝虎鼯注今  
江東呼爲攬攝攬與攝亦以疊韻而連言也釋魚龜後弁諸  
獵注甲後長又云三曰攝龜注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按必



甲長而後能張閉則獵龜即攝龜

猶俯者靈即二曰靈龜

借獵為攝耳

然則鼫廣即聶廣上文云十二歲而聶廣是也華落者其即上文所謂中國之草木移於不通之野乎皆覆上文而釋之也聶廣為齊闢土之實乃應陰陽之數者也華落謂夷狄掠取中原草木正與齊取戎菽漢取蒲陶相反而弭災兵之祭姑取華落為名以成祝詞故曰祭之號也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

心術上

麟謹按下文自解之曰莫人

句

言至也不宜

句

言應也應也

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句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俞先生曰不宜即不義莫乃直之誤至乃正之誤所顧乃所取之誤下文所設與所取對此亦當同廣雅釋詁

取為也故尹注曰非吾所為先生說是也此即後世所謂不

偏不倚發而中節之義義與顧意相近義借為俄

宜亦借為俄

詩

賓之初筵箋俄傾貌廣雅釋詁俄衰也說文顧還視也還視者亦必傾邪其目以眇眈凡傾邪者必有所偏倚吾心既無所設無所為則無所偏倚于一物有感者則應之因之而已初非偏倚于此迹也不必如襟志以直為真之誤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

水地

麟謹按五藏之配五行舊有兩說異義曰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及讀此篇則又自為一說以味準行則脾木也肺水也腎金也肝火也心土也按肝膽同



居而膽汁味苦則謂苦主肝者優于今古文二說矣又尋王氏經義述聞謂月令之文惟古文尚書說可以解之此亦不必然古人于聲色臭味之用每有參差不合者如管子幼官篇中方圖云聽宮聲東方圖云聽角聲南方圖云聽羽聲西方圖云聽商聲北方圖云聽徵聲三方之聲皆合而南方羽北方徵獨不合豈得云羽當屬火徵當屬水邪

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四時

麟謹按接當借爲嚶淮南覽冥訓云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注云嚶喋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竊謂嚶喋本疊韻連語與苛事連文當即謂煩苛之意連語者亦可單語故此單言嚶也謀者借爲悔古文謀作𡵓與悔同從母聲故

得通借悔者恨也詩雲漢傳又說文事即任傳之傳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注任猶傳

也成事之事仍如字言上貴功則民任煩苛勤勞而不恨也下文爲人

下者直俞先生謂直當爲惠謂自以爲惠正與此對

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執

麟謹按曾讀爲載詩七月箋載之言則也周語載戢干戈解載則也論語曾是以爲孝乎鄭注曾則也是曾則載一聲之轉曾聲之繒籀文作𦉳亦作𦉳甘泉賦上天之𦉳即詩文王上天之載亦可證也此三載謂三年大文行之三年而天下貴義與德大武行之三年而天下偃武與力大文三年論語所謂三年有成也大武三年止戈爲武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後漢書馬



融傳大武三年即武軍三年不與偃武與力即偃伯靈臺矣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內業

麟謹按尹注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大誤所字當斷句處也愛借爲隱詩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釋言愛隱也是愛愛與隱竝以雙聲通假此隱則訓據禮運今大道既隱注隱據也說文雪所依據也讀與隱同安借爲焉於是也言凡道無常處惟善心於是依據也下云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心靜即善心也止即依據也

遇亂正之

麟謹按襟志謂遇爲過之誤此不然遇即暫遇姦宄之遇也王氏云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僞詐皆姦邪之稱也

本經篇云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曰隅角也差邪也呂覽勿躬篇曰幽詭愚險之言愚亦即暫遇姦宄之遇也此以遇愚相通誠哉是言可以自易其過誤爲遇之說矣尋登徒子好色賦曰愚亂之邪臣愚亂即遇亂也然則愚亂者必邪故當正之

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小問

麟謹按尹讀三字絕句強字屬下云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此說非也強當屬上句讀強乃繼之

省借國蓄篇云臧繼千萬蜀都賦云臧繼同繼巨萬皆謂錢貫

也無滿其禮三繼者虧其禮贈之錢三繼也聘禮云禮玉束帛乘皮此主國之君禮聘君也云公使卿贈如覲幣此贈聘



賓也皆不以泉然管子治齊興泉刀之利則以之禮諸侯或其創議猶其石璧之謀亦非周初典禮也

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

七臣七主

麟謹按則字當斷句臣主同則者臣主同法也與上句上下

相干文義一貫刑振以豐豐振以刻二句則別自爲義振與

下文振主及臣下振怒

當作恐

之振異彼振借爲震此振則訓

重按曲禮袷絺綌注袷單也玉藻則作振絺綌是振借爲袷

袷雖訓單然表而出之則重矣故袷亦訓重詛楚文紳

作紳者字

形之以昏姻袷以齊盟紳即申申袷皆重也

釋詁申重也

猶左傳

云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也釋言云眡重也韓詩雲漢胡

寧疹我以旱傳疹重也皆是重複之重與袷聲義相同者也

豐借爲鋒猶陳豐之作陳鋒也鋒爲兵器引伸爲銳利意今

世猶有鋒利之語言持政峭急也此文之義謂用刑未已也

重以鋒利鋒利未已也重以刻深鋒利刻深亦指其用刑言

而愈酷烈矣

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麟謹按尹注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

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此說似失之淫

當爲徭之誤徭字古祇作繇韓勅碑云邑中繇發是繇與發

義相同漢書鼂錯傳上方與錯調兵食注調謂計發之也王

莽傳皆得自調注調謂發取也食貨志迺調旁近郡注調選

發之也是調與發義亦相同則調繇亦同義繇役與徵調既



同義則徭與均調引伸亦爲同義蓋徵調本均調之引伸故  
徭役亦得有均調之義徭役之爲均調猶賦之爲平均也言方  
平均賦也燕之北鄙東齊  
北郊凡相賦斂謂之平均然則調徭猶言均調言有輕重羨  
不足貴賤之殊而上不爲平準均輸等法以均調之則游商  
之利息得什伯其本矣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  
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測石而下向高即畱而不行故高其上領  
領之尺有十分之三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執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畱退滿則後推前度地  
麟謹按領即嶺阪之嶺高其上之嶺阪而施以領甌每尺則  
下其十分之三每里如是者滿四十九則其水順流而下如

所謂高屋建瓴者矣乃于其順流之所迂曲其道水性至曲  
處必畱而卻退而上執噴涌飛沫頓滿復爲曲處所排則不  
得不返而逆行于領甌上矣後謂曲處前謂領甌  
此據逆行所向而言此扼水使  
高之法也

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

麟謹按糾當借爲漻如釋木下句曰糾釋文本又作漻大玄  
死生相漻宋注漻猶糾也是可證山聲參聲之通韓詩溱與  
洧漻其清矣南都賦漻渙減汨注韓詩外傳曰漻清貌也淮  
南子曰水渙破舟按水之清者每多急疾然則糾列即漻渙  
竊意渙即漻字說文漻水清也糾列亦漻渙也春三月霖雨  
未下故水清漻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地員

麟謹按尹注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俞先生曰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冒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本宜旣菴云云相屬證以下文其誤自見先生此說于文義可通矣然立君豈專以辨別土宜乎且其字之義終有未順竊謂此非誤倒立借爲粒詩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此亦同矣后借爲厚如古文厚作厚之比厚訓大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魯語不厚其棟解厚大也手乃手之誤字手古文𢇛此承五種無不宜而言言其粒厚大而其實垂垂實者嘉穀垂穗也于五種中獨舉嘉穀者猶下說四施之土云五種無不宜其麻白亦于五種中獨舉麻

也自唐人誤解當時已有手實法以考民之年與地闊狹

見唐

書食貨志

尹注遂襲其謬而呂惠卿至以手實禍天下說古可不

慎哉

凡將起五音凡首

麟謹按尹注凡首謂音之總先也此說非是凡字乃風之省借風即宙合所謂君失音則風律必流之風首者調也凡樂之一調詩之一篇皆謂之首古詩十九首此詩篇曰首也莊子養生主乃中經首之會崔氏以爲樂章名蓋經即釋樂角謂之經之經經首者以角爲調也此樂調曰首也此風首下文黃鍾小素之首皆與經首義同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麟謹按穀造者謂衰次即或高或下之謂也造可借爲次前  
于鉤弦之造下既明之矣穀借爲錄古字穀祿聲義相通釋  
言穀祿也周禮天府司祿註祿之言穀也淮南人閒訓不穀  
親傷注不穀不祿也是其證而祿錄聲義亦通援神契云祿  
者錄也穀可通祿則亦可借爲錄吳語今大國越錄解錄第  
也是錄次謂第次猶今言次第也詩小戎傳蔡歷錄也說文  
蔡車歷錄束文也次亦取次第之義而彙訓刻木彙彙亦謂  
其文理相比次皆可爲證

其人夷妬

麟謹按尹注夷平也妬好也此訓未的夷者釋言云悅也妬  
即妬詩綢繆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此以解釋邂逅以說

釋逅即悅字也然則夷妬皆謂悅謂其人容顏悅暢也

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

臣乘馬

麟謹按扶蓋蒲之假借如匍匐字或作蒲伏

左昭十三年傳奉壺飲冰以蒲

伏焉七發蒲伏連延

或作扶伏

左昭二十一年傳扶伏而擊之長楊賦扶服蛾伏亦作扶字

是蒲扶

通之證釋名釋宮室曰草圓屋曰蒲蒲敷也總其上而敷下

也此豈僭爲清廟茅屋上圓法天復立靈臺以觀天文之制

猶其欲行封禪之侈心歟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準此而  
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  
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  
爲國家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山至數



麟謹按此一章論厚葬之非也天子三百領爲一句此謂死時襲以衣三百領猶揆度篇云上必葬之衣衾三領也室者唐風葛生箋云室猶窆壙是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狸之於地此句當在乘時徐疾而已矣之下以當爲衍文國會猶國計也蓋天子襲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士三稱見禮記上注則大夫五稱禮也特意欲藉厚葬以寬民生故增天子之襲至三百領以平時用財泰嗇乘厚葬以散錢于民也其大夫之襲亦準天子三百以爲差率而行之皆爲饒裕民生而設與侈靡篇云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意正相同管子以厚葬無益而有損意謂襲衣既多則棺槨必大棺槨既大則墳塋必廣大夫既高其壟墓美其窆壙則

役作之功足以奪農事及市庸是非便國之道也善爲國者固不必以厚葬散錢但乘時徐疾則民自富矣因言薄葬之制民不得織爲繆綃而用之於葬狸使有用歸于無用是之謂國計此言民葬之薄以上推大夫天子也

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

輕重甲

麟謹按端借爲謹端聲通方言云獾關西謂之獾釋獸狸狐獾獬醜說文引獾作獾方言謹讓也即說文之端一曰相讓也是端聲通說文謹讓也故曰謹譟晨借爲振法言先知云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雉也晨雉即震雉夏小正雉震响震也者鼓其翼也此以震同振義足明晨振是一左傳莊二十八年云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樂猶振萬也言或



謹譟者謂人歌也或振樂者謂八音也大平御覽引墨子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引此作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蓋據他家注義非本文也禰志引之未是

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

輕重丁

麟謹按說文虞或作鐻鐘鼓之柎也枝蘭即支蘭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夫以陽入陰支蘭臧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臧者死正義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蓋支本有支持支載之義蘭字則小匡蘭盾注云即所謂蘭錡兵架也與支義亦最近一在人之骨節則曰支蘭在鐘鼓之柎則曰枝蘭鐘鼓柎植者曰鐻橫者曰拘正與支蘭相似鐻但當言枝兼言蘭者拘虞亦通稱虞周禮小胥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

一虞謂之堵是虞可包拘故兼枝蘭橫直言之也枝蘭本實指物體亦可轉言物用鐻枝蘭鼓言以鐻枝蘭此鼓也猶言鐻架鼓耳下云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按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然則鐻之精善者萬泉不足道矣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

麟謹按純借爲準地官質人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釋文其淳音準是淳純準三通也中萬泉與準萬錢同意中準兩言者古人文法多複舉也下章云昔萊人善染練莼之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言練莼與緇綬在萊則賈準一錙在周則賈中十金也又本章下文云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當作未能純千也謂未能準千



錢

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臧

麟謹按襍志曰報當爲鄣字之誤也立政曰鄣水不安其臧尋報鄣形聲皆不相似無緣致誤此文不必與立政篇語同報當借爲赴少儀母報往注報讀爲赴疾之赴是其證上則下之誤古文上下作二二形相似而譌赴下猶趨下也水性趨下故曰谿谷赴下之水

孟春 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 大夏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 大秋 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 大冬 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

麟謹按謝讀爲豫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是豫謝得通晉語豫而後給解豫備也左成九年傳備豫不虞荀子大略先患慮患謂之豫是豫者先事而備具之謂義與儲同故漢書何並傳注儲豫備也以將舉用之故謹守諸貨之儲

夏人之王外鑿二十重韞十七湛

輕重戊

麟謹按外字總舉以下諸事重字斷句重疑重之誤或重之借虞氏易泰九二包荒注荒大川也韞借爲濞易井九三井渫向注浚治去泥濁也湛者文選注引倉頡篇云湛水不流也然則此謂鑿二十大川浚十七停污不流之水也文與下文疏三江鑿五湖一例惟彼實指水名此則泛言水之形勢



耳

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大憇

輕重已

麟謹按說文憇訓心疑廣雅釋詁憇訓善皆不可以說此日  
本人安井衡曰大憇蓋心星心三星故其字作憇詩曰七月  
流火秋分祀心其說更鑿按說文云憇讀若易旅瑱瑱則此  
憇乃瑱之假借也大瑱者門也離騷欲少畱此靈瑱兮注瑱  
門鏤也文如連瑱是此制從來遠矣大瑱與夏至所祀之大  
宗秋始所祀之大祖文法一例而事則相異按月令秋三月  
其祀門故此於秋至祀之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此  
下文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自專爲祭月與祠大瑱不  
涉

補編

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

宙合

麟謹按行忿速遂句沒法賊發句丁氏士涵乃欲讀行忿速  
遂沒法爲句以上文云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爲  
證不知上文沒法二字實涉此處而衍言止忿則事速成正  
明所以毒而無怒之故不容有沒法二字也沒法賊發賊字  
本在發字下漢書酷吏傳曰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  
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應劭  
注沈沒也敢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應注即本管子說古曰沒  
法漢曰沈命法也行忿以求速遂作沈命法以發盜賊輕言  
以泄密謀三者皆病在躁急足以取禍行忿正與止忿相對



止忿則事速濟若行忿以求速遂則蓄必及身二義亦相對  
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

兵法

麟謹按尹注匱竭也戴氏望曰疑當爲礙之省字說文礙止  
也丁云匱乃潰之借左氏文三年傳凡民逃其上曰潰今謂  
戴說疑字義得之然荀子解蔽云無所疑止之鄉射禮賓升  
西階上疑立注疑止也釋言疑戾也注疑者亦止是疑本有  
止義不必借爲礙也至匱字則尹丁皆失之匱亦止也字借  
爲讀說文讀中止也從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讀讀止  
也是師不行曰讀與民逃之潰異疑讀並言者猶詩靡所止  
疑亦以同訓字竝言耳

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

戒

麟謹按尹注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  
相持而接對此望文生義也持與承同含神霧云詩者持也  
特牲禮詩懷之注詩猶承也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正  
義曰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是持承同義承接意相近承即  
承事君子之承接即接見君子之接皆謂爲人婢妾也爲讀  
爲于如聘禮賄在聘于賄亦讀于爲爲也于人承接即承接  
于人古人語多倒句類如此矣身備內官則不承接于他人  
矣必如是言之者爲下句未嘗得人之布織起本也侈靡篇  
述此事大略相同上句云自吾不爲汙殺之事殺讀爲藝考  
工記輪人牙得則無繫而固注鄭司農云繫撥也蜀人言撥  
曰繫是繫撥一聲之轉蓋執與殺本同部而兼雙聲繫繫皆



執聲故殺與褻亦相通借不爲汙褻之事亦謂不爲他人婢妾也故下曰人布織不可得而衣也

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君臣下

麟謹按尹注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鰠續曰言庶子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適子而傷義鰠志曰明猶尊也言庶子雖尊寵不以代適子也今謂鰠以明立寵設屬庶子言王又訓明爲尊皆是矣至逐子之義猶取尹說然下文言禮私愛驩執不竝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方言別嫌明微之始而此處已戒其廢逐大子于言陵躐無序管子本義不如是亦謂別嫌明微而已傷義乃後人增竄之字知者不以逐子與執不竝倫禮無不行相儷彼皆四字句

則此亦當然逐借爲胄易大畜良馬逐釋文逐如字一音胄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注逐音胄是逐胄聲通也後

漢書班固傳六師發胄

此胄非從冂之甲胄字若作甲胄字讀終不可通

文選西都

賦作六師發逐則明借胄爲逐矣胄可借爲逐逐亦可借爲

胄堯典教胄子馬注胄長也詩崧高疏引說文禮謂適子爲

胄子以通作與與即一與一之與敵也此言庶子雖尊寵不

得敵胄子與下禮私愛驩執不竝倫同意但彼據權執言此

據禮秩言耳後人不曉逐爲胄字之借以逐爲放逐義則不

以逐子四字文義不足乃又加傷義二字以足之非舊本也

椽能踰則椽於踰能宮則不守而不散

侈靡

麟謹按尹注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爲梯此訓無據椽當借爲



象說文隊道邊庫垣也廣雅釋室隊垣也吳語云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即其義隊於踰猶踰於隊亦倒句也能宮之能讀爲而宮猶喪大記君爲廬宮之釋山大山宮小山之宮謂周垣也此言備盜徒恃庫垣有能踰庫垣者則踰於庫垣矣而周垣則高峻難踰室中之物不必守而自不散也此爲守國寶者設喻謂立防宜峻不可使庫墮易踰也上云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寶又云弃其國寶此即承上爲言注非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堦五行

麟謹按襟志曰上當爲土際平也謂修平水土也此說是矣尹注訓堦爲誠則非也堦讀爲幾說文機精謹也此以聲爲訓郊特性丹漆雕幾之美注幾謂漆飾沂鄂也沂鄂即圻鄂

此謂借幾爲圻參同契養性立命章立置鄴鄂亦借鄴爲圻觀幾圻鄴三字聲通則知幾堦聲通詩楚茨傳幾期也左定元年傳易幾而哭集解幾哭會也會與期同義射義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爲旄勤蓋勤亦借爲幾義與期同故有此異文然則天堦即天幾義謂天期猶云天時言修平水土以待天時天時者旱潦之時也

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

山至數上散字襟志從大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刪

麟謹按棧臺者鐘臺也釋樂曰大鐘謂之鐻小者謂之棧是其證凡鑄錢與鐘皆用銅故古者或以一官掌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水衡都尉屬官有鍾官令丞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史記平準書云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亦側



食貨志脫鐘  
字當據補

此蓋因古者鑄錢與鑄鐘爲聯事而得名然則  
臧錢與鐘棧同處義亦如是

鹿臺之布散諸濟陰

麟謹按逸周書克殷解史記殷本紀齊世家畱侯世家淮南  
主術訓道應訓皆云鹿臺之錢說苑指武篇則言鹿臺之金  
錢皆指紂之錢府也齊之錢府必非襲亡國之名然則鹿臺  
本爲錢府之通名非紂所創立可知鹿當借爲錄尚書大傳  
致天下于大麓之野注麓者錄也魏受禪表及公卿上尊號  
奏皆作大鹿是錄鹿通之證說文錄金色也古謂銅曰金荀  
子性惡文王之錄注劍以色名古劍亦以銅爲之也是銅有  
錄色者錄臺則取銅錢之色以爲名

管子餘義終

吳興沈維伯校







193  
54



宋

國

圖

書

館

藏



章氏叢書  
第八  
齊物論釋

193  
17  
53

19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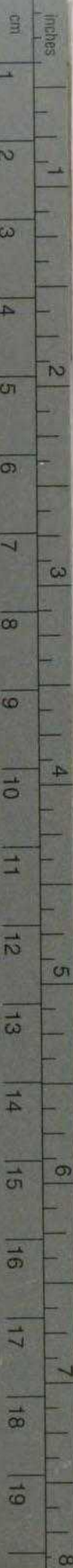
\*120090140448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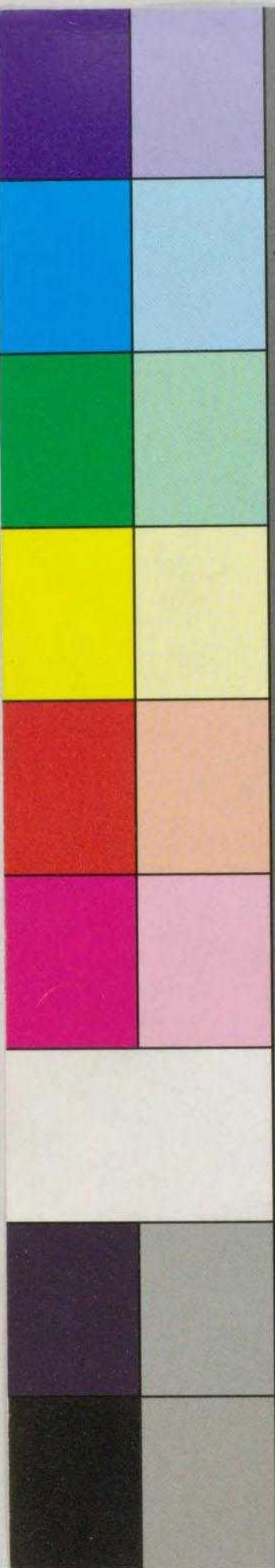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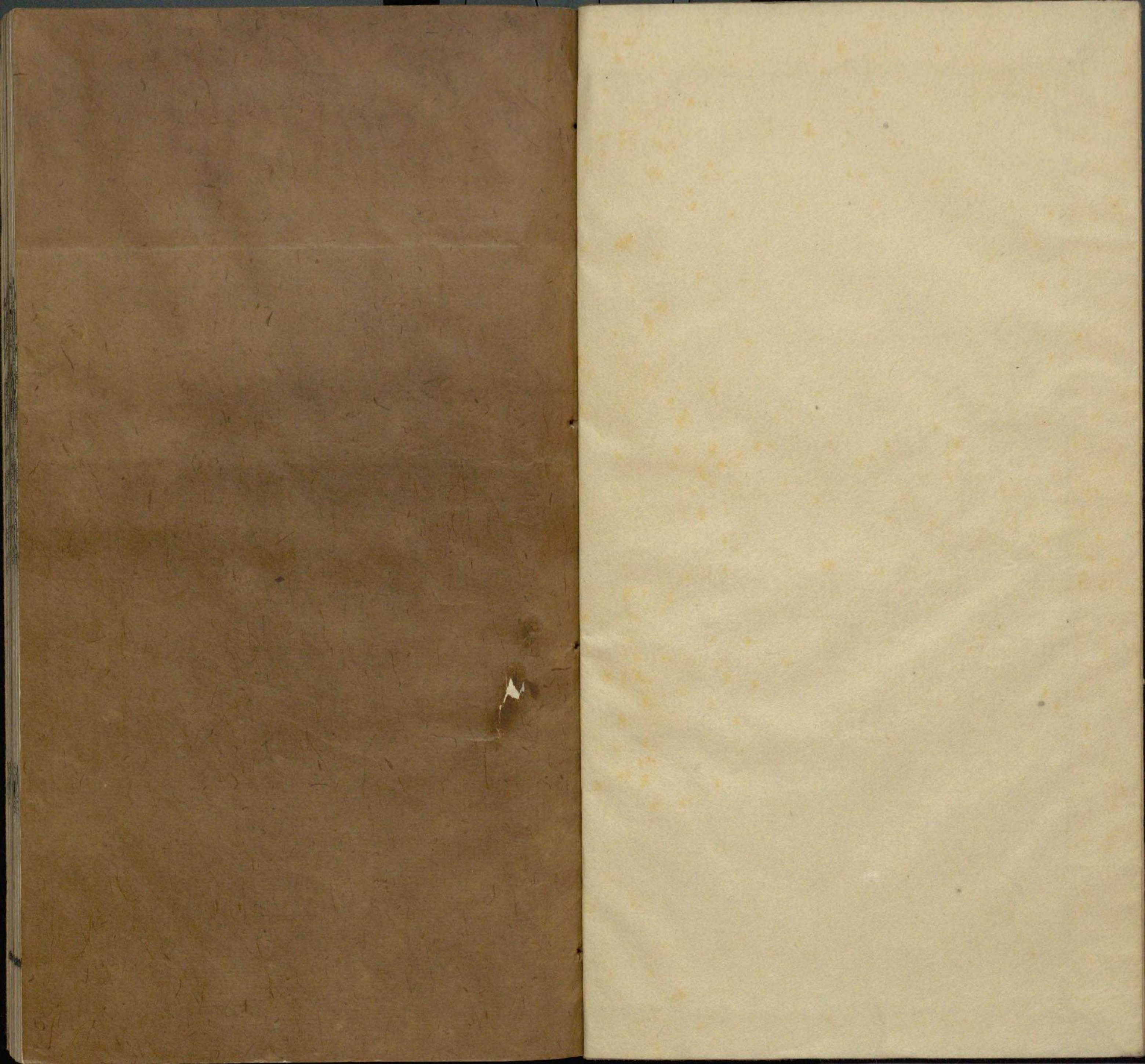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齊物論釋

浙江圖書館校刊





齊物論釋序

昔者蒼姬訖錄世道交喪姦雄結軌於千里烝民塗炭於九隅其惟莊生覽聖知之禍抗浮雲之情蓋齊稷下先生三千餘人孟子孫卿慎到尹文皆在而莊生不過焉以爲隱居不可以利物故託抱關之賤南面不可以止盜故辭楚相之祿止足不可以無待故泯死生之分兼愛不可以宜眾故建自取之辯常道不可以致遠故存造微之談維網所寄其唯消搖齊物二篇則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體非形器故自在而無對理絕名言故平等而咸適齊物文旨華妙難知魏晉以下解者亦眾旣少綜覈之用乃多似象之辭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爨周召等臭味於方外致酸鹹於儒史曠乎未有聞焉作論者其有憂患乎

齊物論釋

論林章賦

齊物論釋序



遠觀萬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而今適其會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雖無昔人之睿依於當仁潤色微文亦何多讓執此大象遂以臚言儒墨諸流既有商摧大小二乘猶多取攜夫然義有相徵非傳會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撫內以明外法藏澄觀陰盜而陽憎宋世諸儒或云佛典多竊老莊此固未明華梵殊言之理至于法藏澄觀竊取莊義以說華嚴其迹自不可掩自澄觀至于宗密乃復剽剽老莊其所引據多是天師道士之言而以誣汗前哲其見下于生聲遠矣然則拘教者以異門致覺達觀者以同出覽玄且周髀墨經本乎此域解者猶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慮則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類例同茲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游咨惟先生其足以與此哉章炳麟序

齊物論釋

章氏叢書之一

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語平等性也其文皆破名家之執而亦兼空見相如是乃得蕩然無闕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雖復汎愛兼利人我畢足封畛已分乃奚齊之有哉然則兼愛爲大迂之談偃兵則造兵之本豈虛言邪夫託上神以爲禰順帝則以游心愛且暨兼兵亦苟偃然其繩墨所出斟酌有量工宰之用依乎巫師苟人各有心拂其條教雖踐屍蹠血猶曰秉之天討也夫然兼愛酷於仁義仁義憎於法律較然明矣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



非條除名相其孰能與於此老聃曰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  
人心乎人心所起無過相名分別三事名映一切執取轉深  
是故以名遣名斯爲至妙瑜伽師地論三十六曰云何名爲  
四種尋思一者名尋思謂於名唯見名二者事尋思謂於事  
唯見事三者自性假立尋思謂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  
四者差別假立尋思謂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此諸菩  
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或合相觀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  
二種自性假立差別假立云何名爲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  
所引如實智謂於名尋思唯有名已即於此如實了知謂如  
是名爲如是義於事假立爲令世閒起想起見起言說故若  
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

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  
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尋  
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尋思唯有事已觀見一切色等想事  
性離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三  
者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自性假立尋思唯有自  
性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  
事自性而似彼事自性顯見又能了知彼事自性猶如變化  
影像響應光影水月燄火夢幻相似顯見而非彼體若能如  
是如實了知最甚深義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所引  
如實智四者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差別假立尋  
思唯有差別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



不二之義謂彼諸事非有性非無性可言說性不成實故非有性離言說性實成立故非無性如是由勝義諦故非有色於中無有諸色法故由世俗諦故非無色於中說有諸色法故如有性無性有色無色如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由如是道理一切皆應了知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差別假立不二之義是名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此論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於名唯見名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即無執則無言說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即於事唯見事亦即性離言說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即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

爲有即彼事自性相似顯見而非彼體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即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即可言說性非有離言說性非無也此徒舉其一例華文深旨契此者多別于當句解說夫以論破論即論非齊所以者何有立破故方謂之齊已與齊反所以者何遮不齊故是故寓言篇云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大般若經四百七十八云若於是處都無有性亦無無性亦不可說爲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當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說亦不可知除平等性無法可得離一切法無平等性又云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戲論若離戲論乃可名爲法平等性



此義正會寓言之旨徒以迹存導化非言不顯而言說有還滅性故因言以寄實即彼所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大乘入楞伽經云我經中說我與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荅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說是與寓言所說亦如符契夫能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於齊物論天下篇云內聖外王之道鬱而不發爾則莊生著書非徒南面之術蓋名家出於禮官而惠施去尊道家本以宰世而莊周殘法非與舊術相戾故是捨局就通耳老聃但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而猶未說聖人經國復是天下利器故國多利器民亦滋昏也老聃但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唯是政

教分離之說而猶未說九洛之法監照下土此謂上皇其說出乎巫咸乃因天運地處日月雲雨之故不可猝知而起大禹箕子之疇則以之塗民耳目而取神器也夫然有君爲不得已故其極至于無王有聖或以利盜故廓然未嘗立聖

論中

言聖人者但是隨俗之名

終舉世法差違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

得意于嫺雨不相傷乃爲平等小智自私橫欲以己之嫺奪人之陋殺人劫賄行若封禪而反崇飾徽音辭有枝葉斯所以設堯伐三子之問下觀晚世如應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聖智尚文之辯孰爲之哉淵哉若人用心如砥礪蠱德於上皇之年杜莠言於千載之下故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其規摹閎遠矣能仁之書譯於東夏園吏之籍不至殊方



近世雖見譯述然皆鄙生爲之

雲行雨施則大秦之豪喪其夸拂殊之士忘其寡衣養萬物何遠之有舊師章句分爲七首堯問一章宜在最後所以越在第三者精入單微還以致用大人利見之致其在於斯宜依舊次無取顛倒云爾釋篇題竟

一南郭子綦隱几

從李本

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從李本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敗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齊物本以觀察名相會之一心故以地籟發端風喻意想分別萬竅怒呿各不相似喻世界名言各異乃至家雞野鵲各有殊音自抒其意天籟喻臧識中種子晚世或名原型觀念非獨籠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質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依止臧識乃有意根自執臧識而我之也自取者攝大乘論無性釋曰於一識中有相有見二分俱轉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見於一識中一分變異似所取相一分變異似能取相是則自心還取自心非有外界知其爾者以見量取相時不執相在根識以外後以意識分別乃謂在外於諸量中見量最勝見量既不執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見影既無外界則無作者故曰怒者其

誰怒即今努力字郭云誰主怒之猶言孰主張是爾尋知北

游篇云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

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

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物謂物色

春官保章氏注物色也

即是相分物物者謂物色此物色者

上物字讀如夏官校

人物馬而頌之春秋傳物土方之物即視義

即是見分

世或謂物物者為造物者大繆

相見二分

不即不離是名物物者與物無際而彼相分自見方圓邊角

是名物有際見分上之相分本無方隅而見有是方隅是名

不際之際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實是無是名際之不際此

皆義同攝論與自取之說相明矣解深密經云若彼所行影

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



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見  
德充符篇云得其心以其心徐無鬼篇云以目視目以耳聽  
耳以心復心此雖真人獨喻之情亦實庸眾共循之則故彼  
經云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綠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  
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  
是皆自取無誰之義此上是破方位形色及五塵也大知閑  
閑簡文云廣博之貌謂臧識同時兼知也小知閒閒簡文云  
有所閒別謂五識不能相代意識同時不能有二想也大言  
淡淡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小言詹詹李云小辯  
之貌是也其寐也魂交謂夢中獨頭意識也其覺也形開謂  
明了意識及散位獨頭意識也大毗婆沙論三十七曰夢所

見事皆是曾更問若爾云何夢見有角人耶豈曾有時見人  
有角荅彼於覺時異處見人異處見角夢中惛亂見在一處  
故無有失然則形開即是異處別見魂交即是見在一處也  
與接爲構日以心鬪者接猶觸受謂能取所取交加而起二  
者交加則順違無窮是名日以心鬪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  
知者謨也彼接亦謂觸受並即近人所謂感覺彼謨從規摹  
義即是想想謂取像彼謨從謀慮義即是思墨經說接爲親是即  
見量說謨爲說是即比量縵者簡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  
率爾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乍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審  
者簡文云深心此即是尋求心密者精心恆審思量所謂慧  
也即於思中有簡擇用故與廣思不同小恐惴惴李云小心



貌大恐縵縵李云齊死生貌以小恐神志尚定故有戰慄震怖諸相大恐神志已奪乃如昏醉也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之謂者謂作意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者勝亦讀如司如

徒作勝屠謂等流心亦得謂定皆有所司察也除無想滅盡等定其殺如

秋冬以言其日消者謂等流心專緣一境念念相續久則心

與境忘乃似無所有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者謂等

流心專趣一相忽忘自身若溺者陷沒不還也其厭也如緘

以言其老洫者厭讀爲壓按也洫讀爲恤靜也此謂定心靜

慮如老者形志衰而嗜欲息無想滅盡二定亦在是矣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者謂生死位心悶絕位心也喜怒哀樂慮嘆

變熱姚佚故態者謂輕安心及煩惱心也如上種種略舉心

及心所有法然其能取還即自取已心非有外界音樂出乎

空虛喻名言無自性也菌共成乎蒸涇喻四大無自性也雖

爾日夜相代莫知所始能起有邊無邊之論時若實有即非

唯識天籟之義不成故復應以且莫得此其所由生此者即

謂能自取識大抵識流轉不駐意識有時不起起位亦流

轉不駐是故觸相生心有觸作意受想思五位受想思中復

分率爾墮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五位如是相續

即自位心證自位心覺有見在以自位心望前位心覺有過

去以自位心望後位心比知未來是故心起即有時分心寂

即無時分若睡眠無夢位雖更五夜不異剎那近人多謂因觀物化故生

時分之想此非極成義也如人專視一金念念想此一然則金念亦無變金亦不化而非於此位無時分前後覺



時非實有宛爾可知但以眾同分心悉有此相世遂執箸爲實終之甲乙二人各有時分如眾吹竽同度一調和合似一其實各各自有竿聲所以者何時由心變甲乙二心界有別故由此可知時爲人人之私器非眾人之公器且又時分總相有情似同時分別相彼我各異童齠以往覺時去遲中年以來覺時去速淫樂戲忘者少選而歲逝春輓勤苦者待限而不盈復有種種別相各各不同說見知代下亦猶人各吹竽不度一調或爲清角或爲下徵此應折揚彼合下里則無和合似一之相雖復晷日望星挈壺下漏強爲契約責其同然然覺時去遲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遲覺時去速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速亦猶以尺比物定其長短然眼識汗漫者

視物長而尺亦長眼識精諦者視物短故尺亦短竟無畢同之法由斯以推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而冥靈大椿壽逾千百庸知小年者不自覺其長大年者不自覺其短乎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刹那又說世尊不說實刹那量無有有情堪能知故誠以時分取速無過一瞋及一彈指心生或速于此然未有與刹那齊量者一念心生速疾回轉齊一刹那自非應真上士孰與于斯若即一彈指頃豪分不忘此小年之所有而大年之所無不忘故小年亦壽忘之故大年亦殤消搖游篇郭注但云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跂羨欲之累可以自絕此未了時由心造其舒促亦由心變也此上是破時分也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女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此論真心生滅心也絕待無對則不得自知有我故曰非彼無我若本無我雖有彼相誰爲能取既無能取即無所取故

曰非我無所取由斯以談彼我一覺互爲因果曾無先後足知彼我皆空知空則近於智矣假令純空彼我妄覺復依何處何者而生故曰不知其所爲使由是推尋必有真心爲眾生所公有故曰若有真宰真心既爲眾生公有何緣彼我隔別故曰不見其朕詳此所說真宰即佛法中如來藏藏識所謂朕者彼我分際見此分際者即佛法中意根恆審思量執藏識以爲我者也以恆審思量故必不自覺爲幻自疑爲斷進止屈伸霍乎自任故曰可行已信

郭云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雖自信任

而此我相爲朱爲白爲方爲圓終非意根所見故曰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橫欲求形唯是百骸九竅六藏之屬且未知此數者誰爲真我若云皆說之者諸體散殊我應非一而見



自覺是一若云有所私者餘體痛楚應若不知而見不可捨  
置若云皆爲臣妾者誰復爲君藉舉腦髓以爲共主彼與臣  
妾等是筋肉膏肪何因獨能調御若云身無腦髓其餘諸體  
不足相治者見見此蛆即且橫斫成三三皆復活蛇及水蛭  
斷亦兩行其無腦位足得相治況復艸蘇百卉悉有情命幹  
莖枝葉亦若人有百體曾無見艸木有腦髓神經者而百體  
足可相治呼吸既同或有能啖蠅子斯孰令爲之哉以此爲  
箴諸義自壞若云腦髓百體遞爲君臣者今欲令心受水穀  
胃布血脈耳視目聽頭行髮持終不可得況能遞用以是五  
義展轉推度明必有真我在此即阿陀那識任持身根亦曰  
藏識含藏種子亦通名如來藏此土既無諸號故獨命以真

君知非意識者以孰眠位意識已斷而異於死故以比量知  
非意識若在見量寂靜有證無不可覺唯欲斷諸襍染證得  
最清淨心斯爲難耳而此最清淨心本來自爾非可修相非  
可作相畢竟無得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不  
求則一受成形不亡待盡念念相續如連錢波前心已去不  
可復得即此膚肉骨髓隨時代謝十年故體悉爲灰塵由此  
可知即一生時已更九死故曰人謂之不死奚益也此言真  
君席如來藏中真如相次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席如來  
藏中生滅相言我芒人亦芒者無量有情等是一識若有一  
人不芒者則不得見此情界器界也郭子玄大宗師義云人  
之生也形雖七尺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



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義亦精審  
能會斯旨唐時法藏依此以立無盡緣起之說詳在萬物與  
我爲一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矣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  
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  
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

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論藏識中種子即原型觀念也色法無爲法外大小乘皆  
立二十四種不相應行近世康德立十二範疇此皆鯨碎今  
舉三法大較應說第八藏識本有世識處識相識數識因果



識世識處識數識皆見攝大乘論世謂見在過去未來處謂  
點綫面體中邊方位相謂色聲香味觸數謂一二三等因  
果謂彼由於此由此有彼其空閒識即是處識而所感覺之  
真空乃屬相識以真空亦有空一顯色故大毗婆沙論七十  
五云或有色無顯無形謂空界色又云云何空界謂鄰礙色  
礙謂積聚即牆壁等有色近此名鄰礙色如牆壁間空叢林  
間空樹葉間空窗牖間空往來處空指閒等空是名空界若  
方隅等位在有顯色處說為形色在無顯色處說為空閒大  
毗婆沙論七十五云問虛空空界有何差別答虛空非色空  
界是色又云若無虛空一切有物應無容處既有容受諸有  
物處知有虛空復作是說以有往來聚處故知有虛空復作  
是說若無虛空應一切處皆有障礙既見見有無障礙處故  
知虛空決定實有無障礙相是虛空故此所說虛空者即今  
所謂空閒然虛空空閒之名實不可通其實無障礙處之形  
有障礙處之形通得是名天下篇舉名家說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司馬紹統云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墨經云厚  
有所大也說曰厚惟無所大是故有礙無礙但有形可量者  
通謂之處不當偏舉空閒虛空為名乃與真空有色者相混  
勝論立九種實空與方異彼空即空界真空彼方即虛空空  
閒命之為方與命之為處名實相應虛空空閒是亂名爾

第七意根本有我識

人我執  
法我執

其他支分變復悉由此六種子

生成心即是種子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未動潛處意根之中  
六識既動應時顯見不待告教所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也此  
中且舉世識一例節序遞遷是名為代夫見在必有未來今  
日必有明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兒初生狸鼠相遇寧知代  
之名言哉兒嘵號以索乳者固知見在索之未來可以得之  
也鼠奔軼以避狸者亦知見在見狸未來可以被噬也此皆  
心所自取愚者與有故大毗婆沙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道  
外道世閒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世謂彼皆了有去來今  
彼說  
疑三世者為冥身則  
是小乘法執之說此非取之原型觀念何可得邪若夫有  
相分別必待名言諸想方起無相分別雖無名言想亦得成  
瑜伽師地論二云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



名言者所起分別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  
名言者所有分別攝大乘論亦稱此為無覺徧計世親釋曰  
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能解了

印度合音為字彼故文字即名言

其知代取之種子見於無相分別故得有此又今世說生物  
者謂蟲獸艸木種種毛羽華色香味或為自保生命或為自  
求胤嗣而見此相然彼豈如人類能計度尋思邪非說無相  
分別義不得成以是證知師其成心愚者與有亦若日用不  
知焉夫無相分別意言亦無一切有情經過爾所分別歷時  
相等有相分別即有意言若伺若尋意中流響聲必相續此  
則單音語人所歷時短以經爾所分別即經爾所聲故複音  
語人所歷時長以經爾所分別必經爾所流注聲故如念法

字此土念法唯是一聲印度念達爾摩乃有三聲轉相積聚

則經時長短相懸矣是故複音語人聲餘於念意中章句其

成則遲單音語人聲與念稱意中章句其成則速念成遲故

覺時促惜分陰而近死地望在隕身以後故宗教之用與念

成速故覺時舒多暇日而遠盡期味箸有身之時故宗教之

用

前世雖有祈禱禱祝然皆為目前禍福非為死後

人情封略亦觀世者所宜知

也次舉意根我識種子所支分者為是非見苦集是非之種

是非見識亦無其在見識若不忍許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事

之是非亦無明證是非所印宙合不同悉由人心順違以成

串習雖一人亦猶爾也然則係乎佗者曲直與庸眾共之存

乎已者正謬以當情為主近人所云主觀客觀矣寓言篇云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斯則五十九時所謂是者固無非想  
今以六十時見非五十九時見其事雖可必云當五十九時  
已非則爲倒論所以者何五十九時自非之心未成故又況  
道本無常與世變易執守一時之見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  
異域非宗國以宗國此正顛倒之說比於今日適越而昔至  
非異域者其何視此斯善喻乎世俗有守舊章順進化者其皆未喻斯旨也外物  
篇云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故曰至人不畱行焉順進化者以今非古則誣言也又曰夫  
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守舊章  
者以古非今是亦一孔之見矣是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地  
作此皆生於人心心未生時而云是非素定斯豈非以無有  
爲有邪夫人雖有忮心不怨飄瓦以瓦無是非心不可就此  
成心論彼未成心也然則史書往事昔人所印是非亦與今  
人殊致而多辯論枉直校計功罪猶以漢律論殷民唐格選  
秦吏何其不知類哉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云天不  
變道亦不變智愚相縣乃至於此

言者是爲有相分別依想取境如其分齊以成音均詘曲自  
表所想故謂之言墨子經說云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民若畫僂也此則言得成義吹非成義其用固殊然則古今



異語方土殊音其義則一其言乃以十數是知言本無恆非有定性此所以興有言無言之疑謂與轂音無別也則陽篇云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假令殊方異類乍相逢遇互聽所言亦與是無異矣隱讀如隱凡之隱字正作豈所依據也道何所依據而有真僞言何所依據而有是非向無定軌唯心所取詳前世論道不依一軌夷惠行殊箕比志異猶皆謂之至德固知道之無常也子雲仕新子魚輔魏其視龔管二賢誠若有歉然昔人皆賢之者蓋以長德繫行著於言動君臣去就之間特其小小疵點猶愈冉有季路之倫也晚世以一端爲大節乃謂楊華佗諛斯亦封執之甚大方所不談矣此其衰也帝王之法依以爲公義是道隱於小成京雒之語依以爲雅言是言隱於榮華荀子正論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

是也故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此皆隨俗雅化豈所語於致遠者乎儒家法周墨家法夏二代嘗已小成榮華而其是非相反由是競生部執如復重仇還以其情明其自繆則曰物無非彼言更相彼也物無非是言各自是也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用郭義人皆自證而莫知彼豈不

亦了他人有我他人之我但依計度推知非恆審證知故由此佗心及彼心所有法亦以計度推知翺忽之閒終有介爾障隔依是起爭是非蠱午夫其執有是非者若無我覺必不謂彼爲非若無彼覺亦不謂我爲是所以者何此皆比擬而成執見向無比擬即以散心任運處之其猶閭婢子都不與眾人共鑑必不自謂美好由斯以言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曾



無先後而因果相生則知彼是觀待而起其性本空彼是尚  
空云何復容是非之論以方生喻彼是者一方生即一方滅  
一方可即一方不可因果同時則觀待之說也聖人無常心  
以百姓心爲心故不由而照之於天知彼是之無分則兩順  
而無對如戶有樞旋轉環內開闔進退與時宜之是非無窮  
因應亦爾所謂莫若以明也或者難言因時敷政固無典常  
制割大理寧無真繆應之曰非謂是也仁義之名傳自古昔  
儒墨同其名言異其封界斯非比量之所能明亦非聲量之  
所能定更相違戾唯是黨伐之言則聖人不獨從也若乃儒  
徵於人墨徵於鬼斯乃虛實易明非莊生所論列矣或復難  
言行義無常語言非定此皆本乎情感因乎串習故不可據

理以定是非白黑之相救麥之姿不待名言而生辨異離言  
自性豈可亂邪應之曰無相分別如其自身莊生固無遮撥  
及在名言白表白相黑表黑相救表救事麥表麥事俗詮有  
定則亦隨順故言斯爲照之於天不因己制是故指鹿爲馬  
以素爲玄義所不許所以者何從俗則無爭論私意變更是  
非即又蠶起比於向日鼎訟滋多是以有德司契本之約定  
俗成也或欲引用殊文自移舊貫未悟文則鳥迹言乃鷃音  
等無是非何閒彼我不曉習俗可循而起是非之見於是無  
非而謂非於彼無是而謂是木偶行尸可與言哉茲亦醉心  
於小成榮華者也  
指馬之義乃破公孫龍說指物篇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



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  
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彼所謂指上指謂所指者即境下指謂  
能指者即識物皆有對故莫非境識則無對故識非境無對  
故謂之無有對故謂之有以物爲境即是以物爲識中之境  
故公孫以爲未可莊生則云以境喻識之非境不若以非境  
喻識之非境蓋以境爲有對者但是俗論方有所見相見同  
生二無内外見亦不執相在見外故物亦非境也物亦非境  
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矣白馬論云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則  
云以馬喻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白馬之非馬所以者  
何馬非所以命形形者何邪唯是句股曲直諸綫種種相狀

視覺所得其界止此初非於此形色之外別有馬覺意想分  
別方名爲馬馬爲計生之增語而非擬形之法言專取見量  
真馬與石形如馬者等無差別而云馬以命形此何所據然  
則命馬爲馬亦且越出見量以外則白馬與馬之爭自絕矣  
此皆所謂莫若以明也廣論則天地本無體萬物皆不生由  
法執而計之則乾坤不毀由我執而計之故品物流形此皆  
意根徧計之妄也或復通言破指之義誠無餘辯破馬之義  
但乘公孫言詞之隙因而墮之假令云馬者所以命有情白  
者所以命顯色命顯色者非命有情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其  
奚以破之邪應之曰此亦易破鋸解馬體後施研擣猶故是  
有情否此有情馬本是地水火風種種微塵集合云何可說



爲有情數若云地水火風亦是有情者諸有情數合爲一有情數雖說爲馬唯是假名此則馬亦非馬也又公孫以堅白爲二堅白與石不可爲三如是馬中亦有堅白堅白可二白馬不可爲二說還自破若云石莫不白馬有白者馬有青驪石亦自有黃黑白非馬之自相亦非石之自相何故白與石不可離而獨與馬可離此皆破之之說也

如上所論皆說成心之義應分三科第一明種子未成不應倒責爲有第二明既有種子言議是非或無定量第三明見量所得計爲有實法實生者即是意根妄執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此破名守之拘亦空緣生諸相道行之而成指緣生物謂之而然指名守次皆遮撥之言今以方便先說破名守事其言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者觀想精微獨步千載而舉世未知其解今始證明詳彼意根有人我法我二執



是即原型觀念以要言之即執一切皆有自性名必求實故有訓釋之詞訓釋詞者非古今方國代語之謂一謂說其義

界

此土訓釋文字者兼有二事如說文云元始也此為代語吏治人者也此為義界

求義界者即依

我執法執而起二謂責其因緣以其如此謂其先必當如彼由如彼故得以如此必不許無根極求根極者亦依我執法執而起三謂尋其實質以不許無成有謂必有質求實質者亦依我執法執而起故無意根必無訓釋

攝大乘論曰云何知有染汙意謂此

若無訓釋詞亦不得有世親釋曰能思量故說名為意此訓釋詞何所依止非彼六識與無聞識作所依止應正道理已謝滅故無性釋義亦同然不諸說義界似盡邊際然皆以義以我執法執為說猶有未備

解義以字解字展轉推求其義其字唯是更互相訓如說一字若求義界當云二之半也或云半之倍也逮至說二字時

又當云一之倍說半字時又當云一分為二二與半必待一而後解是則說一字時猶未了解二字半字之義以其未解者為解與不解同若初說一字義界時問者責言何者為二何者為半又當舉一之倍以明二舉一分為二以明半斯非更互相訓邪一二同聚其更互相訓易知其他非同聚者說單字時必以數字為其義界逮說彼數字時復須數字為之義界如是展轉至盡還即更取前字為最後字義界何以故不能捨字解字捨義解義故字數有盡不得不互相解故既互相解寧能明了知其義界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言捨本字更不能解本字也諸責因緣推理之語是也然責因實不可得如有人言身中細胞皆動問細胞



何故動即云萬物皆動細胞是萬物中一分故細胞動問萬物何故皆動即云皆含動力故動問動力何故動即云動力自然動自爾語盡無可復詰且本所以問細胞何故動者豈欲知其自然動邪今追尋至竟以自然動為究極是則動之依據還在動非有因也又如人言知母苦參能退熱病問此藥何故能退熱病即云有某成分熱能退熱故即能退熱病問諸退熱者如冰如雪服之非即能退熱病何故彼能退熱即能退熱病邪即云彼自有能退熱病之力非冰雪例本所以問此藥何故能退熱病者欲知其能退熱病之因非徒欲知其有退熱病之力今追尋至竟以有能退熱病之力為究極是則能退熱病之依據即在能退熱病非有因也如是

井水見丹朽骨發燄尋其因緣即知井下有瀕骨中含磷次問瀕能見丹磷能發燄復何因緣不得不云自爾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言本無真因可求也

按前世亞

黎史陀德言論理學謂前提未了者轉當立量成此前提如是展轉相推分析愈眾然不悟窮智推求還如其本今世或以經驗成論理學及問所經驗者此有故彼有此然故彼然復依何義則亦唯言自爾或云驗已往皆然者即知將來當然及問已往何故皆然復不得不言自爾此皆所謂諸尋實惡乎然然於然也反之即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質若立四大種子阿耨

即極微義

鉢羅摩怒

即量義亦通言極微

電子原子

是也此有二說一據有方分言分析無盡非種非原故一家

復說為無方分佛法假立四大種子即是堅涇煖輕

亦云堅涇煖動

今取輕義以動是表色非觸故由此假立造色種子然離五識所感以外而

求堅涇煖輕之相依何成立

又按色聲香味觸五感所得平等平等今此堅涇煖輕唯是觸



分何緣於五塵中獨取觸塵為彼自性此與公孫龍說義正  
相似堅白論云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物為堅而堅必  
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  
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  
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此謂堅觸在物未形成以  
前而白色在物既形成以後欲求不可感觸之堅不得不說  
為堅藏然則物未形成以前何緣近世亦立二說若有方分  
不可有白藏邪此皆倒執之說也  
剖解不窮本無至小之倪何者為原誰為最初之質若無方  
分此不可見聞臭嘗觸受則非見量此取徧性則無比量比  
皆以通明局以徧明陝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  
物界取徧故無比量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墨子經說云知也者以其知遇  
讓說正物而能貌之若見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  
若明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二說同義今  
計無方分之實質非接非謨本在知識以外實不可得原其

言此必先念萬物皆有實質而彼念亦非隨於見量比量唯  
是隨於原型觀念唯是隨於法執因是立鉢羅摩怒諸名因  
是言有者不可使無無者不可使有且有相者不可使無相  
無相者不可使有相此由總集見量所得而說者也有質者  
不可使無質無質者不可使有質此依有方分物質言義或  
可爾若依無方分物質言唯是非量以無方分者無見量非  
色非聲非香非味且非是觸無見量故亦無由成比量凡成  
者必不能純無見量若得一分見量猶可推以例他今此亦  
無方分之物質雖求一分見量亦不可得則無成比量法亦  
不可說為墮法處色定中所見墮法處色者如定中所見水  
即有方分而世人言此者唯由原型觀念法執所成即此分別法  
執所依唯是俱生法執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言更無見量可證比量可推也凡諸訓釋唯是三端  
名言義想盡于斯矣隨俗諦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依  
勝義說訓釋三端不可得義無義成義則雖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可也如上所論一說義界二責因緣三尋實質皆依分  
析之言成立自義然當其成立時亦即其毀破時成即因明  
入正理論  
所謂能立毀即因明入正理論所謂能破然彼  
就局義說唯在比量此就廣義說兼三訓釋成毀同時復  
通爲一故達者不用而寓諸庸以終不能知其由然故若乃  
執此三端以爲要妙役神明於一義不悟其所解者還即與  
不解同故以狙公賦芋爲喻夫推論至極還與本語不殊刻  
爲當然實無由然之理此所謂名實未虧世人皆謂能推能  
刻者爲智不能推刻者爲愚此所謂喜怒爲用人之迷也固

已久矣聖人內知其違而外還順世老子云常無

謂無名

欲以

觀其妙常有

謂有名

欲以觀其微此之謂兩行也詳此一解金

聲玉振高蹈大虛本非埭政之談從事之訓而世人以爲任  
用機權尋其文義既有不爾又復兩行之道聖哲皆然自非  
深明玄旨何由尋其義趣自子期子玄之倫猶不憭悟況玄  
英以下平詳秋水篇述公孫龍語自謂困百家之知窮眾口  
之辯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喙省此數言宜令公孫口呿舌  
舉豈若孔穿鄒衍之儕以強辭相抵哉既破比量爲無因而  
純無比量唯依法執者亦不許立此乃所謂危言

釋文引字  
略云危圓

酒器也是取圓  
義猶言圓言爾

圓徧一切者矣又詳齊物大旨多契佛經獨

此一解字未二百大小乘中皆所未有華嚴唯說菩薩心欲



於一字中一切法句言音差別皆悉具足大般若經唯說善學一切語言皆入一字善學於一字中攝一切字一切字中攝於一字而不推明其故若知字義唯是更互相訓故一名字中具有一切名字彼亦輔萬物之自然非有琦秘亦自非強爲也自謂夷然四解淪於不測豈虛語乎

由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之義求

之依三訓釋從第一轉佛法有陀羅尼從第二轉佛法有陀羅尼從第三轉佛法有成所作智皆非

視顯法揚眉動目等事從第三轉佛法有成所作智皆非

異自平易近情爾

復次空緣生者謂種種成就皆依於動

行義結生相續動無

初期動之前因還即在動成之前有還即是成亦所謂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也此生彼滅成毀同時是則畢竟無生亦復無滅故鑿真珠者珠滅而墜生鏹升鐵者

液成而升毀如是人雖展轉幻化故未化耳若有化者則不得無取前期也達者知其如是不厭轉生雖化爲鼠肝蟲臂未見有殊豈希圓寂而惡流轉哉證無生滅示有生滅此亦兩行也若海羯爾有無成之說執筆空言不可附合莊氏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



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無物之見即無我執法執也有物有封有是非見我法二執轉益堅定見定故愛自成此皆徧計所執自性迷依佗起自性生此種種愚妄雖爾圓成實性實無增減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故者此也義亦見墨子天志有成與虧此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郭云夫聲不可勝舉故吹管操弦雖有餘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由是以

談一器之中八十四調法爾完具然當其操弄諸調不能同時並發故知實性徧常名想所計乃有損益增減二執苟在不言之地無爲之域成虧雙泯雖勝義亦無自性也然審音持辯者以其良道載之末年辯物之極而求邊際明律之至而說元音敵人所不能明論主亦無以立詳夫自悟悟佗立說有異悟佗者必令三支無虧立敵共許義始極成若違此者便與獨語無異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語隨法執無見比量非獨不可悟佗已亦不能自了故曰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解前破徧計所執後破隨逐徧計之言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與義不相類荀子正名云名無固宜是也攝大乘論世親釋曰若言要待能詮之名於所詮義有覺知起爲遮此故復

說是言非詮不同以能詮名與所詮義互不相稱各異相故此即明言與義不類也若竟無言則有相分別不成攝大乘論世親釋曰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由若不了能詮之名於所詮義覺知不起此即明言與義相類也由是計之言之與義一方相類一方不相類二方和合輻湊寄於意識所謂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如是名言習氣轉生遂覺言義無別所謂與彼無以異也攝大乘論世親釋曰即相應爲自性義是所分別非離於此意與莊生正會問曰云何能詮所詮互不相稱荅曰當以三事明之一者本名二者引伸名三者究竟名云何本名如水說爲水火說爲火尋其立名本無所依若夫由水言準由火言毀皆由本名孳乳此似有所依者然本



名既無所依所孳乳者竟何所持其猶畫空作絲織爲羅縠而已此名與義果不相稱也且又州國殊言一所詮上有多

能詮若誠相稱能詮既多所詮亦應非一然無是事

一所詮上有多

能詮亦有彼此相違者如初哉首基皆訓爲始然所以爲始不同異域名言轉相譯述亦有相狀大同材質各別者說皆見後然唯是引伸名若本名初語則無彼此相違之事其有取相各殊者後亦別論

以此知其必不相

稱云何引伸名荀子正名云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衆而成名名之麗也如令長假借一能詮上有多所詮此亦引伸之

名佗國語隨轉聲與此土容有相異若夫衆名相沓取其引

伸異國亦多此類故有顯目密詮之殊如攝大乘論世親釋

曰言娑洛者顯目堅實密詮流散殑波陀者顯目生起密詮

拔足波陀名足殑名爲拔具戌尼者顯目離開語密詮常勝

空貝者表勝戌者表空尼者表常波魯師者顯目麤惡語密詮住彼岸波表彼岸魯師表住尋其意趣本以衆名成語然其所詮與彼二名有異雖意相引伸而見相有別從二名之本義即是密詮從衆名之見義即是顯目以吾衆語計之如言公主顯目帝女本義乃是平分燭煖如言校尉顯目偏將本義乃是木囚火伸如言列侯顯目二十級爵本義乃是解骨射侯如言鴻臚顯目主賓贊官本義乃是大雁肥腹苗本嘉穀裔本衣裾遠孫亦曰苗裔酋本久酒豪本豪豬夷目亦曰酋豪顯目密詮相距卓遠若斯之倫不可殫舉若本名與本義相稱引伸名與見義即當相違若引伸名與見義相稱本名與本義便亦相違然用麗俱得互不相礙以此知其必



不相稱世人或謂學術與言有異恆語此土名義不能剴切  
遠西即無斯過此亦不然彼土學者新立一義無文可詮即  
取希臘羅甸舊語轉變成名聊以別於世俗猶是引伸名也  
希臘舊語或有詮表學術者義亦不全形學本言實爲測地  
一校其義界通局有殊乃至近世電學得名語因虎魄化學得  
一 名語因黑土或云即埃及補提異名物理學名語因藥品或因轉語或  
仍故名何以言剴切乎夫能取意念所取事相廣博無邊而  
名言自有分齊未足相稱自其執也云何究竟名尋求一實  
詞不能副如言道言大極言實在言實際言本體等道本是  
路今究竟名中道字於所詮中徧一切地云何可說爲道大  
極本是大棟棟有中義今究竟名中大極字於所詮中非支

定器無內無外云何可說爲大極實在實際者本以據方分  
故言在有邊界故言際今究竟名中實在實際字於所詮中  
不住不著無有處所封畛云何可說爲實在實際本體者本  
以有形質故言體今究竟名中本體字於所詮中非有質礙  
不可搏掣云何可說爲本體唯真如名最爲精審莊生猶言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然言說之極唯是爲表以此知  
能詮之究竟名與所詮之究竟義不能相稱用此三端證其  
不類世人不了斯旨非獨暗于眇義亦乃拙于恆言觀夫轉  
譯殊言唯覺彼此同相轉成誣繆其過多矣且如此土言赤  
遠西英羯蘭言索特德意志言蘿帖不知索特蘿帖與赤類  
邪其不類邪原夫始通殊域求其語言者聞索特聲及蘿帖



聲猶未了解語者或指丹沙紅藍染帛相示是故得知此語  
是赤展轉相授以爲不二然此土人眼黑如純漆彼土人眼  
曄爾瀆藍視色寧無差異如人以眼從涅頗黎中窺物赤色  
即有增上黑相從藍頗黎中窺物赤色即有增上藍相增黑  
即紫增藍即紺如是有一眼如清泠水玉者眼色唯是空一  
顯色然後視赤無差而此黑眼人所得赤色如實是紫藍眼  
人所得赤色如實是紺雖猶別有紫紺之相以彼赤上所增  
黑藍轉益加深是故等差增益無有爽異然今吾所得赤固  
非真赤而彼遠西人眼所取之相名爲紫特蘿帖者又不當  
於此土人眼所取赤相正相當於此土人眼所取淺紺之相  
雖指物適同而見相各異指物同則類見相異則不類類與

不類等是依彼丹沙紅藍染帛相與爲類是故譯卡爲紫特  
蘿帖亦譯紫特蘿帖爲赤遂若與彼無以異者究其見相何  
得不相異邪縱復刺取同類人語用相比合梵人黑眼亦稱  
赤爲遏蘿柯德與彼紫特蘿帖同根然復不可相證彼亦同  
依丹沙紅藍之屬語相流行猶是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夫  
焉足以相證乎若夫引伸之義各循其本顯目則譯語同密  
詮則根語異如梵語稱字曰奢婆達其本謂聲此土曰字本  
謂孳乳梵語稱惠曰求那本謂增倍此土曰惠其本謂得要  
以名譯奢婆達名即書名正名之名名本以多譯求那戰功  
與增倍義近或自命亦言鳴也有聲義則隱顯皆容相應言字言惠顯目雖同密詮  
譯功惠猶近之自異然諸隱顯無礙者無過十之一二是故諸譯語者唯是



隨順語依語果不可得其語相語因不喻此旨轉相執著則

互相障隔者多而實不可轉譯假令梵人言漢字非奢婆達

也若轉譯云漢字非字此即大謬何者本以摹乳而成何得

言非字邪近人或舉遠西人言漢字非字唯是符號此皆不

可轉譯之語譯非知齊物之旨即轉相吹點還為頌美者多

矣若究竟名中語義多有不齊如莊生言靈臺庚桑楚篇臺有持

義釋文本謂心能任持淮南傲真訓臺簡以游大清注臺猶

持也釋名釋宮室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墨子

經說云必謂臺執者也相當於梵語之阿陀那又言靈府德

臺執亦即持執之義符府有臧義說文府文書藏也曲禮注府謂寶藏貨相當於

梵語之阿羅邪亦作阿賴邪阿黎邪此則意相會合者爾若彼言阿德

門此譯為我乃至補特伽羅遂無可譯以我已吾余印陽諸

名無有稱彼數取趣義者又此言物并包有生無生而彼但

有薄呼耆婆祇言眾生不兼無生之義彼土或總言達爾摩

相當於此法字又於言物義不相稱世人或言東西聖人心

理不異不悟真心固同生滅心中所起事相分理有異言語

亦殊彼聖不易阿姦邪聲此聖不易東西夏語寧得奄如合

符泯無朕兆精理故訓容態自殊隨順顯相意趣相會未有

畢同之法也夫語言者唯是博基五木旌旗之類名實本不

相依執名為實名家之封囿淫名異實狂人之龜愚殊涂同

歸兩皆不可夫然將何以為中道邪墨子經說曰二名一實

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

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

-10 286 32 897" data-label="Text">

但有一同雖兼數異且說為同其精審者唯是同多異寡墨



子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北同紂同  
一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或兼數者有之抑亦可以稱  
說矣故曰請嘗言之也攝大乘論所謂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夫斷割一期故有始長無本剋故無始心本不生故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計色故有計空故無離色空故未始有無離徧  
計故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此分部爲言也不覺心動忽然念  
起遂生有無之見計色爲有離計孰證其有計空爲無離計  
孰證其無故曰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然今之論者見是有言言既是有所詮之有寧得遮撥爲無  
而此能詮誠合於所詮不又無明證故復說言未知吾所謂  
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攝大乘論無性釋曰名於事爲

客事於名亦爾非如一類謂名與義相稱而生互相繫屬名  
義既不相稱雖有能詮之名何與所詮之事大乘入楞伽經  
說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見見龜毛兔角石女兒等世人  
於中皆起言說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說耳又云非由言說  
而有諸法此世界中蠅蟻等蟲雖無言說成自事故此則名  
事非獨相容且或相離也

夫如言而計則大小壽夭之量歷然有分此但妄起分別未  
悟處識世識爲幻也就在處識世識之中於此平議爲大小  
壽夭者彼見或復相反夫秋豪之體排拒餘分而大山之形  
不辭土壤惟自見爲大故不待餘惟自見爲小故不辭餘也  
殤子之念任運相續而彭祖之志渴愛延年任運自覺時長



渴愛乃覺時短矣所以爾者小不可令至無厚大不可令至無外一瞋不可令無生住終古不可令有本剽其猶一尺之捶取半不竭故雖等在處識世識之中而別相卷舒非桀獲壺箭所能定也或云安妙高於豪端攝劫波於一念亦無倚焉末俗橫計處識世識爲實謂天長地久者先我而生形隔器殊者與我異分今應問彼即我形內爲復有水火金鐵不若云無者我身則無若云有者此非與天地竝起邪縱令形倣壽斷是等還與天地竝盡執不先亡故非獨與天地竝生乃亦與天地竝滅也若計真心即無天地亦無人我是天地與我俱不生爾故知北游篇說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明本未有

生即無時分雖據見在計未有天地爲過去而實即是見在亦不可說爲過去說爲見在以三世本空故今隨形軀爲說此即竝生而彼一一無生有生諸行非獨同類其實本無自他之異故復說言萬物與我爲一詳華嚴經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法臧說爲諸緣互應寓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義謂萬物無不相互爲種大乘入楞伽經云應觀一種子與非種同印一種一切種是名心種種法臧立無盡緣起之義與寓言篇意趣正同彼作法界緣起章云本一有力爲持多一無力爲依容入既爾多一有力爲持本一無力爲依容入亦爾其華嚴經指歸云此一華葉理無孤起必攝無量眷屬圍繞此一華葉其必舒已徧入一切復能攝取彼一



切法令入已內義皆與寓言篇同欲成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之義法臧立十錢喻及椽舍喻

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此但進位退位

命分之義然以說數自可以之說事即又不可所以者何由此一數進位至十遞進至百千萬億兆京垓正載乃至無量退位亦爾以有退位故知一亦緣成若無小數之十一不得成故以有進位故知一攝於十謂此一數即是十數十分之一非是佗數十分之一故以有退位故知十是緣成若無一數十不得成故以有進位故知十亦如一十之進位望十亦猶十之望一故如是遞進遞退無不皆爾以有命分故知一是緣成謂一亦可命爲三六七九即此一數是若三若六若七若九所緣成故而三六七九亦可命之爲一又此一數亦

攝於三六七九謂據三數此一即是三數三分之一非佗數三分之一若據七數此一即是七數七分之一非佗數七分之一故如是更據六九其義亦爾三六七九亦復如一謂以三六七九爲一如是復可倍爲三六七九即彼三六七九望此三六七九還如一故一於二四五八亦皆同例良由一無定數是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以說數義自可爾說事即不可者事非清淨數量可了有加行轉化所立名有異分合所立名加行轉化所立名者如彼十錢喻是彼言向下數之無十即一不成義自誠諦然一數爲退位十數所緣成一錢更無退位若析一錢爲十便不名錢是故一錢非十小數錢所緣成也異分合所立名者如彼椽舍喻是彼言椽即



是舍若離於椽舍即不成故若去一椽即破舍非好舍故此雖成義而墮因中有果之過與說泥中有瓶相似又云本以緣成舍名爲椽不作舍故無椽此謂椽名由舍而起若不作舍祇名木挺不名爲椽義亦得通然若例之版瓦是亦有過舍雖因版瓦而有版瓦不定作舍此即與椽有異椽名緣舍而得版瓦之名不緣舍得以作几案榜牘棺槨者亦名爲版作瓶甌壺缶者亦名爲瓦故若椽即是舍版瓦不得非舍而彼版瓦名實皆不因舍法臧言舍壞故不名版瓦斯可謂款言游辭矣是故一分成立一分不得成立便非通例若云椽可是舍版瓦非舍者便違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之義蓋法臧未得名言善巧故說多有過如彼錢喻易一錢十錢爲一銖

銅十銖銅義猶可救由錢爲加行轉化之名銅非加行轉化之名故如椽舍喻義無可救由舍是異分和合之名既名舍已乃名舍中支構木挺爲椽若版瓦名非舍亦立作舍無改於椽成義於版瓦即不成義縱復成舍以後版或名搏瓦或名囊唯是依用成義非依體相成義雖此椽名亦唯依用其體相猶是木挺故曰法臧未得名言善巧有類詭辯者也如是彼立二喻既不得成若專以數爲量義故不破今依寓言以解齊物更立新量證成斯旨凡說物種起於無生諸行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云極微是取細色此依有方分言其依無方分言者彼論一百三十二云極微更無細分其實二義皆是假說有方分者無至細之倪無方分者非可知之境然有方分猶近之此七極微成一微塵七微塵成一銅塵俱舍論作金塵七銅塵成一



水塵銅塵水塵今所謂分子也微塵今所謂小分子微分子  
極微乃今所謂原子

依有方分說原子

如一黃金分子更非火齊所

能分析流黃消石執用不行然其度量非不可析又諸金類  
增以溫熱分子張大明其中間自有隙處爾則此一分子更  
待無量微分乃得集成而此黃金分子非獨無量同性微分  
集成亦有無量異性微分集成所以者何若無異性微分即  
不得與異性親和譬如牝牡相和牡中非無牝分牝中非無  
牡分

若牝若牡皆是一牝一牡所生故知即此一分含有二分

若不含二即無親和事故

又若無有異性微分即不得與異性相距譬如牝牡好合牡  
遇外牡情即相妬以單牝遇外牡即不相妬若不含二即無  
相距事故又此黃金分子體有質礙色則是黃黃之與礙爲

一爲二若是一者無緣黃礙相殊是故知其爲二世俗證言  
諸有色者攝日光故然此日光爲染不染若不染者黃則不  
成若有染者金中亦有日分是故金非純金唯是集合又此  
黃金分子雖名無生其實有生所以者何有重能引他物故  
起信論言依不覺故生三種相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  
心動說名爲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  
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  
界妄見離見則無境界一者名業識二者名轉識三者名見  
識此三名細與心不相應故業識即作意轉識即觸見識即  
受竝與阿羅耶識相逐相隨而言與心不相應者明兼無情  
之物天下篇引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無居即業識形



物自著即依轉識所起見識金有重性能引此即業識能觸  
他物此即轉識或和或距此即見識是故金亦有識諸無生  
者皆爾但以智識分別不見隨俗說為無生往昔唯識宗義  
不許四大名為生物佛法諸宗皆爾今應問彼若但有識何故觸有  
窒礙身不能過答言身識不滅不能證無窒礙故不能過非  
外有窒礙故如是雖能成立唯識離諸過咎然復問彼金石  
相遇亦不能過此金為復有身識不若言無者何故金石不  
能相徹金不過石石不過金而言金石本無身識如是人觸  
窒礙不能徹過亦可說言人無身識唯識義壞是故非說金  
石皆有身識不能成唯識義或復詰言此金為復有意根不  
應答言有成此小體即是我見有力能距依於我慢若無意

根此云何成若復難言此金分子分析無盡何者名為自體  
應答彼言以此金塵攝金微塵以金微塵攝金極微假說有方分者  
方其在大大者為體小者為屬方其在小小者為體遞小為  
屬如人身中有諸細胞各有情命人為自體細胞為屬如人  
死已細胞或復化為微蟲此即細胞自為其體以要言之  
有情者必攝無量小有情者是故金分雖無窮盡亦得隨其  
見有說為自體此但依唯識俗諦為言若依真諦即唯是識  
黃礙諸相唯是各各有情見量所得互相為增上緣而實非  
有黃礙黃金既是生物即有進化非以無方分之原子見為  
有方分相說為進化亦不可云分至邊際即見空相由是集  
起乃為進化所以者何小不可令至無厚分至邊際必不能



見空相故是故河伯篇云河伯曰世之議者皆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執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此說至精者不能至無形無形則更不爲至精明無分至邊際便見空相之理知北游篇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明見無值此說不形而爲有形者庸衆所知實無是義所以者何此既無對明見者亦不見故明無無方分之原子見有方分之理是故二者皆不可說進化而此黃金見是有生一分子中有無量同性異性集成是故說爲進化也如是轉上以至集

體顯見者其閒更互爲種明了易知轉至動物如一人體含有無始以來種種動物形性至單細胞而止依此人力又能生起各種細胞而彼細胞唯是細胞果色又食牛羊雞鶩肉者此異性肉亦化爲人肌肉菜果穀麥亦爾虎豹蠃蝨食人嗜人其化亦爾非直血肉筋腱各種果色爲然且如精子亦由各種飲食展轉同化如是精子亦緣無量異性生命集成其更相爲種益明下逮金石既亦含於人體或啖雲母或餐鍾乳悉可攝受爲人身分乃至礬石水銀食之隕命既有相害之能即有相和之道譬如緩觸即撫急觸即撻遠火即煖逼火即焦是故無不更相爲種也以因量有隱顯故果色亦有隱顯依顯了說即不同形法臧所謂本一有力爲持多一



無力爲依是也若依人力生一細胞法臧所謂多一有力爲持本一無力爲依是也然諸小乘異宗亦能了此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一云如堅物中四大極微體數雖等而其執力地極微增乃至動物說亦如是如一兩鹽和一兩麴置於舌上鹽生識猛麴生識微此亦如是彼論十一又引諸法相隱外道說諸有爲法互相臧隱明知依持隱顯之說亦不始自華嚴以有顯果是故胡麻不生赤豆穠稻不生小麥形性無亂庚桑楚篇云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言待一切方能成一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言已成顯果者介然恃其一切具足故更排拒佗物也凡此萬物與我爲一之說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之說無盡緣起之說三者無分雖爾此無

盡緣起說唯依如來臧緣起說作第二位若執是實展轉分析執無盡量有無窮過是故要依臧識說此微分唯是幻有何者彼彼皆我相分而我亦是彼彼相分若有少缺執不自成斯在臧識其用固然復有意根令其堅執有乘剛之志故觸礙幻生懷競爽之心故光采假見而實唯是諸心相構非有外塵即知北游篇所云際之不際本論所云咸其自取義始得通沙門愚者謂無盡緣起說視如來臧緣起說爲勝此既顛倒心色又不悟有無窮過也又謂如來臧緣起說視臧識緣起說爲勝不悟臧識即如來臧楞伽密嚴皆言之且依幻有說萬物與我爲一

若依圓成實性唯是一如來臧一向無有人與萬物何形隔器殊之有乎所謂一者何邪般若經說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是故一即無見無相何得有言以臧識



中有數識既見爲一不得無一之名呼此一聲爲能詮之名  
對此一者爲所詮之事是一與言爲二識中一種更與能詮  
所詮異分是二與一爲三本自無性而起三數故曰自無適  
有以至於三無適者不動之謂一種一事一聲泊爾皆寂然  
後爲至所因者何因其本是一也此說齊物之至本自無齊  
即前引大般若經所謂不可說爲平等性乃名平等性也釋  
第一章竟

二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  
有右有論有議從崔本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  
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  
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  
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而  
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

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然則此自別爲  
一章也仍衍第一章意說齊物用道未始有封者郭云冥然  
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者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爲是  
而有畛者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六合之外謂  
大宇之表六合之內謂即此員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世



亦見外物篇律歷志有世經則歷譜世紀之書其短促者乃是紀年春秋以十二公名篇亦歷譜世紀也志即史志慎子云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往事即先王之志明非爲後王制法也字表事狀不可臆知知其非無故存之不可別別陳說故不論列之也字內事亦無限遠古之記異域之傳有可論列人情既異故不平訂是非也春秋局在區中而其時亦逝矣有所臧否祇隨成俗左氏多稱君子是其事類第一章云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夫加之王心爲漢制法斯則曲辯之言非素王之志矣詳夫物量無窮天地未足以定至大之域是固莊生所明猶云存而不論者六合有外可以比量知其總相其外何狀既無見量

無由知其別相存則無損減不論則無增益斯爲眇契中道佛典多論世界形相荒忽難知近世言天文者或云歲星之上有大海隄熒惑之上有大鐵道

取怪者云以遠鏡望熒惑星彼星亦有一人持鏡對

望夫望見鐵道可也既見其人又見其所持遠鏡然則山川城郭邑屋之倫大於人體遠鏡多矣何因反不能見豈所謂明察秋豪不見輿薪者乎足知是妄此竝難求實相就云遠鏡所睇而其它

察天文者都未諦見獨此一人見之何哉即此員輿以內鄒衍說有八十一州淮南地形亦說種種殊相今竝無有然莊子禠篇亦有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子胥諸首言多詭誕或似

山海經或類占夢書者

見經典釋文序錄

豈所謂論而不議將郭子

玄所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者乎夫其風紀萬殊政教各異彼此擬議率皆形外之言雖其地望可周省俗終不悉也若



夫春秋者先王之陳迹詳其行事使民不忘故常述其典禮  
後生依以觀變聖人之意盡乎斯矣天下篇曰春秋以道名  
分名定故無君帝寧王之殊號分得故無漂杵馘磨之盈辭  
斯其所以爲美其他懲惡勸善率由舊章若欲私徇齒牙豫  
規王度斯未知無方之傳應物不窮豈以姬周末世而能妄  
臆羸鐺之變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明孔父本  
無是言公羊曲學成此大愚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此二本  
義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此三譬稱之辭園者司馬  
云圓也驚馳愈遠本量愈乖是爲畫圓成方也知止其所不  
知者即不論不議之謂孔子亦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釋迦稱一切知

者然於俗諦唯是隨逐梵土故言故說史志方輿等事多有  
不實此則內外聖哲軌轍有殊者矣詳夫徵事求因自謂無  
所不了然夫有形之方長短可劑而平方求弦巧算之所不

盡

兩自乘之數相等者并之開方不能適盡

大方函小隸首之所不知

大方函小方積數適

相倍相半而小方之廉即大方之弦弦可盡則廉必不可盡

故知北游篇云物已死生方

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轉復觀之形物鵠  
自然白鳥自然黑孔雀文采棘鍼鋹刺銑鐵必有慈石之用  
石英必成六觚之形縱復說爲想成說爲業用何故唯此而  
能如此此但可說爲扁然固存者夫規槩之審物曲之近猶  
不可盡明如是況其至遠者乎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  
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謂事有象而理難徵也釋第二章



竟

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故爲發端之辭舊有其例禮運故聖人參於天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正義皆別標一章不承前語易繫辭傳多言是故亦與前文不屬竝是更端之語知此不連前爲一章也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郭云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

解耳若乃物鳴其性各安其所安無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子玄斯解獨會莊生之旨原夫齊物之用將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無所慕往饗海鳥以大牢樂席鸚以鐘鼓適令顛連取斃斯亦衆情之所恆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文野不齊之見爲桀跖之嚙矢明矣若斯論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將弗受世無秦政不能燔滅其書斯仁者所以潛然流涕也墨子雖有禁攻之義及言天志明鬼違之者則分當夷滅而不辭斯固景教天方之所馳驟亮不足道孟子以善戰當服上刑及舉葛伯仇餉之事方云非富天下尚考成湯伊



尹之謀蓋藉宗教以夷人國誠知牛羊御米非邦君所難供放而不祀非比鄰所得問故陳調諷待其嚮言爾乃遣眾往耕使之疑怖童子已戮得以復仇爲名今之伐國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復蒙其眩惑返觀莊生則雖文明滅國之名猶能破其隱慝也二者之見長短相校豈直龍伯之與焦僥哉或云物相競爭智力乃進案莊生外物篇固有其論所謂謀稽乎誡知出乎爭春雨曰時艸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脩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知之審矣終不以彼易此者物有自量豈須增益故寧絕聖棄知而不可鄰傷也向令齊物一篇方行海表縱無滅於攻戰輿人之所不與必不得藉爲口實以收淫名明矣王輔嗣易說曰以文明之極

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負塗穢莫過焉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嵬憊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輔嗣斯義豈所謂莊生之素臣邪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蓬艾爲言何邪荅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爲名此是擣杙窮奇之志爾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閒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歟故應務之論以齊文野爲究極此章纔有六十三字辭旨淵博含臧眾宜馬蹏胥盜跖諸篇皆依是出也釋第三章竟



四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庸巨從徐本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巨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鱗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眴從班本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狙

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海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

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

端乎

物所同是謂眾同分所發觸受想思子所不知謂觸受想思

別別境界何緣而發又若識及根塵既由迷一法界而成迷

本無恆何故數限於六不能有七如第一問已證圓成實性

而見依佗起性者當能知之如第二問雖釋迦亦不能知也

迷一法界乃成六識六根六塵或欲強說云猶平方一面轉

作立方六面不可增令七面不可減令五面其執自然易有

六爻義亦取此作易者極深研幾頗明此旨爻者爻亂之義

六爻者即六亂相因于六亂識也此說似是然立方六面不

可減令至五不可增令至七若六識六根外合六塵此唯人

及鳥獸爲然蛤蚌介類不見有眼耳鼻等識根外亦無彼三

塵然則增之不可令七減之非不可令五令四令三與立方

六面殊例且縱依立方例迷一法界何故依平方方法轉成六

事何故依立方方法庚桑楚篇曰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此終不可知者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昇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動以不得已者，謂有根識即不能無塵，又亦目視耳聽不能相爲也。動無非我者，謂本由迷一法界成此六事。迷者即如來藏，如來藏此謂真我。次及無自主者，皆謂之動以不得已。已有自主者，皆謂之動無非我。二者名固相反，實還相順。何以明之？由我自迷，故生六事。此則動無非我爲因，動不得已爲果。由此六事不能相爲，乃生勝解及慧，或則決定不可轉移，或則簡擇不可眩惑。此又動不得已爲因，動無非我爲果。近世塞楞柯調和必至自由二說，義正類此。然物類取劣

者，唯是動不得已。金石悉然，蟲亦近之。委心任化，此謂唯蟲能蟲。心無勝解，此謂唯蟲能天。聖人樂天亦效是爾，乃若全人則不然。知彼亂識因迷，故成是以惡天也。然且不壞法性，是謂工乎天。發心趣道，是謂俚乎人。又知迷悟不二，故都不辨天人也。夫然迷一成六義，雖可知迷一所成，不過於六。此終不可知者，起信論解之曰：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眾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又曰：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眾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此謂方位本有，或分四正四隅，或析爲二十四，或析爲三百六十。迷者雖迷，終不出此數外。若爾，本覺心中豈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六識及彼所取六塵？何故迷時乃



有此數此仍不能解也物無知者起信論所謂一切眾生不  
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而實  
不覺亦不可知所以者何迷亦是覺物無不迷故物無不覺  
今云無知雖一切知者亦何能知之然則第二第三兩問皆  
不可知唯第一問容有可說觸受想思唯是織妄故知即不  
知也達一法界心無分別故不知即知也次舉五感所取任  
運分別所得明見相本無定法夫冰寒火熱世以為塵性必  
然然款冬華於層冰火鼠游乎赫燄司馬紹統說火不熱已  
引火鳥火蟲為證俱舍  
論九云曾聞折破炎赤鐵團見其中有蟲生今人亦見鎔白  
金者以一種微菌同置鑪中白金已鎔菌猶故活是皆其例  
則知冰未必寒火未必熱人所謂知或應款冬火鼠所謂不  
知即彼所知此亦以為不知此之不知又應彼所謂知矣然

則物情既殊以何為質世之驗者輒以湏流升降審察寒煖  
徒以白日曬光積燎流燄所熏之處湏自上騰而未知其果  
熱耶且非熱耶司馬紹統說火不熱云金木加人則有楚痛  
而金木非楚痛則知火亦非熱假令欲驗痛之微勳橫刀決  
石持箠打囊觀其組裂難易則於人楚痛深淺可知而彼石  
囊曾無痛覺夫然以湏驗熱亦奚以異此邪如是執用流轉  
理亦同斯夫索畱薪於熾燄燄無能畱之薪求恬羽於轉颿  
颿無自恬之羽此但人類依以為驗而火不焚水風不吹光  
毳布浣火而不焦江豚逆風而無僂則知火不能焚風不能  
盪也所以者何對於爾所能焚能盪對於爾所不焚不盪即  
不得說為能焚能盪者如彼牛羊視人為能殺者而人不能



殺地水火風則人實不爲能殺者故發正處正味正色之間  
明能覺者既殊則所覺者非定此亦所以破法執也人與飛  
走情用或殊轉驗之人蜆醢古人以爲至味燔鼠粵人以爲  
上肴易時異地對之欲噉亦不應說彼是野人我有文化以  
本無文野故轉復驗之同時同地者口之所適則酸腐皆甘  
旨也愛之所結雖嫫母亦清揚也此皆稠處恆人所執兩異  
豈況仁義之端是非之塗而能有定齊哉但當其所宜則知  
避就取舍而已必謂塵性自然物感同爾則爲一覲之論非  
復齊物之談若轉以彼之所感而責我之亦然此亦曲士之  
見是故高言平等還順俗情所以異乎反人爲實勝人爲名  
者也若夫至人者親證一如即無岐相見覺無有風雷寒熱

尚何侵害之有大毗婆沙論三十一云傾動大捨故名大悲  
若佛安住大捨法時假使十方諸有情類一時吹擊大角大  
鼓或見雷震掣電辟歷諸山大地傾覆動搖不能令佛舉心  
視聽此乃所謂至人郭云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  
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重介於胸中也釋第四章竟

**五**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  
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北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  
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脂合置其滑濫以隸相尊眾人役



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北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莫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

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此章初說生空次說生空亦非辭辯可知終說離言自證不就利不違害者郭云任而直前不喜求者謂不欲求長生亦



不欲求寂滅不緣道者謂知道不可緣所證無有境界若華嚴經說無有少法爲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故雖隨俗言緣其實不緣也無謂有謂者寓言篇云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謂無謂者寓言篇云終身言未嘗言也游乎塵垢之外者郭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此本妙道之行而長梧子方復以爲早計者此理本在忘言之域非及思議之閒不悟其因而求其果終入徇督之塗故嘗爲妄言令隨順得入也旁日月等皆說生空明所以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之故旁日月者喻死生如晝夜挾宇宙者喻萬物本一體脗合者郭云無波際之謂滑濬者向作汨濬云未定之謂此當喻亂相亂體隸者田子方篇曰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此乃近神我說亦得通如來臧說未審本義何屬詳其言隸以比四支百體總爲身根以隸相尊即佛法所謂薩迦耶見此言死生無異萬物一如於中妄著亂相亂體乃起薩迦耶見衆人馳流無已而聖者愚菴若不知也愚非誠愚人閒世篇云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司馬云闕空也室比喻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

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以無知知即愚菴義不止坐馳即役役義夫愚菴者其觀萬歲猶一純束之中纏縛不解萬物盡然以是薩迦耶見積起塵勞斯非知者所能知乃不知則知之矣如言而計說生惡死寧知非惑喻以麗姬涕泣此非以



死爲得所特矯說生之義覺夢之喻亦非謂生夢死覺大覺知大夢者知生爲夢故不求長生知生死皆夢故亦不求寂滅愚者不悟身爲臺隸而顧君牧視之見有主宰斯亦固矣然長梧所論亦非親證實相之談故必俟大聖於萬世庶知其解次明雖俟大聖亦不可定生空義何以明之辯者證者無過四句雖復待之大聖大聖有自證之功亦無證佗之語以大聖語亦隨俗不離四句故夫然則有謂無謂無謂有謂之爲妙道於是斷可識矣終說和之以天倪者以大聖亦不能證成生空故惟有自證也天倪者郭云自然之分云何可知謂離絕擬議自內證知斯爲知自然之分如飲井者知其鹹淡非騁辯詭辭所能變然則是異不是然異不然造次而

決豈勞唇舌而煩平訂哉然諸自證亦有真俗之殊五感所得言不可破其間能覺所覺猶是更互相待青黃甘苦諸相果如是青黃甘苦否大宗師篇云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此徒俗中自證未爲真自證者其真自證乃以不知知之如彼起信論說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即是徧照法界義故大宗師篇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爲離絕相見對待之境乃是真自證爾化聲者即謂似法似義有見意言自非親證而待左證平議於人言雖遇大聖猶不能條理斯義亦與不待無殊何爲棲棲遠求萬世乎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者寓言篇云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



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詳彼文義謂依據  
故言若因明所謂聖教量者足以暫寧諍論止息人言乍似  
可任而非智者所服唯和之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  
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謂齊死生忘義謂遣  
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至理暘乎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  
窮本郭義詳荀子致士篇亦云美意延年修身篇亦云扁善之  
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豈謂能使  
顏淵秀實伯牛考終哉能見道者善達生空則存亡一致已  
證道者刹那相應則舒促改觀夫然故知游乎塵垢之外非  
虛語也釋第五章竟

六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從或本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  
蚘蝸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釋文景映水反本或作影今按景本訓光當如字讀罔兩向  
云景之景蓋謂反射餘光夫晷景遷馳分陰不駐此爲自無  
主宰別有緣生故發罔兩問景之端責其緣起世人皆云光  
待日輪或復待火或復待電亦云光所由傳待諸游氣轉上  
氣盡別有伊態爾者爲之傳引此則日火電等爲其本因餘  
悉外緣然彼光熱電三展轉相生有無窮過故曰吾有待而  
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光必相傳故能破闇十二  
門論所說證不到闇蓋已無效然傳光待氣世所證知以頗



黎瓶排令氣盡光復得通由此說言復有精氣名伊態爾爲  
能傳光而彼伊態爾者誰所證得或說真空中有欸柰不驗  
盧維其無證亦同此之言更無理喻復云何知真空不能傳光故曰吾待蛇蚺蜺  
翼邪然則光景駁流人所恆覩揣其由然前者即違比量後  
者即無見量皆不極成故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佛  
法立四種道理若斯之流不見作用道理唯有觀待道理不  
得證成道理唯依法爾道理且彼法爾道理者即猶老莊所  
謂自然近人簫賓問爾於轉化充足主義忍識充足主義之  
外別立存在充足主義亦猶佛法之立法爾道理也而彼自然亦非莊生所能誠信如全人惡  
天之說言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者非信法爾道理正破因果律耳佛法立十二  
緣生前有後有推盪相轉而更無第一因大乘入楞伽經曰

大慧菩薩白佛言佛說緣起是由作起非自體起外道亦說  
勝性自在時我微塵生於諸法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  
起非義有別外道亦說以作者故從無生有世尊亦說以因  
緣故一切諸法本無而生生已歸滅如佛所說無明緣起乃  
至老死此說無因非說有因世尊說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時  
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是故外道說勝非如來也何  
以故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  
復待因如是展轉成無窮過此即莊  
生所破又此有故彼有者則無  
有因佛言我了諸法唯心所見無能取所取說此有故彼有  
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大慧若不了諸法唯心所見計有能  
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詳夫



因緣及果此三名者隨俗說有依唯心說即是心上種子不可執著說有是故緣生亦是假說莊生云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正謂此也唐世沙門多謂莊生不達緣生之理案寓言篇云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非無命非有命即不得不說緣生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此以是日徂此所引者乃仲尼說明言死生有待誰謂孔莊二哲不達緣生特無十二種名號耳然依庚桑楚篇云有生黜也披然曰

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前有之生也

以知為師

無明行識三才通得

知因以乘是非

因識以起彼此之見則心物宛殊矣

果有名實

名實即名色亦兼六處知為因

名實為果即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也

因以己為質

己謂身根因有名色六處因是起觸觸以身根為質

使人以為己節

節者字本作己說文己瑞信也非彼無我以觸彼故方知有我是使所觸者為能觸者之

符驗也故次得受愛取有四支

因以死償節

償弓猶持弓者事已則致弓也觸受愛取有既了所作成辦乃

以死償節則更趣後有之生死二支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

以窮為辱

知愚之見即惑名辱之見即業此總舉緣生之事

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

學鳩同於同也

向之移是為今之人今之移是為後之人雖因業所感取趣有殊而因惑所成結生無異

故曰蜩與學鳩同於同也

此所引者乃老聃說與十二緣生大體相符且

譯者所用因果二名尚因莊子

莊子所言果與佛典之果同義其言因者則倒本前事之

言與佛典辭氣有差義乃無異

輒以孔隙之明妄非先達驛孰甚焉又云莊



生不達唯心之理詳此所謂成心即是識中種子德充符所言靈府即是阿羅邪識庚桑楚所言靈臺即是阿陀那識阿羅邪譯言臧阿陀那譯言持義皆密合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許叔重郭子玄皆說靈臺爲心釋文云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夫靈臺有持者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也不知其所持者取深細不可知也解深密經云阿陀那識取深細三不可持者有情執此爲自內我即是妄計若執唯識真實有者亦是法執也不見其誠已而發者意根以阿陀那識爲真我而實不見其形然思慮動作依之以發也每發而不當者三細與心不相應也業入而不舍者六麤第五爲起業相白黑羯

磨熏入本識種不焦敝

每發而不當說惑業入而不舍說業

由前異熟生後異

熟非至阿羅漢位不能捨臧識襍染也每更爲失者恆轉如暴流也詳其言持言業言不舍非獨與大乘義趣相符名相亦適相應雖以玄奘窺基之辯何能強立異同哉然此章復破緣生而作無因之論寓言篇且云生無所自說者不了遂謂莊生純執自然佗無所曉斯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獵者猶視乎數澤也大宗師篇云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此謂不知生死所緣非誠不能簡別也徒以推究無窮故簡之而不得斯亦莊生所以自喻誠令專說緣生果能避無窮過乎說無因者亦佛法取後了義大乘入楞伽經云世論婆羅門問我言無明愛業爲



因緣故有三有邪爲無因邪我言此二亦是世論是則緣生正是世論無因無緣而生亦是世論又云爲除有生執成立無生義我說無因論非愚所能了一切法無生亦非是無法如乾城幻夢雖有而非真此乃以無因論爲究竟蓋諸法不生因緣亦假雖宣說無因有異常斷二見也

其以乾城幻夢喻雖有而無因

語亦有過乾城具言乾闥婆城即此海市亦以反影回射而成其所依質猶是對岸山巒城郭非爲無因夢亦有因樂彥輔說夢是想云未嘗夢擣齋啗鐵杵乘車入鼠穴以素無其想爾唯幻或可無因然施幻術者亦即是因大抵近事無有不從因緣生者唯展轉推求則不得其第一因耳故雖有無因之義於近事中無可舉例展轉推求無非斯例又云隨俗假言說因緣遞鉤瑣若離因緣瑣生義不可得我說唯鉤瑣生無故不生離諸外道過非凡愚所了若離緣鉤瑣別有生法者是則無因論破壞鉤瑣義夫言別有生法者以其

緣會眾多無有主因可得心既不了由是說無因論此愚夫一切之見也今說生之所因還待前生展轉相推第一生因唯心不覺不覺故動動則有生而彼心體非從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爾者世識三時即心種子因果之識亦心種子不以前後因果而有心唯依心而成前後因果如是說無因論乃成無過假有第一生期此即唯是心動更無他因雖依因果說不覺爲因動爲其果動復爲因生爲其果而實不覺即動動即是生更無差別故曰生無自也問以緣會眾多而生無因論者其義云何荅言凡言因果其間差別眾多瑜伽唯識並說十因五果若專藉一因而成一果者近事固鮮其例今有一人欲破因果之律乃云世俗說言種瓜得瓜爲問瓜子



爲因種者爲因種具爲因種事爲因土田爲因又如撞鐘成聲爲問鐘體爲因撞者爲因撞具爲因撞事爲因種種不可相離而不得謂因有爾所自體是故說無因論然此實是淺陋不學之見所以者何一果本非一因所成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云一法既與多法爲能作因多法亦與一法爲能作因今依法相但說主因爲能生因其餘諸緣可說爲方便因瓜望瓜子爲生起因瓜子望瓜爲等流果種事望種者爲土用依處種事望種具爲作用依處種者種具望種事爲土用果種事望瓜爲增上果土田望瓜亦增上果鐘聲望鐘爲生起因其望撞具亦有一分爲生起因

鐘聲因鐘與椎和合得成本是裸聲鐘望鐘聲爲異熟果撞具望鐘聲亦有一分爲異熟果

異熟果本不據無情爲說

然今借以成義意趣相合

撞事望撞者爲土用依處撞事望撞具爲作用依處撞者撞具望撞事爲土用果撞事望鐘聲爲增上果本無疑義徒以世人誤執一因一果遂墮疑處蕭賓問爾弭爾皆不精解因果別相何論苟談名理者乎且種瓜得瓜而撞鐘不能得鐘唯得鐘聲此則等流異熟果本不同然種瓜唯是得瓜雖以茜艸蝦蟇藍等種種汁色染入瓜子能令瓜色有異而不能令成非瓜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同類因撞鐘所得亦是鐘聲雖木椎敏發裸有金木二音金音固爲其主縱令以磬撞鐘能得鐘聲各半之聲而不能令無鐘聲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定異因也然瑜伽師地論說因是無常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亦云我說諸因以作用爲果非以實體爲果又



說諸果以作用爲因非以實體爲因諸法實體恆無轉變非因果故今說瓜子土田與瓜鐘體撞具與聲相爲因果者別言以有形相者爲實體無形相者爲非實體廣言即一切形相皆無實體以有轉變非不可壞故說無實雖至金鐵樸鋌唯是一注固者可化爲液液者可化爲固未有恆無轉變者豈況襍集流形之品而可說爲不變如是因果歷然無所疑滯不了者唯許有一主宰今見主宰猥多遂生無因之義是故等是一無因論智愚之分有若天壤者矣沙門詰言莊生庚桑楚篇云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斯非斷滅之見邪荅曰彼言有者即如近人所計物質在五塵外非見量得無形礙故非比量得界取廣

故莊生意言假令誠有物質者物質不能自忍物質爲物質誰忍之者唯是心量然以見量比量觀察物質此中見量不能觸受比量不能推度唯是依於法執忍有物質而彼法執即是徧計徧計所執自性本空故知萬物出乎無實質既是無即此萬物見相有色有聲有香有味有觸者唯是依它起性屬於幻有故曰無有一無有也老子亦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初語隨法我執故云萬物生於本質次語破法我執故云本質生於無無者云何即徧計所執自性此性本無無則不生而言生於無者欲以無之能生證明有之爲幻所謂正言若反者矣又天地篇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郭子玄曰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  
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  
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  
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今案彼言無者謂  
質彼言一者謂心是皆說物質本無而不說心量本無正契  
唯心勝義寧同斷滅之見乎近世達者莫若蕭賓聞爾彼說  
物質常在之律非實驗所能知唯依先在觀念知之然不悟  
此先在觀念即是法執其去莊生之見個乎不及遠矣若復  
問言何由知莊生所謂無有者即指徧計所執自性應荅彼  
言第一章中其義已了今復再徵佗篇廣爲其驗大宗師篇

云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此  
似計陰陽爲有庚桑楚篇乃云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此明謂陰陽非有唯心所  
使天地篇云其心之出有物采之

說文無採舊作採誤  
郭說爲采撫義亦非此謂

心既見起即有種種似物似色爲其綺飾愚夫分別而作物  
想則爲妄計如是依佗徧計等義本是莊生所有但無其名  
故知言無有者亦指徧計所執自性也烏虜莊生振法言  
於七篇到斯文於後世所說然於然不然於不然義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義圓音勝諦超越人天如何徧識之夫不尋微  
旨但以近見破之世無達者乃令隨珠夜光永墮塵翳故伯  
牙寄弦於鍾生斯人發歎於惠墓信乎臣之質死曠二千年



而不一悟也悲夫釋第六章竟

**七**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云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詳夫寤寐殊流孰爲真妄本無可知康德謂以有覺時故知夢妄此非了義之言夢云覺云計其時序分處有生之半若云以覺故知夢妄亦可云以夢故知覺妄或云眾所共見爲真己所別見爲妄然則漂播南州乃至冰海倏見異獸而佗人不窺者眾矣何見

彼之必真此之必妄然惑者以覺爲真忍夢亦真明者辨夢爲妄知覺亦妄但以覺時所得言說受想皆依教誦串習而成夢則宛爾自就亦不能餘於覺外故說覺爲本相夢爲殘相其間亦有少許差別夢覺境同者如專看一物瞑目唯覺此物見前夢覺境異者如專看絳色瞑目乃覺綠色見前是也若夫常在定者覺時無妄睡中亦無妄相是以大宗師篇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大毗婆沙論三十七問何等補特伽羅有夢答異生聖者皆得有夢聖者中從豫流果乃至阿羅漢獨覺亦皆有夢唯除世尊所以者何夢似顛倒佛於一切顛倒習氣皆已斷盡故無有夢如於覺時心心所法無顛倒轉睡時亦爾此正同大宗師說諸有夢者皆由顛倒習氣未



盡耳然尋莊生多說輪回之義此章本以夢爲同喻非正說  
夢大宗師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養生主篇  
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  
其盡也知北游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田子方篇云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  
窮寓言篇云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  
之何其有鬼邪非無鬼非有鬼離斷常見則必議及輪回而  
彼梵土積喙相傳有輪回義非獨依於比量亦由借彼重言  
此土既無成證鯨化黃熊緩作秋柏唯有一二事狀而不能  
覩其必然質言輪回既非恆人所見轉近夸誣故徒以夢化  
相擬未嘗質言實爾庚桑楚篇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

不可知者也大宗師篇云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知已化哉此皆百姓與能之義大人質要之言所以者何等  
之無有見量唯有比量親證不得而可質言其有斯乃近於  
專斷就有重言亦非聰睿質誠者所保信學者傳信之文不  
應爾也佛法所說輪回異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故聖者  
乃有變易生死得自主故如說老聃不知其盡仲尼以是日  
徂斯皆變化生死之類而莊生亦無異文別擇皆以事在難  
徵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爲實談歟至乃六趣升沈之說  
善惡酬業之言斯猶將形順理者無鼠憂之黷耽色嗜醇者  
有疾疢之災理有必至而莊生無文焉既以事無期驗又亦  
不益勸懲夫靜然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鹵莽其性者至



乎漂疽疥癰內熱浚膏此皆莊生所箸醫經方術亦具言之  
顧世人從者幾何若其渴望無已攻取萬端王章禁盜非不  
厲也而褰裳赴鑊者甘之若薺噬膚滅鼻者就死如飴故老  
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又況形身變化情之所隔雖  
復當遭炮烙其何憚哉就有少畏執箸之念轉成蓋如鳩食  
桑甚非不革響然其心亦醉矣向之人非六趣升沈之所動  
斯之人則六趣升沈之所封以斯垂訓誠無益也輪回生死  
亦是俗諦然是依他起性而非徧計所執性前章說無待所  
以明真此章說物化所以通俗其他同異固闕然不論焉或  
云輪回之義莊生釋迦柏刺圖所同佛法以輪回爲煩惱莊  
生乃以輪回遺憂何哉荅曰觀莊生義實無欣羨寂滅之情

唯大宗師篇說卜梁倚參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次  
乃朝徹次乃見獨次乃無古今次乃入於不死不生則佛法  
所謂遠行地之大士也然能不見生死者雖復出入生死而  
親證其本不生起信論所謂離於妄見不住生死攝化眾生  
不住涅槃大乘入楞伽經謂此爲菩薩一闡提云知一切法  
本來涅槃畢竟不入非捨善根此蓋莊生所詣之地原夫大  
乘發心唯在斷除爾燄譯言斷所知障此既斷已何有生滅  
與非生滅之殊德充符篇云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  
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莊生本不以輪轉生死遺憂但欲人無封



執故語有機權爾又其所志本在內聖外王哀生民之無掛  
念刑政之苛殘必令世無工宰見無文野人各自主之謂王  
智無畱礙然後聖自非順時利見示見白衣何能果此願哉  
苟專以滅度眾生為念而忘中塗惘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難  
俟陵谷遷變之不可豫期雖抱大悲猶未適於民意夫齊物  
者以百姓心為心故究極在此而樂行在彼王輔嗣易說曰  
官有渝變隨不失正明斯旨也其何波瀾同異之辯乎則陽  
篇云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憂乎知言  
欲斷所知  
障也所行無盡時即所謂不住  
涅槃不住涅槃云何言滅盡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天即自然此土無法性之名故以天言  
之言欲順法性無生而事則恆是有生  
與物皆殉其自所有事者復當如何亦猶佛法  
既言超出三界又言入胎出胎成道轉法輪也聖人未始有

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物讀如物故之物  
字正作物終也

與世偕

行而不替

替廢一  
偏下也

所行之備而不洩

洩讀如卸  
鮮少也

其合之也若

之何

既無法執而又具足無量功  
德云何等同一味唯一真如

設此三難用相磴礧以見

內證聖智與隨世示見之相本自不同是故天地篇云其與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

至無者即二無我  
所見圓成實性也

供其求者即示見利生也時騁者即不  
住涅槃也要其宿者即不墮生死也

大小長短脩遠天下

篇自序云上與造物者游

莊生已明物皆自取則不得更而  
有造物者造物即謂眾生心也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

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外死生無終始即

知一切法本來涅槃應化不盡即畢竟不入涅槃也釋第七



章竟

齊物論釋終

餘杭章見伊校

齊物論釋後序

莊周之書自漢志而下代有箸錄注解義疏無慮百數十家寄  
意浮休陳辭澶衍懸解萬端如陳芻狗吾宗自昔有支道林嘗  
說消搖遺文隱沒近世憨山大師亦嘗遠紹魏晉以西來之風  
演南華之旨就彼正覺達其淨觀思過半矣顧三臧妙諦條理  
可知內篇宏義恍忽難覩加其正言若反不主故常見仁見智  
固無方體嗜玄者以繳繞適意尚文者以華妙會心徒有名言  
都無實義斯猶醯雞在覆無由知天地之大全也太炎居士以  
明夷演易之會撰齊物論釋成書七章章比句櫛鯉理秩然以  
爲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然非博愛大同所能比傳名相雙遣  
則分別自除淨染都忘故一真不立任其不齊齊之至也若夫



釋老互明其術舊矣振條目於擾攘之中故矯亂者無所託存  
神理於視聽之內故秘怪者無所容亦兼采摭名法溯洄孔李  
校其異同定其廣陋可謂上涉聖涯下宜民物探蹟而不可惡  
索隱而不可亂者也近人或言自世說出人心爲一變自華嚴  
出人心又爲一變今太炎之書見世將爲二千年來儒墨九流  
破封執之局引未來之的新震旦眾生知見必有一變以至道  
者付之雕鏤庶有益於方來辛亥十月烏目山僧宗仰序







#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餘杭章炳麟太炎著

齊物論釋定本

浙江圖書館校刊



齊物論釋

章氏叢書

齊物者

齊物屬讀舊訓皆同王安石呂惠卿始以物論屬讀

非專為統一異論而作也應從舊讀因物付物所以為齊故與許行齊物不同一往平等之談詳其

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

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語

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即泯絕人法兼空見相如

是乃得蕩然無閼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雖復汎愛兼利

人我畢足封畛已分乃奚齊之有哉然則兼愛為大迂之談

偃兵則造兵之本豈虛言邪夫託上神以為禰順帝則以游

心愛且暨兼兵亦苟偃然其繩墨所出斟酌然有量工宰之用

依乎巫師苟人各有心拂其條教雖踐屍蹠血猶曰秉之天

齊物論釋

翁林章

浙江圖書館



討也夫然兼愛酷於仁義仁義潛於法律較然明矣齊其不  
能與於此老聃曰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所起  
無過相名分別三事名映一切執取轉深是故以名遣名斯  
爲至妙瑜伽師地論三十六曰云何名爲四種尋思一者名  
尋思謂於名唯見名二者事尋思謂於事唯見事三者自性  
假立尋思謂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四者差別假立尋  
思謂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  
相觀或合相觀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二種自性假立差  
別假立云何名爲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  
名尋思唯有名已即於此名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爲如是義

於事假立爲令世閒起想起見起言說故若於一切色等想  
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  
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  
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  
謂於事尋思唯有事已觀見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不可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三者自性假  
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自性假立尋思唯有自性假立已  
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事自性而  
似彼事自性顯現又能了知彼事自性猶如變化影像響應  
光影水月燄火夢幻相似顯現而非彼體若能如是如實了  
知最甚深義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四



者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差別假立尋思唯有差別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不二之義謂彼諸事非有性非無性可言說性不成實故非有性離言說性實成立故非無性如是由勝義諦故非有色於中無有諸色法故由世俗諦故非無色於中說有諸色法故如有性無性有色無色如有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由如是道理一切皆應了知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差別假立不二之義是名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此論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於名唯見名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即無執則無言說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即於事唯見事亦即性

離言說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即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爲有即彼事自性相似顯現而非彼體也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即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也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即可言說性非有離言說性非無也此徒舉其一例華文深指契此者多別于當句解說夫以論攝論即論非齊所以者何能總攝故方謂之齊已與齊反所以者何遣不齊故是故寓言篇云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大般若經四百七十八云若於是處都無有性亦無無性亦不可說爲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當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說亦不可



知除平等性無法可得離一切法無平等性又云非一切法  
平等性中有戲論若離戲論乃可名為法平等性此義正會  
寓言之旨徒以迹存導化非言不顯而言說有還滅性故因

言以寄實即彼所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宋槧成玄英疏本及纂圖互注

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未嘗不言王夫之解本作未嘗言尋徵文義舊本皆誤今從王本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大乘入楞伽經云我經中說我與諸佛菩薩不說一字  
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  
說是與寓言所說亦如符契夫能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  
故籍莫善於齊物論天下篇云內聖外王之道鬱而不發爾  
則莊生著書非徒南面之術蓋名家出於禮官而惠施去尊  
道家本以宰世而莊周殘法非與舊術相戾故是捨局就通

耳老聃但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而猶未說聖人經國復是  
天下利器故國多利器民亦滋昏也老聃但說人之所教我  
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唯是政教分離之  
說而猶未說九洛之法監照下土此謂上皇其說出乎巫咸  
乃因天運地處日月雲雨之故不可猝知而起大禹箕子之  
疇則以之塗民耳目而取神器也夫然有君為不得已故其  
極至于無王有聖或以利盜故廓然未嘗立聖

論中言聖人者但是隨俗

名終舉世法差違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於嫺

兩不相傷乃為平等小智自私橫欲以己之嫺奪人之陋殺

人劫賄行若封豨而反崇飾徽音辭有枝葉斯所以設堯伐

三子之問下觀晚世如應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聖



智尚文之辯孰為之哉淵哉若人用心如砥礪蠱德於上皇  
之年杜蒹言於千載之下故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其規摹  
閱遠矣能仁之書譯於東夏園吏之籍不至殊方近世雖見  
譯述然皆  
鄙生為之雲行雨施則大秦之豪喪其夸拂赫之士忘其界衣養  
萬物何遠之有舊師章句分為七首堯問一章宜在最後所  
以越在第三者精入單微還以致用大人利見之致其在於  
斯宜依舊次無取顛倒云爾釋篇題竟

一南郭子綦隱几

從李本

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  
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

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寥乎山林之畏佳大  
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注已止也  
郭注自己而然則  
謂之天然非役物使從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  
是司馬作已郭作己今從郭小知閒閒大言淡淡從李本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



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  
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  
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  
已乎旦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齊物本以觀察名相會之一心名相所依則人我法我爲其  
大地是故先說喪我爾後名相可空子綦坐忘自言喪我若  
依定境則毗婆沙論八十四云瑜伽師初解脫地名空無邊  
處從此定出必起相似空想現前手覺自身取極爲滅盡定  
意根中斷我執不行若依真證則雙斷人我法我也云何我  
可自喪故說地籟天籟明之地籟則能吹所吹有別天籟則  
能吹所吹不殊斯其喻旨地籟中風喻不覺念動萬竅怒号

各不相似喻相名分別各異乃至游塵野馬各有殊形騰躍  
而起天籟中吹萬者喻藏識萬喻藏識中一切種子晚世或  
名原型觀念非獨籠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質故曰吹萬不同  
使其自己者謂依止藏識乃有意根自執藏識而我之也詳  
佛典說第八識爲心體名阿羅耶識譯義爲藏亦名阿陀那  
識譯義爲持莊子書德充符言靈府即阿羅耶說文府文書  
義庚桑楚言靈臺即阿陀那臺本訓持見淮南注及釋名此  
心釋文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庚桑楚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  
更爲失夫靈臺有持者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也不知其所  
持者此識所緣內執受境微細不可知也不可持者有情執



此爲自內我即是妄執若執唯識真實有者亦是法執也不見其誠已而發者意根以阿陀那識爲真我而阿陀那識不自見爲真我然一切知見由之以發也每發而不當者三細與心不相應也業入而不舍者六麤第五爲起業相白黑羯磨熏入本識種不焦敝由前異熟生後異熟非至阿羅漢位不能捨藏識襍染也每更爲失者恆轉如暴流也今此齊物論中言使其自己以意根執藏識爲我義與庚桑楚篇參伍相成矣自取者攝大乘論無性釋曰於一識中有相有見二分俱轉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見於一識中一分變異似所取相一分變異似能取相是則自心還取自心非有餘法知其爾者以現量取相時不執相在根識

以外後以意識分別乃謂在外於諸量中現量最勝現量既不執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現影既無外界則萬竅怒號別無本體故曰怒者其誰尋知北游篇云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物即相分物物者謂形成此相分者即是見分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是名物物者與物無際而彼相分自現方圓邊角是名物有際見分上之相分本無方隅而現有是方隅是名不際之際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實是無是名際之不際此皆義同攝論與自取之說相明矣解深密經云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



何此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  
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德充符篇云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徐無鬼篇云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  
復心此雖真人獨喻之情亦實庸眾共循之則故彼經云若  
諸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有異  
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是皆自  
取無誰之義夫以己自己取者即己我若是一不應自取我  
若是二云何有我則喪我不足怪矣此上總義略破人法大  
相次復別明心量大知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謂藏識同時  
兼知也小知閒閒簡文云有所閒別謂五識不能相代意識  
同時不能有二想也大言淡淡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

味也小言詹詹李云小辯之貌是也其寐也魂交謂夢中獨  
頭意識也其覺也形開謂明了意識及散位獨頭意識也大  
毗婆沙論三十七曰夢所見事皆是曾更問若爾云何夢見  
有角人邪豈曾有時見人有角荅彼於覺時異處見人異處  
見角夢中情亂見在一處故無有失然則形開即是異處別  
見魂交即是見在一處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鬪者接猶觸受  
謂能取所取交加而起二者交加則順違無窮是名日以心  
鬪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知者謨也彼接亦謂觸受竝即近  
人所謂感覺彼謨從規摹義即是想想謂取像彼謨從謀慮義即  
是思墨經說接為親是即現量說謨為說是即比量縵者簡  
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率爾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乍



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害者簡文云深心此即是尋求心密者精心恆審思量所謂慧也即於思中有簡擇用故與廣思不同小恐惴惴李云小心貌大恐縵縵李云齊死生貌以小恐神志尚定故有戰慄震怖諸相大恐神志已奪乃如惛醉也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者謂作意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者勝亦讀如司如司徒作勝屠謂等流心亦得謂定皆有所司察也除無想滅盡等定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者謂等流心專緣一境念念相續久則心與境忘乃似無所有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者謂等流心專趣一相忽忘自身若溺者陷沒不還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洹者厭讀為摩按也洹讀為他靜也此謂定心靜慮如老者形志衰而嗜欲息無想

滅盡二定亦在是矣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謂生死位心悶絕位心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者謂輕安心及煩惱心也如上種種略舉心及心所有法然其能取還即自取已心非有外界音樂出乎空虛喻名言無自性也菌共成乎蒸溼喻四大無自性也雖爾日夜相代莫知所始能起有邊無邊之論時若實有即非唯識天籟之義不成故復應以旦莫得此其所由生此者即謂能自取識大抵藏識流轉不駐意識有時不起起位亦流轉不駐是故觸相生心有觸作意受想思五位受想思中復分率爾墮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五位如是相續即自位心證自位心覺有現在以自位心望前位心覺有過去以自位心望後位心比知未來



是故心起即有時分心寂即無時分若睡眠無夢位雖更五

夜不異剎那

近人多謂因觀物化故生時分之想此非極成義也如人專視一金念念想此一金念亦無變

金亦不化而非於此位無時分前後覺

然則時非實有宛爾可知知北游篇說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則陽篇說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又說除日無歲大乘入楞伽經說如來藏名藏識有生滅四種習氣之所迷覆而諸凡愚分別熏心不能了知起剎那見皆此成證但以眾同分心悉有此相世遂執著為實是故秋水篇說時無止庚桑楚篇說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皆順眾同分心為言終之甲乙二人各有時分如眾吹竽同度一調和合似一其實各各自有竽聲所以者何時由心變甲乙二心界有別故由此可知時為人人之私器非眾人之公器且又

時分總相有情似同時分別相彼我各異童齒以往覺時去遲中年以來覺時去速淫樂戲忘者少選而歲逝春輓勤苦者待限而不盈復有種種別相各各不同

說見知代下

亦猶人各

吹竽不度一調或為清角或為下徵此應折揚彼合下里則無和合似一之相雖復晷日望星挈壺下漏強為契約責其同然然覺時去遲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遲覺時去速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速亦猶以尺比物定其長短然眼識汗漫者視物長而尺亦長眼識精諦者視物短故尺亦短竟無畢同之法由斯以推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曹秋而冥靈大椿壽逾千百庸知小年者不自覺其長大年者不自覺其短乎然惟證無剎那者始能曉了剎那德充符篇說才全



之人云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曾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明眾生所歷日夜達者處之無有閒卻分際是謂三世斷絕不現剎那而以眾生緣力交接而起卽自心上有侶時分相現故得與物爲曾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剎那又說世尊不說實剎那量無有有情堪能知故誠以時分最速無過一瞬及一彈指心生或速於此然未有與剎那齊量者一念心生速疾回轉齊一剎那自非應真上士孰與於斯若卽一彈指頃豪分不忘此小年之所有而大年之所無不忘故小年亦壽忘之故大年亦殤消搖游篇郭注但云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歧羨欲之累可以自絕此未了時由心造其舒促亦由心變也心不起滅意識不續

中間恆審思量亦悉伏斷則時分銷亡而流注相續之我自喪矣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女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此因喪我之說而論真我幻我也莊生子綦之道以無我爲  
戶牖此說喪我消搖游云至人無己在宥云頌論形軀合乎  
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天地云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爲忘己皆說無我也我苟素有雖欲無之固不可得我  
若定無證無我已將如橐木枯腊邪爲是徵求我相名色六  
處我不可得無我所顯真如可指言我乃與人我法我異矣  
其辯曰絕待無對則不得自知有我故曰非彼無我若本無  
我雖有彼相誰爲能取既無能取卽無所取故曰非我無所  
取由斯以談彼我二覺互爲因果曾無先後足知彼我皆空  
知空則近於智矣假令純空彼我妄覺復依何處何者而生  
故曰不知其所爲使由是推尋必有心體爲眾生所依止故

曰若有真宰心體既爲眾生依止何緣形相朕兆不可窺尋  
如梵上諸師或執我如稗子或如米粒或如拇指皆由妄情  
計度實無見此形埒者故曰不得其朕詳此所說真宰卽佛  
法中阿羅耶識惟有意根恆審思量執阿羅耶識以爲自我  
而意識分別所不能見也以恆審思量故必不自覺爲幻自  
疑爲斷進止屈伸霍乎自任故曰可行己信郭云行者信雖  
已可得行也雖  
自信任而此我相爲朱爲白爲方爲圓終非意根所見故曰  
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橫欲求形惟是百骸九竅六藏之屬  
且未知此數者誰爲真我若云皆說之者諸體散殊我應非  
一而現自覺是一若云有所私者餘體痛楚應若不知而現  
不可捨置若云皆爲臣妾者誰復爲君藉舉腦髓神經以爲



共主彼與臣妾等是筋肉膏肪何因獨能調御若云身無神經其餘諸體不足相治者現見單細胞物具有識知縱無神經足得相治況復艸蘇百卉悉有情命榦莖枝葉亦若人有百體曾無見艸木有腦髓神經者而百體足可相治呼吸即同或有能啖蠅子斯孰令爲之哉如是人鳥獸等雖有腦髓神經但可說爲傳達知識之具猶鐵縷所以傳電而電非鐵縷馳道所以步馬而馬非馳道是則觸受想思之體非即腦髓神經明矣以此爲歲諸義自壞若云腦髓神經與百體遞爲君臣者今欲令心受水穀胃布血脈耳視目聽頭行髮持終不可得況能遞用以是五義展轉推度則謂有真我在蓋靈臺者任持根覺梵名阿陀那亦以含藏種子名曰靈府梵

名阿羅耶其體不生滅而隨緣生滅者佛典稱如來藏正言不生滅體亦云菴摩羅識德充符說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心即阿陀那識常心即菴摩羅識彼言常心此乃謂之真君心與常心業相有別自體無異此中真宰真君亦依別說冢宰更代無常喻阿陀那恆轉者大君不可廢置喻菴摩羅不變者知非意識者以熟眠位意識已斷而異於死故以比量知非意識意根恆緣阿陀那以爲自我雖難分別但以行住坐卧作止語默雖不念我而一向未曾疑爲非我故據現量知非意識由是寂靜觀察靈臺即現執此恆轉如暴流者以爲自我猶是幻妄唯證得菴摩羅識斯爲真君斯無我而顯我耳是故幻我本無而可喪真我常徧而自存而



此菴摩羅識本來自爾非可修相非可作相畢竟無得故曰  
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不求則一受成形不亡待  
盡念念相續如連錢波前心已去每更為失即此膚肉骨髓  
隨時代謝十年故體悉為灰塵由此可知即一生時已更九  
死故曰人謂之不死奚益也此言真君席如來藏中真如相  
次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席如來藏中隨緣用既隨緣生  
滅即此如來藏轉名阿羅邪子恭本言喪我莊生佗篇皆言  
無已獨此說有真君猶佛典悉  
言無我涅槃經獨言有我蓋雙泯二我  
則自性清淨始現斯所以異於斷無也言我芒人亦芒者無  
量有情等是一識若有一人不芒者則不得現此情界器界  
也郭子玄大宗師義云人之生也形雖七尺乃舉天地以奉  
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

生者無由得生義亦精密能會斯旨唐時法藏依此以立無  
盡緣起之說詳在萬物與我為一下佛法或言無我或言有  
我言無我者席意根妄

執阿陀那為我言有我者見於涅槃經即指佛性則清淨  
如來藏也藏識既起如來藏亦在生滅中故名有通別矣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  
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  
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為異於顴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  
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



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  
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  
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論藏識中種子即原型觀念也色法無為法外大小乘皆  
立二十四種不相應行近世康德立十二範疇此皆絲碎今  
舉三法大較應說第八藏識本有世識處識相識數識作用

識因果識

世識處識數識皆見攝大乘論世謂現在過去未

謂一二三等作用謂有為因果謂彼由於此由此有彼其空  
間識即是處識而所感覺之真空乃屬相識以真空亦有空  
一顯色故大毗婆沙論七十五云或有色無顯無形謂空界  
色又云云何空界謂鄰礙色礙謂積聚即牆壁等有色近此  
名鄰礙色如牆壁間空叢林間空樹葉間空窗牖間空往來  
處空指間等空是名空界若方隅等位在有顯色處說為形  
色在無顯色處說為空間大毗婆沙論七十五云問虛空空  
界有何差別答虛空非色空界是色又云若無虛空一切有  
物應無容處既有容受諸有物處知有虛空復作是說以有  
往來聚處故知有虛空復作是說若無虛空應一切處皆有  
障礙既現見有無障礙處故知虛空決定實有無障礙相是  
虛空故此所說虛空者即今所謂空閒然虛空空閒之名實  
不可通其實無障礙處之形有障礙處之形通得是名天下  
篇舉名家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紹統云其有厚  
大者其無厚亦大墨經云厚有所大也說曰厚惟無所大是  
故有礙無礙但有形可量者通謂之處不當偏舉空閒虛空  
為名乃與真空有色者相混勝論立九種實空與方異彼空  
即空界真空彼方即虛空空閒命之為方與命之為處名實  
相應虛空空閒第七意根本有我識法我執其佗有無是非自  
閒是亂名爾



共合散成壞等相悉由此七種子支分觀待而生成心即是  
種子種子者心之礙相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故轉此成心則  
成智順此成心則解紛成心之爲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識  
未動潛處藏識意根之中六識既動應時顯現不待告教所  
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也此中且舉世識一例節序遞遷是名  
爲代夫現在必有未來今日必有明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  
兒初生狸鼠相遇寧知代之名言哉兒嘵號以索乳者固知  
現在索之未來可以得之也鼠奔軼以避狸者亦知現在見  
狸未來可以被噬也此皆心所自取愚者與有故大毗婆沙  
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道外道世閒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  
世謂彼皆了有去來今彼說疑三世者爲冥身  
則是小乘法執之說此非取之原

型觀念何可得邪若夫有相分別必待名言諸想方起無相  
分別雖無名言想亦得成瑜伽師地論二云有相分別者謂  
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無相分別者謂  
隨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別攝大乘論亦稱  
此爲無覺徧計世親釋曰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  
能解了印度合音爲字  
故文字即名言彼其知代取之種子現於無相分別  
故得有此又今世說生物者謂蟲獸艸木種種毛羽華色香  
味或爲自保生命或爲自求胤嗣而現此相然彼豈如人類  
能計度尋思邪非說無相分別義不得成以是證知師其成  
心愚者與有亦若日用不知焉夫無相分別意言亦無一切  
有情經過爾所分別歷時相等有相分別即有意言若何若



尋意中流響聲必相續此則單音語人所歷時短以經爾所分別即經爾所聲故複音語人所歷時長以經爾所分別必經爾所流注聲故如念法字此土念法惟是一聲印度念達爾摩乃有三聲轉相積聚則經時長短相懸矣是故複音語人聲餘於念意中章句其成則遲單音語人聲與念稱意中章句其成則速念成遲故覺時促惜分陰而近死地望在隕身以後故宗教之用與念成速故覺時舒多暇日而遠盡期味箸有身之時故宗教之用紬前世雖有所禱祝然皆為目前禍福非為死後人情封略亦觀世者所宜知也次舉意根我識種子所支分者為是非見若無是非之種是非現識亦無其在現識若不忍許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事之是非亦無明證是非所印宙合

不同悉由人心順違以成串習雖一人亦猶爾也然則係乎他者曲直與庸眾共之存乎己者正謬以當情為主近人所云主觀客觀矣寓言篇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斯則五十九時所謂是者固無非想今以六十時見非五十九時見其事雖可必云當五十九時已非則為倒論所以者何五十九時自非之心未成故又況道本無常與世變易執守一時之見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異域非宗國以宗國非異域者其例視此此正顛倒之說比於今日適越而昔至斯善喻乎世俗有守舊章順進化者其皆未喻斯旨也外物篇云夫流遁之志浚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



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順進化者以  
今非古則誣言也又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  
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於世而不  
僻順人而不失已守舊章者以古非今是亦一孔之見矣是  
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地作此皆生於人心心未生時而云  
是非素定斯豈非以無有爲有邪夫人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以瓦無是非心不可就此成心論彼未成心也然則史書往  
事昔人所印是非亦與今人殊致而多辯論枉直校計功罪  
猶以漢律論殷民唐格選秦吏何其不知類哉老子云道可  
道非常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智愚相縣乃至於此  
言者是爲有相分別依想取境如其分齊以成音均詘曲自

表所想故謂之言墨子經說云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民若畫僂也此則言得成義吹非成義其用固殊然則古今  
異語方土殊音其義則一其言乃以十數是知言本無恆非  
有定性此所以興有言無言之疑謂與轂音無別也則陽篇  
云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  
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假令殊方異類乍相逢遇互聽所言  
亦與是無異矣隱讀如隱几之隱字正作雪所依據也道何  
所依據而有真僞言何所依據而有是非向無定軌惟心所  
取詳前世論道不依一軌夷惠行殊箕比志異猶皆謂之至德固知道之無常也晚世以一端繩人斯大方所不談矣  
比其衰也帝王之法依以爲公義是道隱於小成京雒之語  
依以爲雅言是言隱於榮華荀子正論曰天下之大隆是非



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以聖王  
爲師此皆隨俗雅化豈所語於致遠者乎儒家法周墨家法  
夏二代嘗已小成榮華而其是非相反由是競生部執如復  
重仇還以其情明其自繆則曰物無非彼言更相彼也物無  
非是言各自是也無非彼則天下無是非非是則天下無彼  
用郭義人皆自證而莫知彼豈不亦了他人有我他人之我恆  
依計度推知非恆審證知故由此他心及彼心所有法亦以  
計度推知翺忽之間終有介爾障隔依是起爭是非蠶午夫  
其執有是非者若無我覺必不謂彼爲非若無彼覺亦不謂  
我爲是所以者何此皆比擬而成執見向無比擬卽以散心  
任運處之其猶閭娵子都不與眾人共鑑必不自謂美好由

斯以言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曾無先後而因果相生則知彼  
是觀待而起其性本空彼是尚空云何復容是非之論以方  
生喻彼是者一方生卽一方滅一方可卽一方不可因果同  
時則觀待之說也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不由而照  
之於天知彼是之無分則兩順而無對如戶有樞旋轉環內  
開闔進退與時宜之是非無窮因應亦爾所謂莫若以明也  
或者難言因時敷政固無典常制割大理寧無真繆應之曰  
非謂是也仁義之名傳自古昔儒墨同其名言異其封界斯  
非比量之所能明亦非聲量之所能定更相韋戾惟是黨伐  
之言則聖人不獨從也若乃儒徵於人墨徵於鬼斯乃虛實  
易明非莊生所論列矣或復難言行義無常語言非定此皆



本乎情感因乎串習故不可據理以定是非白黑之相救麥之姿不待名言而生辨異離言自性豈可亂邪應之曰無相分別如其自身莊生固無遮撥及在名言白表白相黑表黑相救表救事麥表麥事俗詮有定則亦隨順故言斯爲照之於天不因己制是故指鹿爲馬以素爲玄義所不許所以者何從俗則無爭論私意變更是非即又蠶起比於向日囂訟滋多是以有德司契本之約定俗成也或欲引用殊文自移舊貫未悟文則鳥迹言乃轂音等無是非何閒彼我不曉習俗可循而起是非之見於是無非而謂非於彼無是而謂是木偶行尸可與言哉茲亦醉心於小成榮華者也

指馬之義乃破公孫龍說指物篇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

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彼所謂指上指謂所指者即境下指謂能指者即識物皆有對故莫非境識則無對故識非境無對故謂之無有對故謂之有以物爲境即是以物爲識中之境故公孫以爲未可莊生則云以境喻識之非境不若以非境喻識之非境蓋以境爲有對者但是俗論方有所見相見同生二無内外見亦不執相在見外故物亦非境也物亦非境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矣白馬論云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則云以馬喻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白馬之非馬所以者何馬非所以命形形者何邪惟是句股曲直諸綫種種相狀



視覺所得其界止此初非於此形色之外別有馬覺意想分別方名爲馬馬爲計生之增語而非擬形之法言專取現量真馬與石形如馬者等無差別而云馬以命形此何所據然則命馬爲馬亦且越出現量以外則白馬與馬之爭自絕矣此皆所謂莫若以明也廣論則天地本無體萬物皆不生由法執而計之則乾坤不毀由我執而計之故品物流形此皆意根徧計之妄也或復通言破指之義誠無餘辯破馬之義但乘公孫言詞之隙因而墮之假令云馬者所以命有情白者所以命顯色命顯色者非命有情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其奚以破之邪應之曰此亦易破鋸解馬體後施研擣猶故是有情否此有情馬本是地水火風種種微塵集合云何可說

爲有情數若云地水火風亦是有情者諸有情數合爲一有情數雖說爲馬惟是假名此則馬亦非馬也又公孫以堅白爲二堅白與石不可爲三如是馬中亦有堅白堅白可二白馬不可爲二說還自破若云石莫不白馬有不白者馬有青驪石亦自有黃黑白非馬之自相亦非石之自相何故白與石不可離而獨與馬可離此皆破之之說也

如上所論皆說成心之義應分三科第一明種子未成不應倒責爲有第二明既有種子言議是非或無定量第三明現量所得計爲有實法實生者卽是意根妄執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楹屬與西施恢愧悵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此破名守之拘亦解作用道理證成道理之滯並空緣生道行之而成指作用證成二理物謂之而然指名守次皆遮撥之言其言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者觀想精微獨步千載而舉世未知其解今始證明詳彼意根有人我

法我二執是卽原型觀念以要言之卽執一切皆有自性名必求實故有訓釋之詞訓釋詞者非古今方國代語之謂一

謂說其義界

此土訓釋文字者兼有二事如說文云元始也此爲代語吏治人者也此爲義界

求義

界者卽依我執法執而起二謂責其因緣以其如此謂其先必當如彼由如彼故得以如此必不許無根極求根極者亦依我執法執而起三謂尋其實質以不許無成有謂必有質求實質者亦依我執法執而起故無意根必無訓釋

攝大乘論曰云

何知有染汙意謂此若無訓釋詞亦不得有世親釋曰能思量故說名爲意此訓釋詞何所依止非彼六識與無聞識作所依止應正道理已謝滅故無性釋義諸說義界似盡邊際亦同然不以我執法執爲說猶有未備

然皆以義解義以字解字展轉推求其義其字惟是更互相訓如說一字若求義界當云二之半也或云半之倍也逮至



說二字時又當云一之倍說半字時又當云一分爲二二與半必待一而後解是則說一字時猶未了解二字半字之義以其未解者爲解與不解同若初說一字義界時問者責言何者爲二何者爲半又當舉一之倍以明二舉一分爲二以明半斯非更互相訓邪一二同聚其更互相訓易知其他非同聚者說單字時必以數字爲其義界逮說彼數字時復須數字爲之義界如是展轉至盡還卽更取前字爲最後字義界何以故不能捨字解字捨義解義故字數有盡不得不互相解故既互相解寧能明了知其義界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言捨本字更不能解本字也諸責因緣推理之語是也然責因實不可得如有人言身中細胞皆

動問細胞何故動卽云萬物皆動細胞是萬物中一分故細胞動問萬物何故皆動卽云皆含動力故動問動力何故動卽云動力自然動自爾語盡無可復詰且本所以問細胞何故動者豈欲知其自然動邪今追尋至竟以自然動爲究極是則動之依據還在動非有因也又如人言知母苦參能退熱病問此藥何故能退熱病卽云有某成分勢能退熱故卽能退熱病問諸退熱者如冰如雪服之非卽能退熱病何故彼能退熱卽能退熱病邪卽云彼自有能退熱病之力非冰雪例本所以問此藥何故能退熱病者欲知其能退熱病之因非徒欲知其能退熱病之力今追尋至竟以有能退熱病之力爲究極是則能退熱病之依據卽在能退熱病非有



因也如是井水現丹朽骨發燄尋其因緣卽知井下有湏骨  
中含葬次問湏能現丹葬能發燄復何因緣不得不云自爾  
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言本無真因可

求也

按前世亞黎史陀德言論理學謂前提未了者轉當立  
量成此前提如是展轉相推分析愈眾然不悟窮智推

求還如其本今世或以經驗成論理學及問所經驗中各事  
此有故彼有此然故彼然復依何義則亦唯言自爾或云驗  
已往皆然者卽知將來當然及問已往何故皆然復不得不  
言自爾此皆所謂惡乎然然於然也反之卽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

然諸尋實質若立四大種子阿耨

卽極微義

鉢羅摩怒亦通言

微電子原子是也此有二說一據有方分言分析無盡非種

非原故一家復說爲無方分佛法假立四大種子卽是堅溼

煖輕

亦云堅溼煖動今取輕義以動是表色非觸故

由此假立造色種子然離五識

所感以外而求堅溼煖輕之相依何成立

又按色聲香味觸五感所得平等平

等今此堅溼煖輕唯是觸分何緣於五塵中獨取觸塵爲彼  
自性此與公孫龍說義正相似堅白論云堅未與石爲堅而  
物兼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  
堅而堅藏白故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  
此謂堅觸在物未形成以前而白色在物既形成以後欲求  
不可感觸之堅不得不說爲堅藏然則物未形  
成以前何緣不可有白藏邪此皆倒執之說也近世亦立二

說若有方分割解不窮本無至小之倪何者爲原誰爲取初

之質若無方分此不可見聞臭嘗觸受則非現量此取徧性

則無比量

比量皆以通明局以徧明

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

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墨子經說云知也者以其

知遇

舊作過從孫詒讓說正

物而能貌之若見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

其知之也箸若明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二說同義今計無方分之實質非接非謨本在知識以外實



不可得原其言此必先念萬物皆有實質而彼念亦非隨於  
現量比量惟是隨於原型觀念惟是隨於法執因是立鉢羅  
摩怒諸名因是言有者不可使無無者不可使有且有相者  
不可使無相無相者不可使有相此由總集現量所得而說  
者也有質者不可使無質無質者不可使有質此依有方分  
物質言義或可爾若依無方分物質言惟是非量以無方分  
者無現量非色非聲非香非味且非是觸無現量故亦無由  
成比量凡成比量者必不能純無現量若得一分現量猶可推以例他今此無方分之物質雖求一分現量亦不可得則無亦不可說為墮法處色定中所見墮法處色者如定中所見水火  
山林等相然亦尚有形色即有方分而世人言此者惟由原型觀念法執所成  
即此分別法執所依惟是俱生法執故曰惡乎然然於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言更無現量可證比量可推也凡諸訓  
釋惟是三端名言義想盡於斯矣隨俗諦說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依勝義說訓釋三端不可得義無義成義則雖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可也如上所論一說義界二責因緣三尋  
實質皆依分析之言成立自義然當其成立時亦即其毀破  
時成即因明入正理論所謂能立毀即因明入正理論所謂能破然彼就局義說惟在比量此就廣義說兼三訓釋

成毀同時復通為一故達者不用而寓諸庸以終不能知其  
由然故若乃執此三端以為要妙役神明於一義不悟其所  
解者還即與不解同故以狙公賦芋為喻夫推論至極還與  
本語不殊刻為當然實無由然之理此所謂名實未虧世人  
皆謂能推能刻者為智不能推刻者為愚此所謂喜怒為用



人之迷也固已久矣聖人內了無言而外還順世順世故和之以是非無言故休乎天鈞寓言篇云危言日出和以天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和以是非者則假天鈞為用所謂隨順言說休乎天鈞者則觀天鈞自相所謂性離言說一語一默無非至教此之謂兩行也詳此一解金聲玉振高蹈太虛本非竦政之談從事之訓而世人以為任用機權尋其文義既自不爾又復兩行之道聖哲皆然自非深明玄旨何由尋其義趣自子期子玄之倫猶不憭悟況玄英以下乎詳秋水篇述公孫龍語自謂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喙省此數言宜令公孫口吐舌舉豈若孔穿鄒衍之儕以

強辭相抵哉既破比量為無因而純無比量惟依法執者亦

不許立此乃所謂危言

釋文引字略云危圓酒器圓徧一切也是取圓義猶言圓言爾

者矣又詳齊物大旨多契佛經獨此一解字未二百大小乘

中皆所未有華嚴惟說菩薩心欲於一字中一切法句言音

差別皆悉具足大般若經惟說善學一切語言皆入一字善

學於一字中攝一切字一切字中攝於一字而不推明其故

若知字義惟是更互相訓故一名字中具有一切名字彼亦

輔萬物之自然非有琦秘亦自非強為也自謂奘然四解淪

於不測豈虛語乎

由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之義求之依三訓釋從第一轉佛法有陀羅尼從第二轉佛

法有瞪視顯法揚眉動目等事從第三轉佛法有成所作智皆非僞異自平易近情爾

復次空緣生者緣生則觀待道理作用道理也說此者亦是



證成道理云何空之謂種種成就皆依於動動即結生相續動無初期動之前因還即在動成之前有還即是成亦所謂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也此生彼滅成毀同時是則畢竟無生亦復無滅故爨真珠者珠滅而聖生鎔升鐵者液成而升毀如是人雖展轉幻化故未化耳若有化者則不得無最前期也達者知其如是不厭轉生雖化為鼠肝蟲臂未見有殊豈希圓寂而惡流轉哉證無生滅示有生滅此亦兩行也若海羯爾有無成之說執著空言不可附合莊氏大乘入楞伽經云外道羣聚共興惡見言從有無生一切法非自執著分別為緣我說諸法非有無生故名無生此學人所當知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無物之見卽無我執法執也有物有封有是非見我法二執  
轉益堅定見定故愛自成此皆徧計所執自性迷依佗起自  
性生此種種愚妄雖爾圓成實性實無增減故曰果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故者此也義亦見墨子天志  
一有成與虧此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此昭氏之不鼓琴也  
一郭云夫聲不可勝舉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  
一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由是以  
談一器之中八十四調法爾完具然當其操弄諸調不能同  
時並發故知實性徧常名想所計乃有損益增減二執苟在  
不言之地無爲之域成虧雙泯雖勝義亦無自性也然審音  
持辯者以其良道載之末年辯物之極而求邊際明律之至

而說元音敵人所不能明論主亦無以立詳夫自悟悟佗立  
說有異悟佗者必令三支無虧立敵共許義始極成若違此  
者便與獨語無異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語隨  
法執無現比量非獨不可悟佗已亦不能自了故曰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解前破徧計所執後破隨逐  
徧計之言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  
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  
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  
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  
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與義不相類荀子正名云名無固宜是也攝大乘論世親  
釋曰若言要待能詮之名於所詮義有覺知起爲遮此故復  
說是言非詮不同以能詮名與所詮義互不相稱各異相故  
此卽明言與義不類也若竟無言則有相分別不成攝大乘  
論世親釋曰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由若不了能詮之名  
於所詮義覺知不起此卽明言與義相類也由是計之言之

與義一方相類一方不相類二方和合輻湊寄於意識所謂  
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如是名言習氣轉生遂覺言義無別所  
謂與彼無以異也攝大乘論世親釋曰卽相應爲自性義是  
所分別非離於此意與莊生正會問曰云何能詮所詮互不  
相稱荅曰當以三事明之一者本名二者引伸名三者究竟  
名云何本名如水說爲水火說爲火尋其立名本無所依若  
夫由水言準由火言毀皆由本名孳乳此似有所依者然本  
名旣無所依所孳乳者竟何所持其猶畫空作絲織爲羅縠  
而已此名與義果不相稱也且又州國殊言一所詮上有多  
能詮若誠相稱能詮旣多所詮亦應非一然無是事一所詮上有多  
能詮亦有彼此相違者如初哉首基皆訓爲始然所以爲始  
不同異域名言轉相譯述亦有相狀大同材質各別者說皆



見後然唯是引伸名若本名初語則無彼此相違之事其有取相各殊者後亦別論  
稱云何引伸名荀子正名云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彙而成  
文名之麗也如令长假借一能詮上有多所詮此亦引伸之  
名他國語隨轉聲與此土容有相異若夫彙名相沓取其引  
伸異國亦多此類故有顯目密詮之殊如攝大乘論世親釋  
曰言娑洛者顯目堅實密詮流散殚波陀者顯目生起密詮  
拔足波陀名足殚名為拔足尼者顯目離閒語密詮常勝  
空貝者表勝成者表空尼者表常波魯師者顯目麤惡語密  
詮住彼岸波表彼岸魯師表住尋其意趣本以彙名成語然  
其所詮與彼二名有異雖意相引伸而現相有別從二名之  
本義卽是密詮從彙名之現義卽是顯目以吾彙語計之如

言公主顯目帝女本義乃是平分燭燉如言校尉顯目偏將  
本義乃是木囚火伸如言列侯顯目二十級爵本義乃是解  
骨射侯如言鴻臚顯目主賓贊官本義乃是大雁肥腹苗本  
嘉穀裔本衣裾遠孫亦曰苗裔苗本久酒豪本豪豬夷目亦  
曰酋豪顯目密詮相距卓遠若斯之倫不可殫舉若本名與  
本義相稱引伸名與現義卽當相違若引伸名與現義相稱  
本名與本義便亦相違然用麗俱得互不相礙以此知其必  
不相稱世人或謂學術典言有異恆語此土名義不能剴切  
遠西卽無斯過此亦不然彼士學者新立一義無文可詮卽  
取希臘羅甸舊語轉變成名聊以別於世俗猶是引伸名也  
希臘舊語或有詮表學術者義亦不全形學本言實爲測地



校其義界通局有殊乃至近世電學得名語因虎魄化學得

名語因黑土或云卽埃及補提異名物理學名語因藥品或因轉語或

仍故名何以言剴切乎夫能取意念所取事相廣博無邊而

名言自有分齊未足相稱自其勢也云何究竟名尋求一實

詞不能副如言道言大極言實在言實際言本體等道本是

路今究竟名中道字於所詮中徧一切地云何可說爲道大

極本是大棟棟有中義今究竟名中大極字於所詮中非支

定器無內無外云何可說爲大極實在實際者本以據方分

故言在有邊界故言際今究竟名中實在實際字於所詮中

不住不著無有處所封畛云何可說爲實在實際本體者本

以有形質故言體今究竟名中本體字於所詮中非有質礙

不可搏掣云何可說爲本體惟真如名取爲精審莊生猶言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然言說之極唯是爲表以此知

能詮之究竟名與所詮之究竟義不能相稱用此三端證其

不類世人不了斯旨非獨暗于眇義亦乃拙于恆言觀夫轉

譯殊言惟覺彼此同相轉成誣繆其過多矣且如此土言亦

遠西英羯蘭言系特德意志言蘿帖不知系特蘿帖與赤類

邪其不類邪原夫始通殊域求其語言者聞系特聲及蘿帖

聲猶未了解語者或指丹沙紅藍染帛相示是故得知此語

是赤展轉相授以爲不二然此土人眼黑如純漆彼土人眼

睇爾漬藍視色寧無差異如人以眼從涅頗黎中窺物赤色

卽有增上黑相從藍頗黎中窺物赤色卽有增上藍相增黑



卽紫增藍卽紺如是有一眼如清冷水玉者眼色惟是空一  
顯色然後視赤無差而此黑眼人所得赤色如實是紫藍眼  
人所得赤色如實是紺雖猶別有紫紺之相以彼赤上所增  
黑藍轉益加深是故等差增益無有爽異然今吾所得赤固  
非真赤而彼遠西人眼所取之相名爲索特蘿帖者又不當  
於此土人眼所取赤相正相當於此土人眼所取淺紺之相  
雖指物適同而現相各異指物同則類現相異則不類類與  
不類等是依彼丹沙紅藍染帛相與爲類是故譯赤爲索特  
蘿帖亦譯索特蘿帖爲赤遂若與彼無以異者究其現相何  
得不相異邪縱復刺取同類人語用相比合梵人黑眼亦稱  
赤爲遏蘿柯德與彼索特蘿帖同根然復不可相證彼亦同

依丹沙紅藍之屬語相流行猶是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夫  
焉足以相證乎若夫引伸之義各循其本顯目則譯語同密  
詮則根語異如梵語稱字曰奢婆達其本謂聲此土曰字本  
謂孳乳梵語稱惠曰求那本謂增倍此土曰惠其本謂得要  
以名譯奢婆達名卽書名正名之名名本以多譯求那戰功

與增倍義近或譯功惠猶近之

則隱顯皆容相應言字言惠顯目雖同密詮

自異然諸隱顯無礙者無過十之一二是故諸譯語者惟是

隨順語依語果不可得其語相語因不喻此旨轉相執著則

互相障隔者多而實不可轉譯假令梵人言漢字非奢婆達

也若轉譯云漢字非字此卽大謬何者本以孳乳而成何得言非字邪近人或舉遠西人言漢字非字惟是符號此皆不可轉譯之語譯非知齊物之旨卽轉相吹點還爲頌美者多之遂成誣罔



矣若究竟名中語義多有不齊如莊生言靈臺

庚桑楚篇臺有持

義

釋文本謂心能任持淮南倣真訓臺簡以游大清注臺猶持也釋名釋宮室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墨子

經說云必謂臺執者也

相當於梵語之阿陀那又言靈府

德充

符府有藏義

說文府文書藏也曲禮注府謂寶藏貨賁之處也天官宰夫府掌官契以治藏相當於

梵語之阿羅邪

亦作阿賴邪阿黎邪

此則意相會合者爾若彼言阿德

門此譯爲我乃至補特伽羅遂無可譯以我已吾余印陽諸

名無有稱彼數取趣義者又此言物并包有生無生而彼但

有薄呼者婆祇言眾生不兼無生之義彼土或總言達爾摩

相當於此法字又於言物義不相稱世人或言東西聖人心

理不異不悟真心固同生滅心中所起事相分理有異言語

亦殊彼聖不易阿奴邪聲此聖不易東西夏語寧得奄如合

符泯無朕兆精理故訓容態自殊隨順顯相意趣相會未有

畢同之法也夫語言者惟是博棊五木旌旗之類名實本不

相依執名爲實名家之封圉淫名異實狂人之龜愚殊涂同

歸兩皆不可夫然將何以爲中道邪墨子經說曰二名一實

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

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

但有一同雖兼數異且說爲同其精審者惟是同多異寡墨

子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

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或兼數者有之抑亦可以稱

諦幾故曰請嘗言之也攝大乘論所謂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夫斷割一期故有始長無本剽故無始心本不生故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計色故有計空故無離色空故未始有無離徧  
計故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此分部爲言也不覺心動忽然念  
起遂生有無之見計色爲有離計孰證其有計空爲無離計  
孰證其無故曰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然今之論者現是有言言既是有所詮之有寧得遮撥爲無  
而此能詮誠合於所詮不又無明證故復說言未知吾所謂  
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攝大乘論無性釋曰名於事爲  
客事於名亦爾非如一類謂名與義相稱而生互相繫屬名  
義既不相稱雖有能詮之名何與所詮之事大乘入楞伽經  
說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現見龜毛兔角石女兒等世人  
於中皆起言說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說耳又云非由言說  
而有諸法此世界中蠅蟻等蟲雖無言說成自事故此則名  
事非獨相容且或相離也

夫如言而計則大小壽夭之量歷然有分此但妄起分別未  
悟處識世識爲幻也就在處識世識之中於此平議爲大小  
壽夭者彼見或復相反夫秋豪之體排拒餘分而大山之形  
不辭土壤惟自見爲大故不待餘惟自見爲小故不辭餘也  
殤子之念任運相續而彭祖之志渴愛延年任運自覺時長  
渴愛乃覺時短矣所以爾者小不可令至無厚大不可令至  
無外一瞋不可令無生住終古不可令有本剽其猶一尺之  
捶取半不竭故雖等在處識世識之中而別相卷舒非桀夔  
壺箭所能定也能見獨者安妙高於豪端體朝徹者攝劫波



於一念亦無依焉末俗橫計處識世識為實謂天長地久者  
先我而生形隔器殊者與我異分今應問彼即我形內為復  
有水火金鐵不若云無者我身則無若云有者此非與天地  
竝起邪縱令形倣壽斷是等還與天地竝盡勢不先亡故非  
獨與天地竝生乃亦與天地竝滅也若計真心即無天地亦  
無人我是天地與我俱不生爾故知北游篇說丹求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無古無今無始  
無終明本未有生即無時分雖據現在計未有天地為過去  
而實即是現在亦不可說為過去說為現在以三世本空故  
今隨形軀為說此即竝生而彼一一無生有生諸行非獨同  
類其實本無自他之異故復說言萬物與我為一詳華嚴經

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法藏說為諸緣互應寓言篇云萬物  
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義謂萬物無不相互為種大乘入楞  
伽經云應觀一種子與非種同印一種一切種是名心種種  
法藏立無盡緣起之義與寓言篇意趣正同彼作法界緣起  
章云本一有力為持多一無力為依容入既爾多一有力為  
持本一無力為依容入亦爾其華嚴經指歸云此一華葉理  
無孤起必攝無量眷屬圍繞此一華葉其必舒已徧入一切  
復能攝取彼一切法令入已內義皆與寓言篇同欲成一切  
即一一即一切之義法藏立十錢喻及椽舍喻

見華嚴一乘  
教義分齊章

此但進位退位命分之義然以說數自可以之說事即又不  
可所以者何由此一數進位至十遞進至百千萬億兆京垓



正載乃至無量退位亦爾以有退位故知一亦緣成若無小  
數之十一不得成故以有進位故知一攝於十謂此一數即  
是十數十分之一非是佗數十分之一故以有退位故知十  
是緣成若無一數十不得成故以有進位故知十亦如一十  
之進位望十亦猶十之望一故如是遞進遞退無不皆爾以  
有命分故知一是緣成謂一亦可命為三六七九即此一數  
是若三若六若七若九所緣成故而三六七九亦可命之為  
一又此一數亦攝於三六七九謂據三數此一即是三數三  
分之一非佗數三分之一若據七數此一即是七數七分之  
一非佗數七分之一故如是更據六九其義亦爾三六七九  
亦復如一謂以三六七九為一如是復可倍為三六七九即

彼三六七九望此三六七九還如一故一於二四五八亦皆  
同例良由一無定數是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以說數義  
自可爾說事即不可者事非清淨數量可了有加行轉化所  
立名有異分和合所立名加行轉化所立名者如彼十錢喻  
是彼言向下數之無十即一不成義自誠諦然一數為退位  
十數所緣成一錢更無退位若析一錢為十便不名錢是故  
一錢非十小數錢所緣成也異分和合所立名者如彼椽舍  
喻是彼言椽即是舍若離於椽舍即不成故若去一椽即破  
舍非好舍故此雖成義而墮因中有果之過與說泥中有瓶  
相似又云本以緣成舍名為椽不作舍故無椽此謂椽名由  
舍而起若不作舍祇名木挺不名為椽義亦得通然若例之



版瓦是亦有過舍雖因版瓦而有版瓦不定作舍此即與椽有異椽名緣舍而得版瓦之名不緣舍得以作几案榜牘棺椁者亦名為版作甌甌壺缶者亦名為瓦故若椽即是舍版瓦不得非舍而彼版瓦名實皆不因舍法藏若言舍壞故不名版瓦斯可謂款言游辭矣是故一分成立一分不得成立便非通例若云椽可是舍版瓦非舍者便違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之義蓋法藏未得名言善巧故說多有過如彼錢喻易一錢十錢為一銖銅十銖銅義猶可救由錢為加行轉化之名銅非加行轉化之名故如椽舍喻義無可救由舍是異分和合之名既名舍已乃名舍中支構木梃為椽若版瓦名非舍亦立作舍無改於椽成義於版瓦即不成義縱復成舍以

後版或名搏瓦或名甍惟是依用成義非依體相成義雖此椽名亦惟依用其體相猶是木梃故曰法藏未得名言善巧有類詭辯者也如是彼立二喻既不得成若專以數為量義故不破今依寓言以解齊物更立新量證成斯旨凡說物種起於無生諸行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云極微是取細色此依有方分言其依無方分言者彼論一百三十二云極微更無細分其實二義皆是假說有方分者無至細之倪無方分者非可知之境然有方分猶近之此七極微成一微塵七微塵成一銅塵論作金塵七銅塵成一水塵銅塵水塵今所謂分子也微塵今所謂小分子微分子極微乃今所謂原子依有方分說原子如一黃金分子更非火齊所能分析流黃消石勢用不行然其度量非不可析又諸金類增以溫熱分子張大明其中間自有隙處



爾則此一分子更待無量微分乃得集成而此黃金分子非獨無量同性微分集成亦有無量異性微分集成所以者何若無異性微分即不得與異性親和譬如牝牡相和牡中非無牝分牝中非無牡分若牝若牡皆是一牝一牡所生故知即此一分含有二分若不含二即無親和事故又若無有異性微分即不得與異性相距譬如牝牡好合牡遇外牡情即相妬以單牝遇外牡即不相妬若不含二即無相距事故又此黃金分子體有質礙色則是黃黃之與礙為一為二若是一者無緣黃礙相殊是故知其為二世俗證言諸有色者攝日光故然此日光為染不染若不染者黃則不成若有染者金中亦有日分是故金非純金惟是集合又此黃金分子雖名無生其實有生所以者何

有重能引他物故起信論言依不覺故生三種相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一者名業識二者名轉識三者名現識此三名細與心不相應故業識即當作意轉識當觸現識當受並與阿羅耶識相逐相隨而言與心不相應者明兼無情之物依勝鬘經煩惱有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起煩惱者剎那剎那與心相應無明住地無始時來心不相應此與起信論足相證明天下篇引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無居即業識形物自著即依轉識所起現識金有重性能引此即業識能觸他物此即轉識或和或距此即現識是故金亦有識諸無生者皆爾但以智識分別不現隨俗



說為無生往昔唯識宗義不許四大名為生物

佛法諸宗皆爾分析言之

四大可說無命根不可說無生佛典說壽煖識三合為命根壽即呼吸四大無呼吸是故無有命根四大有業識是故有生然諸單細胞物呼吸不行而不可說無命根則知以壽煖識和合稱命者但據多數言耳下劣微蟲已不可概論矣

今應問彼若但有識何故觸有窒礙身不能過答言身識不滅不能證無窒礙故不能過非外有窒礙故如是雖能成立唯識離諸過咎然復問彼金石相遇亦不能過此金為復有身識不若言無者何故金石不能相徹金不過石石不過金而言金石本無身識如是人觸窒礙不能徹過亦可說言人無身識唯識義壞是故非說金石皆有身識不能成唯識義或復詰言此金為復有意根不應答言有成此小體即是我見有力能距依於我慢若無意根此云何成若復難言此金

分子分析無盡何者名為自體應答彼言以此金塵攝金微

塵以金微塵攝金極微

假說有方分者

方其在大大者為體小者為

屬方其在小小者為體遞小為屬如人身中有諸細胞各有

情命人為自體細胞為屬如人死已細胞或復化為微蟲此

即細胞自為其體以要言之一有情者必攝無量小有情者

是故金分雖無窮盡亦得隨其現有說為自體問曰若爾云

何說地水火風唯心變現以彼既由自心變現即不得由他

心變現故答曰此中正因由彼自心變現色相亦由各各他

心變現為其助緣寧獨金石乃至人畜根身亦爾若他心無

變現力即不能互相見觸故死後不得尚現尸骸故是故地

水火風各由他心變現而亦由彼自心變現兩俱無礙若爾



何故舊分情界器界應答彼言但依智慧高下假爲分別如珊瑚明珠等物是情是器本難質定而可隨世說爲器界是故雖說金爲器界不礙有生此但依唯識俗諦爲言若依真諦卽唯是識黃礙諸相唯是各各現量所得互相爲增上緣而實非有黃礙黃金既是生物卽有進化非以無方分之原子現爲有方分相說爲進化亦不可云分至邊際卽現空相由是集起乃爲進化所以者何小不可令至無厚分至邊際必不能現空相故是故秋水篇云河伯曰世之議者皆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

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此說至精者不能至無形無形則更不爲至精明無分至邊際便現空相之理知北游篇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明見無值此說不形而爲有形者庸衆所知實無是義所以者何此既無對明見者亦不見故明無無方分之原子現有方分之理是故二者皆不可說進化而此黃金現是有生一分子中有無量同性異性集成是故說爲進化也如是轉上以至集體顯現者其閒更互爲種明了易知轉至動物如一人體含有無始以來種種動物形性至單細胞而止依此人力又能生起各種細胞而彼細胞唯是細胞果色又食牛羊雞鶩肉者此異性肉亦化爲人肌肉菜果穀麥亦爾虎豹蟲



五藏論卷之三  
五藏論卷之三  
蟲食人嗜人其化亦爾非直血肉筋腱各種果色爲然且如  
精子亦由各種飲食展轉同化如是精子亦緣無量異性生  
命集成其更相爲種益明下逮金石旣亦含於人體或啖雲  
母或餐鍾乳悉可攝受爲人身分乃至礬石水銀食之隕命  
既有相害之能卽有相和之道譬如緩觸卽撫急觸卽撻遠  
火卽煖逼火卽焦是故無不更相爲種也以因量有隱顯故  
果色亦有隱顯依顯了說卽不同形法藏所謂本一有力爲  
持多一無力爲依是也若依人力生一細胞法藏所謂多一  
有力爲持本一無力爲依是也然諸小乘異宗亦能了此大  
毗婆沙論一百三十一云如堅物中四大極微體數雖等而  
其勢力地極微增乃至動物說亦如是如一兩鹽和一兩麩

置於舌上鹽生識麩生識微此亦如是彼論十一又引諸  
法相隱外道說諸有爲法互相藏隱明知依持隱顯之說亦  
不始自華嚴以有顯果是故胡麻不生赤豆穠稻不生小麥  
形性無亂若爾生人軀體唯是四大集成四大有識轉作細  
胞識具細胞何地更容人之自識此亦無礙如彼白金體自  
含電而非於此白金縷上不可傳聚餘電是故失命以後本  
識不滅更轉佗趣庚桑楚篇云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言  
待一切方能成一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言已成顯果  
者介然恃其一切具足故更排拒佗物也凡此萬物與我爲  
一之說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之說無盡緣起之說三者  
無分雖爾此無盡緣起說惟依如來藏緣起說作第二位若



孰是實展轉分析勢無盡量有無窮過是故要依藏識說此  
 微分惟是幻有何者彼彼皆我相分而我亦是彼彼相分若  
 有少缺勢不自成斯在藏識其用固然復有意根令其堅執  
 有乘剛之志故觸礙幻生懷競爽之心故光采假現而實唯  
 是諸心相構非有外塵即知北游篇所云際之不際本論所  
 云咸其自取義始得通沙門愚者謂無盡緣起說視如來藏緣起說為勝此既顛倒心色又不悟有無窮過也又謂如來藏緣起說視藏識緣起說為勝不悟藏識即如來藏楞伽密嚴皆言之且依幻有說  
 萬物與我為一若依圓成實性唯是一如來藏一向無有人  
 與萬物何形隔器殊之有乎所謂一者何邪般若經說諸法  
 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是故一即無見無相何  
 得有言以藏識中有數識既見為一不得無一之名呼此一

聲為能詮之名對此一者為所詮之事是一與言為二識中  
 一種更與能詮所詮異分是二與一為三本自無性而起三  
 數故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無適者不動之謂一種一事一  
 聲泊爾皆寂然後為至所因者何因其本是一也此說齊物  
 之至本自無齊即前引大般若經所謂不可說為平等性乃  
 名平等性也釋第一章竟

二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

有右有論有議從崔本

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舊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



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矜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  
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因而  
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

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然則此自別爲  
一章也仍衍第一章意說齊物用道未始有封者郭云冥然  
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者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爲是  
而有畛者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也六合之外謂  
大宇之表六合之內謂卽此員輿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經世  
亦見外物篇律歷志有世經則歷譜世紀之書其短促者乃

是紀年春秋以十二公名篇亦歷譜世紀也志卽史志慎子  
云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往事卽先王之志明非  
爲後王制法也字表事狀不可臆知知其非無故存之不可  
別別陳說故不論列之也字內事亦無限遠古之記異域之  
傳有可論列人情旣異故不平訂是非也春秋局在區中而  
其時亦逝矣有所臧否祇隨成俗左氏多稱君子是其事類  
第一章云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夫  
加之王心爲漢制法斯則曲辯之言非素王之志矣詳夫物  
量無窮天地未足以定至大之域是固莊生所明且聖人者  
智周萬方形充八極故能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豈遽不知六  
合以外哉猶云存而不論者持世之道因乎常識六合有外



人人可以比量知其總相其外何狀彼無現量無由知其別相存則無損減不論則無增益斯為眇契中道佛典多論世

界形相荒忽難知近世言天文者或云歲星之上有大海隄

熒惑之上有大鐵道

取怪者云以遠鏡望熒惑星彼星亦有

其人又見其所持遠鏡然則山川城郭邑屋之倫大於人體遠鏡多矣何因反不能見豈所謂明察秋豪不見輿薪者

乎足知是妄

此竝難求實相就云遠鏡所睇而其它察天文者都

未諦見獨此一人見之何哉即此員輿以內鄒衍說有八十

一州淮南地形亦說種種殊相今竝無有然莊子雜篇亦有

閼婁意修危言游臆子胥諸首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

占夢書者

見經典釋文序錄

豈所謂論而不議將郭子玄所云一曲

之才妄竄奇說者乎夫其風紀萬殊政教各異彼此擬議率

皆形外之言雖其地望可周省俗終不悉也若夫春秋者先

王之陳迹詳其行事使民不忘故常述其典禮後生依以觀

變聖人之意盡乎斯矣天下篇曰魯秋以道名分名定故無

君帝寧王之殊號分得故無漂杵馘磨之盈辭斯其所以為

美其他懲惡勸善率由舊章若欲私徇齒牙豫規王度斯未

知無方之傳應物不窮豈以姬周末世而能妄臆羸鍤之變

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明孔父本無是言公羊

曲學成此大愚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此二本義大仁不仁

大廉不嗾大勇不忮此三譬稱之辭園者司馬云圓也驚馳

愈遠本量愈乖是為畫圓成方也知止其所不知者即不論

不議之謂孔子亦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云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釋迦稱一切知者然於俗諦

唯是隨逐梵土故言故說史志方輿等事多有不實此則內

外聖哲軌徹有殊者矣詳夫徵事求因自謂無所不了然夫

有形之方長短可劑而平方求弦巧算之所不盡兩自乘之數相等者

并之開方不能適盡大方函小隸首之所不知倍大方函小方積數適相

小方之弦弦可盡故知北游篇云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

則廉必不可盡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轉復觀之形物鵠自然白鳥自

然黑孔雀文采棘鍼銛刺銑鐵必有慈石之用石英必成六

觚之形縱復說為想成說為業用何故唯此而能如此此但

可說為扁然固存者夫規渠之審物曲之近猶不可盡明如

是況其至遠者乎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崔云若有若

無謂之葆光謂事有象而理難徵也釋第二章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

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故為發端之辭舊有其例禮運故聖人參於天地故人者其

天地之德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正義皆別標一章不承

前語易繫辭傳多言是故亦與前文不屬竝是更端之語知

此不連前為一章也宗膾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

也膾二也胥敖三也郭云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

怪之問以起對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

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



解耳若乃物暘其性各安其所安無有遠近幽深付之自若  
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子玄斯解獨會莊生  
之旨原夫齊物之用將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齊文  
野異尚亦各安其貫利無所慕往饗海鳥以大牢樂席鸚以  
鐘鼓適令顛連取斃斯亦眾情之所恆知然志存兼并者外  
辭蠶食之名而方寄言高義若云使彼野人獲與文化斯則  
文野不齊之見爲桀跖之嚆矢明矣若斯論箸之材投畀有  
北固將弗受世無秦政不能燔滅其書斯仁者所以潸然流  
涕也墨子雖有禁攻之義及言天志明鬼違之者則分當夷  
滅而不辭斯固景教天方之所馳驟亮不足道孟子以善戰  
當服上刑及舉葛伯仇餉之事方云非富天下尚考成湯伊

尹之謀蓋藉宗教以夷人國誠知牛羊御米非邦君所難供  
放而不祀非比鄰所得問故陳調諷待其嚮言爾乃遣眾往  
耕使之疑怖童子已戮得以復仇爲名今之伐國取邑者所  
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復蒙其眩惑返觀莊生則雖文明滅國  
之名猶能破其隱匿也二者之見長短相校豈直龍伯之與  
焦僥哉或云物相競爭智力乃進案莊生外物篇固有其論  
所謂謀稽乎誠知出乎爭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鐸於是乎  
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知之審矣終不以彼  
易此者物有自量豈須增益故寧絕聖棄知而不可鄰傷也  
向令齊物一篇方行海表縱無滅於攻戰輿人之所不與必  
不得藉爲口實以收淫名明矣王輔嗣易說曰以文明之極



而觀至穢之物睽之甚也豕而負塗穢莫過焉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悅惱怪道將爲一未至於治先見殊怪故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輔嗣斯義豈所謂莊生之素臣邪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蓬艾爲言何邪荅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爲名此是擣杙窮奇之志爾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閒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歟故應物之論以齊文野爲究極此章纔有六十三字辭旨淵博含藏眾宜馬蹏肱篋盜跖諸篇皆依是出也釋第三章竟

**四**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雖然嘗試言之庸巨

從徐本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巨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鰭

然乎哉木處則惴慄眊

從班本

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黍麋鹿食薦螯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

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海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



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物所同是謂眾同分所發觸受想思子所不知謂觸受想思別別境界何緣而發又若識及根塵既由迷一法界而成迷本無恆何故數限於六不能有七如第一問已證圓成實性而見依他起性者當能知之如第二問雖釋迦亦不能知也

迷一法界乃成六識六根六塵或欲強說云猶平方一面轉作立方六面而不可增令七面不可減令五面其勢自然易有六爻義亦取此作易者極深研幾頗明此旨爻者爻亂之義六爻者即六亂相因于六亂識也此說似是然立方六面不可減令至五不可增令至七若六識六根外合六塵此惟人及鳥獸為然蛤蚌介類不見有眼耳鼻等識根外亦無彼三塵然則增之不可令七減之非不可令五令四令三與立方六面殊例且縱依立方例迷一法界何故依平方方法轉成六事何故依立方方法

此終不可知者 庚桑楚篇曰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非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惟全人能之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動以不得已者謂有根識即不能無塵又亦目視耳聽不能相為也動無非我者謂本由迷一法界成此六事迷者即如來藏如來藏此謂真我次及無自主者皆謂之動以不得已有自主者皆謂之動無非我二者名固相反實還相順何以明之由我自迷故生六事此則動無非我為因動不得已為果由此六事不能相為乃生勝解及慧或則決定不可轉移或則簡擇不可眩惑此又動不得已為因動無非我為果近世塞楞柯調和必至自由二說義正類此然物類最劣



者唯是動不得已金石悉然蟲亦近之委心任化此謂惟蟲  
能蟲心無勝解此謂惟蟲能天聖人樂天亦效是爾乃若全  
人則不然知彼亂識因迷故成是以惡天也然且不壞法性  
是謂工乎天發心趣道是謂徧乎人又知迷悟不二故都不  
辨天人也夫然迷一成六義雖可知迷一所成不過於六此  
終不可知者起信論解之曰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  
眾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又曰猶如迷人依  
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眾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  
則無不覺此謂方位本有或分四正四隅或折為二十四或  
折為三百六十迷者雖迷終不出此數外若爾本覺心中豈  
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六識及彼所取六塵何故迷時乃

有此數此仍不能解也物無知者起信論所謂一切眾生不  
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而實  
不覺亦不可知所以者何迷亦是覺物無不迷故物無不覺  
今云無知雖一切知者亦何能知之然則第二第三兩問皆  
不可知唯第一問容有可說觸受想思唯是纖妄故知即不  
知也達一法界心無分別故不知即知也次舉五感所取任  
運分別所得明見相本無定法夫冰寒火熱世以為塵性必  
然然款冬華於層冰火鼠游乎赤燄司馬紹統說火不熱已  
引火鳥火蟲為證俱舍  
論九云曾聞析破炎赤鐵團見其中有蟲生今人亦見鎔白  
金者以一種微菌同置鑪中白金已鎔菌猶故活是皆其例  
則知冰未必寒火未必熱人所謂知或應款冬火鼠所謂不  
知即彼所知此亦以為不知此之不知又應彼所謂知矣然



則物情既殊以何爲質世之驗者輒以湏流升降審察寒煖  
徒以白日曬光積燎流燹所熏之處湏自上騰而未知其果  
熱邪且非熱邪司馬紹統說火不熱云金木加人則有楚痛  
而金木非楚痛則知火亦非熱假令欲驗痛之微勦橫刀決  
石持箠打囊觀其組裂難易則於人楚痛深淺可知而彼石  
囊曾無痛覺夫然以湏驗熱亦奚以異此邪如是勢用流轉  
理亦同斯夫索留薪於熾燄燄無能留之薪求恬羽於轉颺  
颺無自恬之羽此但人類依以爲驗而火不焚水風不吹光  
毳布浣火而不焦江豚逆風而無僂則知火不能焚風不能  
盪也所以者何對於爾所能焚能盪對於爾所不焚不盪卽  
不得說爲能焚能盪者如彼牛羊視人爲能殺者而人不能

殺地水火風則人實不爲能殺者故發正處正味正色之問  
明能覺者既殊則所覺者非定此亦所以破法執也人與飛  
走情用或殊轉驗之人蜺醢古人以爲至味燔鼠粿人以爲  
上肴易時異地對之欲噦亦不應說彼是野人我有文化以  
本無文野故轉復驗之同時同地者口之所適則酸腐皆甘  
旨也愛之所結雖嫫母亦清揚也此皆稠處恆人所執兩異  
豈況仁義之端是非之塗而能有定齊哉但當其所宜則知  
避就取舍而已必謂塵性自然物感同爾則爲一覲之論非  
復齊物之談若轉以彼之所感而責我之亦然此亦曲士之  
見是故高言平等還順俗情所以異乎反人爲實勝人爲名  
者也若夫至人者親證一如卽無岐相現覺無有以雷寒熱



尚何侵害之有大毗婆沙論三十一云傾動大捨故名大悲  
若佛安住大捨法時假使十方諸有情類一時吹擊大角大  
鼓或現靄震掣電辟歷諸山大地傾覆動搖不能令佛舉心  
視聽此乃所謂至人郭云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  
至變而未始非我故盪然無蘊介於胸中也釋第四章竟

**五**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  
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  
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北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  
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眾人役

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  
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  
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  
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  
牧乎固哉北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  
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旣使  
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  
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



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此章初說生空次說生空亦非辭辯可知終說離言自證不

就利不違害者郭云任而直前不喜求者謂不欲求長生亦不欲求寂滅不緣道者謂知道不可緣所證無有境界若華嚴經說無有少法為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故雖隨俗言緣其實不緣也無謂有謂者寓言篇云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謂無謂者寓言篇云終身言未嘗言也游乎塵垢之外者郭云凡非真性皆塵垢也此本妙道之行而長梧子方復以為早計者此理本在忘言之域非及思議之閒不悟其因而求其果終入徇瞽之塗故嘗為妄言令隨順得入也旁日月等皆說生空明所以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之故旁日月者喻死生如晝夜挾宇宙者喻萬物本一體膂合者郭云無波際之謂滑濔者向作汨濔云未定之謂此當喻亂相亂體隸者田子方篇曰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斯所謂我卽如來藏  
不變隨緣者也詳其言隸以比四支百體總爲身根以隸相  
尊卽佛法所謂薩迦邪見此言死生無異萬物一如於中妄  
箸亂相亂體乃起薩迦邪見眾人馳流無已而聖者愚芑若  
不知也愚非誠愚天地篇云黃帝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諾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  
得之知北游篇云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竝是此義夫愚  
芑者其觀萬歲猶一純束之中纏縛不解萬物盡然以是薩  
迦邪見積起塵勞斯非知者所能知乃不知則知之矣如言  
而計說生惡死寧知非惑喻以麗姬涕泣此非以死爲得所  
特矯說生之義覺夢之喻亦非謂生夢死覺大覺知大夢者

知生爲夢故不求長生知生死皆夢故亦不求寂滅愚者不  
悟身爲臺隸而顧君牧視之見有主宰斯亦固矣然長梧所  
論亦非親證實相之談故必俟大聖於萬世庶知其解次明  
雖俟大聖亦不可定生空義何以明之辯者證者無過四句  
雖復待之大聖大聖有自證之功亦無證佗之語以大聖語  
亦隨俗不離四句故夫然則有謂無謂無謂有謂之爲妙道  
於是斷可識矣終說和之以天倪者以待大聖證成生空則  
不如自證也天倪者郭云自然之分諸有情數始以尋思終  
以引生如實智悉依此量可以自內證知如飲井者知其鹹  
淡非騁辯詭辭所能變然則是異不是然異不然造次而決  
豈勞脣舌而煩平定哉然諸自證亦有真俗之殊五感所得



言不可破其閒能覺所覺猶是更互相待青黃甘苦諸相果如是青黃甘苦否大宗師篇云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此徒俗中自證未爲真自證者其真自證乃以不知知之如彼起信論說若心起見則有不見之相心性離見卽是徧照法界義故大宗師篇云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爲離絕相見對待之境乃是真自證爾而此真自證者初依天倪爲量終後乃至離念境界所證得者卽亦取勝天倪也化聲者卽謂似法似義有見意言自非親證而待左證平議於人言雖遇大聖猶不能條理斯義亦與不待無殊何爲棲棲遠求萬世乎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者寓言篇云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

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詳彼文義謂依據故言若因明所謂聖教量者足以暫寧諍論止息人言乍似可任而非智者所服惟和之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謂前後際斷仲尼所謂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乃超乎窮年矣忘義謂所知障斷老聃所謂滌除玄覽乃超乎和以天倪矣忘年爲體窮年爲用比其應化則死生修短惟所卷舒故能止於常轉不受漂蕩寄於三世不住寂光詳荀子致士篇亦云美意延年修身篇亦云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豈謂能使顏淵秀實伯牛考終哉能見



道者善達生空則存亡一致已證道者剎那相應則舒促改  
觀夫然故知游乎塵垢之外非虛語也

問曰天倪之用祇以自證生空邪答曰非獨爾也言天倪者  
直訓其義卽是自然之分成唯識論云如契經說一切有情  
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惡又聚法爾而有界卽種子差別名  
故又引經說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界是因義卽種子識  
然則自然之分卽種種界法爾而有者也彼種子義說爲相  
名分別習氣而與色根器界有殊令若廢詮談旨色根器界  
還卽相分自亦攝在種子之中寓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是  
則所謂無盡緣起色根器界相名分別悉號爲種卽天倪義

若就相名分別習氣計之此卽成心此卽原型觀念一切情  
想思慧騰掉無方而繩繫所限不可竄軼平議百家莫不持  
此所以者何諸有知見若淺若深悉依此種子而現世識處  
識相識數識作用識因果識乃至我識此七事者情想之虎  
落智術之垣苑是故有果無因有相無體現色不住於空閒  
未來乃先於現在爲人所不能念自不故爲矯亂及寢語病  
狂者凡諸儒林白衣大匠祇師所論縱無全是必不全非邊  
見但得中見一部不能悉與中見反也倒見但誤以倒爲正  
不能竟與正見離也故雖天磨珍說隨其高下釁瑕沓見而  
亦終與三等俗諦相會轉益增勝還以自然種子角議所以  
者何一種子與多種子相攝此種子與彼種子相傾相攝非



具卽此見具相傾故礙轉得無礙故諸局於俗諦者觀其會  
通隨亦呈露真諦然彼數輩自未發蒙必相與爭明則迫光  
成闇苟納約自牖而精象回旋以此曉了受者當無膏肓之  
疾此說同異之辯不能相正獨有和以天倪第一章說和以  
是非休乎天鈞此謂兩行已示其端萌矣康德之批判哲學  
華嚴之事理無礙事事無礙乃莊生所籠罩自非天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爾則天倪所證寧獨生空固有法空卽彼我  
執法執亦不離是真妄一原假實相盪又非徒以自悟乃更  
爲悟佗之齊斧也

問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莊生自悟悟佗之本將以導示  
羣倫術盡於斯邪荅曰是有乳顏心齊之義人閒世說顏回

欲說衛君仲尼告以心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  
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氣卽呼吸呼吸之氣外與諸方聲浪觸擊雖在極迴

呼吸無不受其振蕩心擾卽不能覺心在至寂自能了別眾緣

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

必依三昧

乃得以氣聽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

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寂光所現燭耀入極云虛室生白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止而不止周流六虛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也



而外於心知以氣聽者心無尋求非都無分別也而云外於心知者必依無分別智乃起此用如他心智亦然以眾生緣力令現似文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尋此所說似義諸相而非不寂靜也

即釋典三輪中第二輪也瑜伽師地論說為三種神變教誠一神力神變二記說神變三教導神變記說神變者謂依他心智記別他心而記言說如十地論義以天耳通聞彼聲以他心智知彼意方為說法是即記說神變此云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虛待物是也此三神變三乘聖者悉能用之在佛即稱三輪十輪經說如來及諸菩薩所有神通記說教誠三種勝輪作用無礙又云輪者謂於諸法無所罣礙猶如日光普照一切隨其所宜宣說正法此云無行地以無翼飛與言無所罣礙同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與言日光普照同云夫

且不止是謂坐馳與稱勝輪同

舊但以心齊為禪定雖因果相依于教誠衛君之道則遠

且禪定則止耳豈可云不止坐馳邪當言依於三昧得起神用於義始慚夫人應對之頃言不盡

意意言流注口輔或不盡宣暫起之意又與初旨或相違反自非天耳他心二通何由得其癥結膚受而說曾足以治療邪故知顏回屢空而寂照子貢億度而屢中校其功用相去懸矣論稱孔子六十耳順孫綽以為廢聽正與人閒世說相符寓言篇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之定足明耳順以還教無不應此乃堪化一切有情非專調伏暴人也苟無其實雖察言觀色上說下教猶未知弈法而與人碁暫或得志直適然耳然惟神變之道此土聖哲之所罕言是以莊



生述此文章深美穆如清風未嘗揚厲也乃夫自悟悟佗之本固在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寧有佗技焉釋第五章竟

六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從或本

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蚘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釋文景映永反本或作影今按景本訓光當如字讀罔兩向云景之景蓋謂反射餘光夫晷景遷馳分陰不駐此為自無主宰別有緣生故發罔兩問景之端責其緣起世人皆云光待日輪或復待火或復待電亦云光所由傳待諸游氣轉上氣盡別有伊態爾者為之傳引此則日火電等為其本因餘悉外緣然彼光熱電三展轉相生有無窮過故曰吾有待而

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光必相傳故能破闇十二門論所說鐙不到闇蓋已無效然傳光待氣世所證知以頗黎瓶排令氣盡光復得通由此說言復有精氣名伊態爾為能傳光而彼伊態爾者誰所證得或說真空中有效奈虛難其無證亦同此不驗之言更無理喻復云何知真空不能傳光故曰吾待蛇蚘蜩翼邪然則光景駿流人所恆覩揣其由然前者即違比量後者即無現量皆不極成故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佛法立四種道理若斯之流不見作用道理唯有觀待道理不得證成道理唯依法爾道理且彼法爾道理者即猶老莊所謂自然近人蕭賓聞爾於轉化充足主義忍識充足主義之外別立存在充足主義亦猶佛法之立法爾道理也而彼自然亦非莊生所能誠信如全人惡天之說言惡識所以然惡



識所以不然者非信法爾道理正破因果律耳佛法立十二緣生前有後有推盪相轉而更無第一因大乘入楞伽經曰大慧菩薩白佛言佛說緣起是由作起非自體起外道亦說勝性自在時我微塵生於諸法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外道亦說以作者故從無生有世尊亦說以因緣故一切諸法本無而生生已歸滅如佛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說無因非說有因世尊說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是故外道說勝非如來也何以故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如是展轉成無窮過此即莊生所破又此有故彼有者則無有因佛言我了諸法唯心所現無能取所取說此有故彼有

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大慧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詳夫因緣及果此三名者隨俗說有依唯心說卽是心上種子不可執著說有是故緣生亦是假說莊生云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正謂此也唐世沙門多謂莊生不達緣生之理案寓言篇云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非無命非有命卽不得不說緣生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非以是日徂



此所引者乃仲尼說明言死生有待誰謂孔莊二哲不達緣

生特無十二種名號耳然依庚桑楚篇云有生黜也披然曰

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前有之以知為師無明行識

云因以乘是非因識以起彼此之果有名實名實即名色亦

名實為果即識緣名因以己為質己謂身根因有名色六處

色名色緣六處也使人以為己節節者字本作已說文已瑞信也非彼無我以

符驗也故次得因以死償節償已猶持已者事已則致已也

受愛取有四支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

以窮為辱知愚之見即惑名辱之見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

學鳩同於同也向之移是為今之人今之移是為後之人雖

故曰蜩與學此所引者乃老聃說與十二緣生大體相符且

譯者所用因果二名尚因莊子莊子所言因果與佛典之異同

言與佛典辭氣輒以孔隙之明妄非先達駢孰甚焉又云莊

生不達唯心之理詳此所謂成心即是識中種子德充符所

言靈府即是阿羅耶識庚桑楚所言靈臺即是阿陀耶識阿

羅耶譯言藏阿陀耶譯言持義皆密合且其言持言業言不

舍非獨與大乘義趣相符名相亦適相應雖以玄奘窺基之

辯何能強立異同哉然此章復破緣生而作無因之論寓言

篇且云生無所自說者不了遂謂莊生純執自然他無所曉

斯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獵者猶視乎藪澤也大宗師篇云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

簡矣此謂不知生死所緣非誠不能簡別也徒以推究無窮



故簡之而不得斯亦莊生所以自喻誠令專說緣生果能避  
無窮過乎說無因者亦佛法最後了義大乘入楞伽經云世  
論婆羅門問我言無明愛業為因緣故有三有邪為無因邪  
我言此二亦是世論是則緣生正是世論無因無緣而生亦  
是世論又云為除有生執成立無生義我說無因論非愚所  
能了一切法無生亦非是無法如乾城幻夢雖有而無因此  
乃以無因論為究竟蓋諸法不生因緣亦假雖宣說無因有  
異常斷二見也其以乾城幻夢喻雖有而無因語亦有過乾  
城其言乾闥婆城即此海市亦以反影回射  
而成其所依質猶是對岸山巒城郭非為無因夢亦有因樂  
彥輔說夢是想云未嘗夢搏齋吟鐵杵乘車入鼠穴以素無  
其想爾惟幻或可無因然施幻術者亦即是因大抵近事無  
有不從因緣生者惟展轉推求則不得其第一因耳故雖有  
無因之義於近事中無可舉例展轉推求無非斯例又云隨俗假言說因緣遞鈎瑣若

離因緣瑣生義不可得我說惟鈎瑣生無故不生離諸外道  
過非凡愚所了若離緣鈎瑣別有生法者是則無因論破壞  
鈎瑣義夫言別有生法者以其緣會眾多無有主因可得心  
既不了由是說無因論此愚夫一切之見也今說生之所因  
還待前生展轉相推第一生因唯心不覺不覺故動動則有  
生而彼心體非從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爾者世識三時即心  
種子因果之識亦心種子不以前後因果而有心唯依心而  
成前後因果如是說無因論乃成無過假有第一生期此即  
唯是心動更無他因雖依因果說不覺為因動為其果動復  
為因生為其果而實不覺即動動即是生更無差別故曰生  
無自也問以緣會眾多而生無因論者其義云何荅言凡言



因果其閒差別眾多瑜伽唯識並說十因五果若專藉一因而成一果者近事固鮮其例今有一人欲破因果之律乃云世俗說言種瓜得瓜爲問瓜子爲因種者爲因種具爲因種事爲因土田爲因又如撞鐘成聲爲問鐘體爲因撞者爲因撞具爲因撞事爲因種種不可相離而不得謂因有爾所自體是故說無因論然此實是淺陋不學之見所以者何一果本非一因所成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云一法既與多法爲能作因多法亦與一法爲能作因今依法相但說主因爲能生因其餘諸緣可說爲方便因瓜望瓜子爲生起因瓜子望瓜爲等流果種事望種者爲士用依處種事望種具爲作用依處種者種具望種事爲士用果種事望瓜爲增上果土田望

瓜亦增上果鐘聲望鐘爲生起因其望撞具亦有一分爲生

起因

鐘聲因鐘與椎和合得成本是雜聲

鐘望鐘聲爲異熟果撞具望鐘聲亦

有一分爲異熟果

異熟果本不據無情爲說然今借以成義意趣相合

撞事望撞者爲

士用依處撞事望撞具爲作用依處撞者撞具望撞事爲士用果撞事望鐘聲爲增上果本無疑義徒以世人誤執一因一果遂墮疑處簫竇間爾弭爾皆不精解因果別相何論苟談名理者乎且種瓜得瓜而撞鐘不能得鐘唯得鐘聲此則等流異熟果本不同然種瓜唯是得瓜雖以蒞艸蝦蟇藍等種種汁色染入瓜子能令瓜色有異而不能令成非瓜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同類因撞鐘所得亦是鐘聲雖木椎故發雜有金木二音金音固爲其主縱令以磬撞鐘能得鐘磬各半



之聲而不能令無鐘聲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定異因也然瑜  
伽師地論說因是無常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亦云我說諸因  
以作用爲果非以實體爲果又說諸果以作用爲因非以實  
體爲因諸法實體恆無轉變非因果故今說瓜子土田與瓜  
鐘體撞具與聲相爲因果者別言以有形相者爲實體無形  
相者爲非實體廣言即一切形相皆無實體以有轉變非不  
可壞故說無實雖至金鐵樸鋌唯是一注固者可化爲液液  
者可化爲固未有恆無轉變者豈況雜集流形之品而可說  
爲不變如是因果歷然無所疑滯不了者惟許有一主宰今  
見主宰猥多遂生無因之義是故等是一無因論智愚之分  
有若天壤者矣沙門詰言莊生庚桑楚篇云萬物出乎無有

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斯非斷滅之  
見邪荅曰彼言有者即如近人所計物質在五塵外非現量  
得無形礙故非比量得界最廣故莊生意言假令誠有物質  
者物質不能自忍物質爲物質誰忍之者惟是心量然以現  
量比量觀察物質此中現量不能觸受比量不能推度惟是  
依於法執忍有物質而彼法執即是徧計徧計所執自性本  
空故知萬物出乎無質質既是無即此萬物現相有色有聲  
有香有味有觸者唯是依佗起性屬於幻有故曰無有一無  
有也老子亦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初語隨法我執  
故云萬物生於本質次語破法我執故云本質生於無無者  
云何即徧計所執自性此性本無無則不生而言生於無者



欲以無之能生證明有之爲幻所謂正言若反者矣又天地篇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郭子玄曰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今案彼言無者謂質彼言一者謂心亦卽一真法界彼言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有分卽是藏識成唯識論謂上坐部經分別論者密意說此藏識名有分識是也能引諸界趣生異熟果故說爲且然無始時來一類相續

無閒斷故說爲無閒是皆說物質本無而不說心量本無正契唯心勝義寧同斷滅之見乎近世達者莫若蕭賓間爾彼說物質常在之律非實驗所能知惟依先在觀念知之然不悟此先在觀念卽是法執其去莊生之見個乎不及遠矣若復問言何由知莊生所謂無有者卽指徧計所執自性應答彼言第一章中其義已了今復再徵佗篇廣爲其驗大宗師篇云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此似計陰陽爲有庚桑楚篇乃云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此明謂陰陽非有惟心所使達生篇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通乎物之所造物奚自入焉此明本



無造色種子造色者心也證見心造其物自空如是依它徧計等義本是莊生所有但無其名故知言無有者亦指席徧計所執自性也烏虜莊生振法言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所說然於然不然於不然義所待又有待而然者義圓音勝諦超越人天如何徧識之夫不尋微旨但以近見破之世無達者乃令隨珠夜光永蘊塵翳故伯牙寄弦於鍾生斯人發歎於惠墓信乎臣之質死曠二千年而不一悟也悲夫釋第六章竟

**七**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云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詳夫寤寐殊流孰爲真妄本無可知康德謂以有覺時故知夢妄此非了義之言夢云覺云計其時序分處有生之半若云以覺故知夢妄亦可云以夢故知覺妄或云眾所共見爲真已所別見爲妄然則漂播南州乃至冰海倏見異獸而佗人不窺者眾矣何見彼之必真此之必妄然惑者以覺爲真忍夢亦真明者辨夢爲妄知覺亦妄但以覺時所得言說受想皆依教誦串習而成夢則宛爾自就亦不能餘於覺外故說覺爲本相夢爲殘相其間亦有少許差別夢覺境同者如專看一物瞑目惟覺



此物現前夢覺境異者如專看絳色瞑目乃覺綠色現前是也若夫常在定者覺時無妄睡中亦無妄相是以大宗師篇云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大酖婆沙論三十七問何等補特伽羅有夢荅異生聖者皆得有夢聖者中從豫流果乃至阿羅漢獨覺亦皆有夢唯除世尊所以者何夢似顛倒佛於一切顛倒習氣皆已斷盡故無有夢如於覺時心心所法無顛倒轉睡時亦爾此正同大宗師說諸有夢者皆由顛倒習氣未盡耳然尋莊生多說輪回之義此章本以夢爲同喻非正說夢大宗師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養生主篇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知北游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田子方篇云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寓言篇云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非無鬼非有鬼離斷常見則必議及輪回而彼梵土積喙相傳有輪回義非獨依於比量亦由借彼重言此土旣無成證鯨化黃熊緩作秋柏唯有一二事狀而不能觀其必然質言輪回旣非恆人所見轉近夸誣故徒以夢化相擬未嘗質言實爾庚桑楚篇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大宗師篇云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皆百姓與能之義大人質要之言所以者何等之無有現量唯有比量親證不得而可質言其有斯乃近於一專斷就有重言亦非聰睿質誠者所保信應機徵事之文不



應爾也佛法所說輪回異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故聖者  
乃有變易生死得自主故如說老聃不知其盡仲尼以是日  
徂斯皆變易生死之類而莊生亦無異文別擇皆以眾所不  
徵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爲危言歟外篇達生說棄世則  
無纍無纍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言能移者與汎說移是異言  
與彼更生者與汎說更生異旨可知也至乃六趣升沈之說  
善惡酬業之言斯猶將形順理者無鼠憂之纍耽色嗜醇者  
有疾疢之災理有必至而莊生無文焉旣以事無期驗又亦  
不益勸懲夫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鹵莽其性者至  
乎漂疽疥癰內熱浚膏此皆莊生所著醫經方術亦具言之

呂氏情欲篇且說大貴之生速盡曾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  
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懲戒之切乃至於是顧世人從者  
幾何若其渴望無已攻取萬端王章禁盜非不厲也而擗裳  
赴鑊者甘之若薺噬膚滅鼻者就死如飴是故鋌而走險雖  
大威在前猶不時避又況形身變化情之所隔雖復當遭炮  
烙其何憚哉就有少畏執筆之念轉成蓋如鳩食桑甚非不  
革響然其心亦醉矣向之人非六趣升沈之所動斯之人則  
六趣升沈之所封以斯垂訓誠無益也達生但說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智者推例  
足以明之輪回生死亦是俗諦然是依佗起性而非徧計所  
執性前章說無待所以明真此章說物化所以通俗其佗同



異固闕然不論焉或云輪回之義莊生釋迦柏刺圖所同佛法以輪回爲煩惱莊生乃以輪回遣憂何哉荅曰觀莊生義實無欣羨寂滅之情德充符篇說王骀事云以其知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彼且擇日而登假謂依六識現量證得八識自體次依八識現量證得菴摩羅識自體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閒取高大身也此乃但說佛果而亦不說涅槃田子方篇說老聃云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老聃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此謂十地向盡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是爲究竟覺地而亦無涅槃事且云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直謂不思議業隨處普現色身耳唯大宗師篇說卜

梁倚參日外天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次乃朝徹次乃見獨次乃無古今次乃入於不死不生則佛法所謂遠行地後之大士不死不生義與涅槃無異然能不見生死者雖復出入生死而親證其本不生起信論說初發心者尚云離於妄見不住生死攝化眾生不住涅槃轉至窮盡大乘入楞伽經指目菩薩一闡提云諸菩薩以本願方便願一切眾生悉入涅槃若一眾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此亦住一闡提趣此是無涅槃種性相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槃畢竟不入此蓋莊生所詣之地云何知然德充符說人故無情謂本無煩惱障五蘊自性不生亦無有滅也又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謂不怖畏生死



隨順法性亦不為生作增上緣也是豈以輪轉遣憂邪原夫  
大乘高致唯在斷除爾談譯言斷所知障此既斷已何有生  
滅與非生滅之殊德充符篇云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  
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  
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莊生本不以輪轉生死遣憂但欲人無  
封執故語有機權爾又其特別志願本在內聖外王哀生民  
之無掛念刑政之苛殘必令世無工宰見無文野人各自主  
之謂王智無畱礙然後聖自非順時利見示現白衣何能果  
此願哉苟專以滅度眾生為念而忘中塗惘怨之情何翅河  
清之難俟陵谷變遷之不可豫期雖抱大悲猶未適於民意

夫齊物者以百姓心為心故究極在此而樂行在彼王輔嗣  
易說曰官有渝變隨不失正明斯旨也其何波瀾同異之辯  
乎則陽篇云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憂  
知言欲斷所知障也所行無盡時即所謂不住涅槃不住涅槃云何言滅盡師天而不得師天與  
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天即自然此土無法性之名故以天言之言欲順法性無生而聖人  
事則恆是有生與物皆殉其自所有事者復當如何亦猶佛法既言超出三界又言入胎出胎成道轉法輪也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物讀如物故之物字正作物終也  
與世偕行而不替替廢一偏下也所行之備而不洩洩讀如卹鮮少也其合  
之也若之何既無法執而又具足無量功德云何等同一味唯一真如設此三難用相磴  
礪以見內證聖智與隨世示現之相本自不同是故天地篇  
云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至無者即二無我所



現圓成實性也供其求者卽示現利生也時騁大小長短修

遠天下篇自序云上與造物者游莊生已明物皆自取則不

眾生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

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外死生無

終始卽知一切法本來涅槃應化不盡卽畢竟不入涅槃也

余曩日作明見篇猶以任運流轉不求無上正覺爲莊生所

短由今觀之是誠席鵠之笑大鵬矣

復次莊生是菩薩一闡提已證法身無所住著不欣涅槃隨

順生死其以自道綽然有餘裕矣以此示人將非圓覺所謂

任病有殊大乘軌物之言此則不然諒以東夏眾生耽樂生

趣唯懼速死豈憚漂流以怖死之心爲詒子之計趣死轉速

務得亦多而天下沈濁不可莊語爲是開示萬化無極樂不

勝計所以解其耽著遣此鄙吝蓋與梵上有情受殃旣異發

藥亦殊焉旣開示已復懼人以展轉受生爲樂故田子方篇

復舉仲尼對顏回語稱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

體常在本無滅期而心相波流可得變壞此所謂心死也自

非變易生死者形軀徂隕分段轉生已失復得其哀可緩獨

彼心相知見漂失不可守司聰明或復廢爲聾盲睿博亦且

易以頑鄙斯雖九流上哲之士能無惻然不怡乎此二說者

展轉延進始者猶初斷兒乳雜華珍膳競與觀覽止其唬號

漸次猶醫治風痹注艾下鍼癰瘕累起爾乃得知痛苦耳旣



延進已由是達生所說示以能移其說轉勝若乃所以徧度  
羣倫偕詣極地者消搖游已陳其說離於大年小年無有大  
知小知一切無待體自消搖斯即常樂我淨之謂苟豪分有  
對即翳垢猶在而法身未彰也若斯諸論綵綴而上漸至轉  
依尋其梯墜歷然可知斯豈以分段生死苟相尉薦而已莊  
生所著三十三篇自昔未曾科判幹材之士見其一隅黨伐  
之言依以彈射今者尋繹微旨阡陌始通寶藏無盡以詒後  
生也釋第七章竟

齊物論釋終

餘杭章見伊同校  
吳興沈維伯